



浩氣長存

馬來西亞二戰人民蒙難、殉難紀念碑手冊

浩氣長存

馬來亞二戰人民殉難、蒙難紀念碑手冊

吉隆坡廣東義山 出版

浩气长存：马来西亚二战人民蒙难、殉难纪念碑手册

总策划：李振光 总协调：杨博耀

吉隆坡广东义山文教及文物馆委员会

主任：杨博耀 副主任：梁国财

委员：周景光、林日喜、邓海强、邝锦流

出版人：杨博耀

编著：王亮杰、谢癸铨、吴鑫霖

执行编辑：吴鑫霖

校对：谢癸铨、戴佳恩、吴鑫霖

纪念碑网页设计：胡汐鸿

装帧设计：吴鑫霖

出版：吉隆坡广东义山

The Association of Kwong Tong Cemetery Management

地址：Lot 507 Seksyen, 69, Jalan Dewan Bahasa,

50460 Kuala Lumpur, Wilayah Persekutuan Kuala Lumpur

网站：<https://ktc.org.my/>

电邮：info@ktc.org.my

电话号码：0321410838, 0321410783（行政部）

承印：永联印务有限公司 (25680-X)

地址：2, Jalan Meranti Permai 1, Meranti Permai Industrial Park,

Batu 15, Jalan Puchong, 47100 Puchong, Selangor Darul Ehsan.

ISBN：9789671143643

初版：2024年8月15日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2024

非卖品 Not for sale

总序

李振光 J.M.W

815 纪念马来西亚二战人民蒙难活动总策划

在我国历史长河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段充满血与火、痛与苦的岁月。

在这个动荡时期，无辜的平民百姓成为了战争牺牲品。为了纪念这些英勇的牺牲者，象征着全民团结力量和对和平安定的追求，吉隆坡广东义山独资兴建的马来西亚二战人民蒙难纪念总碑暨和平公园2019年在吉隆坡开幕，开幕当天马来西亚各界人士、华人社团代表等上百人出席，其中包括时任中国驻马大使馆公使衔参赞陈辰、对华特使陈国伟等。

建设这座纪念总碑之前，据统计散布在全国各地已知的纪念二战人民殉难、蒙难纪念碑约有100座。后来，我们在跟马大中文系王秀娟博士交流时，她告知我们，她在展开的墓碑与墓园研究的过程中，所收集到的大大小小的各族群二战纪念碑、坟墓约有400多座。

马来西亚二战人民蒙难纪念总碑是我国首座纪念在战争中无辜牺牲的人民的纪念碑，当初我们建设总碑时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团结凝聚全国各地拥有和管理纪念碑的义山、华团组织，每年的8月15日在总碑前，一同追悼和缅怀先烈！

这座纪念总碑记录了我国各族人民团结抗日、反战以及渴望和平的心愿。我们选择在8月15日，风雨不改地举办公祭活动，是因为1945年8月15日是日本投降日也是抗日胜利日。

然而，经过岁月洗涤，许多重要的历史逐渐被人们淡忘，我们编辑二战蒙难者纪念碑手册、歌舞剧、举办公祭活动等，是希望年轻一代记

住马来西亚这段三年八个月被日本入侵的日子。《浩气长存：马来西亚二战人民蒙难、殉难纪念碑手册》的出版，志在将全国各地马来西亚二战纪念碑的资料与故事收集起来，汇编成册。

吉隆坡广东义山从2023年开始策划这项活动，并从2024年3月开始走访全国各地，目前已经拜访30个义山与华团组织，参观和收集了超过10座的纪念碑、采集纪念碑故事，以供后人透过这笔记录，了解这段黑暗时期的历史。这项工作我们还会坚持和延续下去，在未来还会与学者、文史工作者、华团组织合作，把马来西亚二战时期，人民蒙难、殉难纪念碑的故事与历史整理成册，供后人研究、参考。

在走访了那么多纪念碑之后，我深有感触，我希望年轻一代铭记在三年八个月黑暗时期遇害的罹难者，例如，我们走访霹靂州冷水河新村所接触到的“忠魂纪念碑”，这座纪念碑里埋葬了23位民众被日军关在木板屋里活活烧死的故事，震撼了我！

此外，当我们的团队到访森美兰州，考查余朗朗蒙难华族同胞纪念碑时，得知日据时期，余朗朗地区遭日军屠杀的罹难者竟高达1474人，使我大受震撼。这也是我目前走访各地纪念碑后，所看到的埋葬全马最多日据罹难者的纪念碑。假以时日，我们希望能收集更多纪念碑的资料，编辑成册，并且派发给华社、学校以及民间团体。

如今，战争硝烟再起，我们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9周年的目的不是鼓吹战争，而是还原历史，让后代了解那段血淋淋的历史。鼓吹和平，让我们一同反思战争带来的迫害与苦果。

除此之外，我们希望，日本能够针对二战时期的罪行向蒙难、殉难以及受到迫害的受害者道歉，并向家属作出赔偿。这样，我们才能真正铭记历史，珍惜和平，让和平之花在我们的国土上绽放。

序

白伟权博士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助理教授兼东南亚学系主任

马来西亚是二战众多受难国之一，在英殖民治理下处于经济优势的华人，由于长期支援中国抗战，因而在日据时期成为特别整肃的对象，相对马来人、印度人或其他原住民，华人无疑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各地的检证、肃清大屠杀、征招慰安妇、征收奉纳金、抗战殉难当中的主角几乎都是华人。

痛苦的三年零八个月成为了马来西亚华人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然而在多元族群的国度当中，各民族对于二战日本侵略的历史经验差异甚大，因此在独立后的国家历史论述中，无法深刻体现这段悲惨历史，华人成为国家历史的失语者。

所幸，各地的地方社群会自动自发地动员，寻找和捡拾受难者骸骨，为死难者刻字立碑，透过永久性的纪念碑，并且每年举行公祭仪式，让事件永远被人惦记，抚慰家属及地方社群的心灵，同时宣扬和平的重要性。民间自发性的纪念活动也弥补了官方立场上的不足。

长久以来，各地立碑的动作遍地开花，他们虽然都是指向同一个事件，但相互并未有什么连结。今年，欣然得知吉隆坡广东义山发起了一项纪念马来亚二战人民蒙难活动的计划，该计划其中一项任务就是搜集马来西亚各地的人民蒙难纪念碑，并将成果诉诸文字出版为《浩气长存：马来亚二战人民蒙难、殉难纪念碑手册》，无论是在社会价值上，或是民间史料收集与推广意义上，都是一项功德之举。

在马新地区，民间文献向来是建构历史论述的材料，碑铭更是其中

的大宗，它巨细靡遗地讲述了当时的情境、参与者，人事时地物方面的资讯详尽，犹如时间胶囊，除了纪念意义之外，也有丰富的史料价值。

过去，也有许多本地相关的碑铭成果的出版，像是饶宗颐的《星马华文碑刻系年（纪略）》（1969），陈荆和、陈育崧合编的《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1973），陈铁凡、傅吾康合编的三卷《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1982/1985/1987），张少宽的《槟榔屿福建公冢暨家冢碑铭集》（1997）、《槟榔屿华人庙宇碑铭集》（2013），庄钦永的《马六甲、新加坡华文碑文辑录》（1998）、丁荷生、许源泰合编的两卷《新加坡华文铭刻汇编1819—1911》（2017）等。

吉隆坡广东义山对文化资产的保育向来十分重视，董事会曾于2012年资助华社研究中心对广东义山进行调查，并在2014年与华研共同出版了《死生契阔—吉隆坡广东义山墓碑与图片辑要》（古燕秋编）。本次的二战蒙难纪念碑手册可说是承先启后之作。

本书由三位本地年轻文史研究者王亮杰、谢癸铨、吴鑫霖合作编写。王亮杰毕业自中国文化大学历史系，现为新纪元大学学院中华研究硕士生，长期关注民间文物及历史。谢癸铨毕业自新纪元大学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长期关注公民社会议题，吴鑫霖则是马华作家、小说家和出版人，曾获国内外文学奖，如林语堂文学奖、星云文学奖、南大微型小说奖等。

本书共收集和撰写了21个地方的蒙难纪念碑，包含了檳城、吉打、霹靂、吉隆坡、森美兰、马六甲、柔佛这7个州属及直辖区的二战蒙难纪念碑。编者也把其他地方如东马沙巴、砂拉越等其他州，甚至是新加坡的殉难纪念碑也以表列的方式列出了56座纪念碑，它们大部分无法一一成列，殊为可惜，期待将来能陆续出版。

这本手册难能可贵的是，它不仅仅只是将纪念碑拍照进行记录，三位作者也搜集了许多历史资料，辅以地方故事的采集、前人研究成果，将当地的战时历史一一呈现，使得纪念碑本身更加的立体化。此外，作者也在各个纪念碑巡礼之前，增加一个关于日军入侵马来亚及婆罗洲的大事记，并搭配编者所搜集的珍贵历史照片，为读者梳理了日军的入侵进程，为后续的地方故事提供一个较大的理解框架。

总体而言，这本书图文并茂地谱写了马来西亚人民的蒙难史，可以当作是蒙难纪念碑的田野工具书，供人们按图索骥，缅怀、触摸这片土地曾经经历的大历史。期待《浩气长存：马来亚二战人民蒙难、殉难纪念碑手册》一书能继续发挥抛砖引玉之效，在不久的将来能见到更多的史料搜集和出版计划。

匆匆数言，是为序。

序

王秀娟博士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高级讲师

今年五月，我到彭亨州文东两广义山参与福德桥开幕仪式，有幸与马来西亚华人义山联合会总会署理主席、时任吉隆坡广东义山主席李振光先生会面。期间，李振光主席谈起吉隆坡广东义山正在筹备着一系列纪念碑手册的计划及这个计划的考量，此计划正好与马来亚大学马来西亚华人研究中心，在疫情前进行了四年的研究项目的概念相符。

近十年来，当我们在马来西亚各地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在马来西亚各地立有不少大大小小的纪念碑，有的被保护得很好、有的则无人打理、有的甚至已经被拆除。

关于纪念碑所纪念的事件，不少地方的也开始模糊不清。这代表了在公共领域中，国人对历史和记忆的代表性态度有急剧的变化。为了避免这些地方历史事件的完全消失，我们开始收集这些纪念碑的资料信息，接着再根据这些纪念碑的性质及立碑缘由分类，进而去深究相关历史及文化的课题。李振光主席所提出的想法与我们不谋而合，且他们已经完成了部分的资料收集及写作，欣闻该手册即将付梓成书，此乃马来西亚地方史的一大喜讯。

吉隆坡广东义山以二战人民蒙难、殉难纪念碑为主题编撰的《浩气长存:马来亚二战人民蒙难、殉难纪念碑手册》，汇集了国内21座纪念碑立碑的历史事件，重现二战日军入侵马来亚三年八个月，对我国人民采用的残酷手段，且我国各地无名抗战勇士的英勇之举。

众所周知，二战给世界多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无数民众在此

数年内被牺牲。这些在二战中牺牲的百姓，大部分都没有名字与生平资料，在国家历史中鲜少被详细提及，他们的惨案也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被遗忘。所幸的是，马来西亚一些乡镇的政府或社团组织为了纪念当地的牺牲者及抗战勇士，尤其是发生大屠杀事件的地区，纷纷设立了纪念碑，让大众能了解该地的历史发展及二战对该地域人民所带来的伤害。

可惜的是，现今许多年轻人认为二战离我们已经很遥远，这些事件与我们现今的世界没有太大的关系，因此选择忽视或不理会，更甚者还支持去纪念碑，让位给地方的发展。《浩气长存》手册的出版，重新把二战时期日军残酷的手段展现在现今的马来西亚人面前。各地的男女侨胞纪念碑和公墓及同胞蒙难纪念碑等，提醒我们勿忘这段悲惨的历史及这群无辜牺牲者。

我们国土内有的地方曾经埋着无数经过多重折磨后而死去的百姓，有的河流因为大批的百姓被屠杀而不断被血液染红，这些并不是故事，而是真实发生在80多年前，在我们的祖辈身上，不应该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去对待。然而，也正如举办怡保育才国民型中学英勇牺牲战士纪念碑公祭时，时任霹雳中华大会堂主席的拿督蔡伟强所说：“安置该木碑（英勇牺牲战士纪念碑），并非是为了记仇，而是要让世代代了解战争的残酷，以让各民族认识历史、珍惜和平。我们只有通过认识历史，了解过去的艰辛，才会更珍惜现在的安宁和和平。”

阅读完《浩气长存》手册的书稿后，我对完成此书的吉隆坡广东义山，以及编委会的成员们感到敬佩。从此书的写作、编辑与设计，我看到了他们撰述的严谨性。在短时间内，不仅翻阅查找了尽可能多的相关文献，还数次到纪念碑所在地进行田野考察，收集相关材料、核实历史事件，并且进行田野调查与口述收集。他们在撰写各纪念碑立碑的历

史事件方面，多方面地参考所收集的材料，尽可能地还原事件的原貌，并出示了多重的证据以证明。本手册的撰写，为马来西亚地方史及华人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最后，我希望这本手册《浩气长存：马来亚二战人民殉难、蒙难纪念碑手册》是吉隆坡广东义山815纪念活动系列的第一册。

目录

- 3 总序
- 5 白伟权博士序文
- 8 王秀娟博士序文
- 13 815纪念马来亚二战人民蒙难活动系列缘起
- 19 日军占据马来半岛、新加坡与东马大事记
- 36 21座纪念碑地标注意图
- 38 马来半岛、东马及新加坡纪念碑与负责单位表列

- 41 马来亚二战人民蒙难纪念总碑暨和平公园
- 47 吉隆坡广东义山南侨机工纪念碑
- 51 吉隆坡福建义山男女侨胞惨死坟墓
- 57 哥打峇鲁福龙山抗日烈士纪念碑
- 63 双溪大年受难男女侨胞公墓
- 67 檳榔屿华侨抗战殉职机工罹难同胞纪念碑
- 71 鍾灵中学殉难师生纪念碑
- 77 育才国民型中学英勇牺牲战士纪念碑
- 81 霹靂州抗日殉难侨胞公墓
- 89 冷木河新村忠魂纪念碑
- 93 冷甲抗日同志殉难烈士纪念碑
- 97 知知港余朗朗蒙难华族同胞纪念碑

- 103 文丁—文甲华人日治蒙冤纪念碑
- 107 波德申申达央华人义山森州日侵时期蒙难同胞纪念碑
- 113 瓜拉庇劳港尾妙庄蒙难华族同胞纪念碑
- 117 不叻士华人义山林茂县日治蒙难华族同胞纪念碑
- 123 金马士殉难同胞纪念碑
- 129 马六甲忠贞足式碑
- 133 马六甲甲郊旺梨九五殉难史志
- 139 麻坡中华公冢
- 143 柔佛亚依淡华侨殉难碑

【附录】

- 149 吉隆坡广东义山董事会拜会各州义山暨纪念碑管理单位
花絮、新闻剪报
- 169 编辑的话

815 纪念马来西亚二战人民蒙难 活动系列缘起

撰文◎赖盈敏

1945年8月15日是日本军队无条件投降，结束马来西亚在太平洋战争中三年八个月的黑暗日子。为了保存马来西亚重要历史事件、缅怀华族在抗日时期惨痛经历及先辈们的贡献与牺牲，吉隆坡广东义山特意举办一系列推动保护华族文化历史与精神的活动。

本次活动主要在编写“马来西亚抗日纪念碑”的资料汇整，以及特设“马来西亚二战人民蒙难、殉难纪念碑网站”，俾利日后保存与更新相关历史文物及文献。另外，吉隆坡广东义山邀请了全国各义山组织、华团单位，以及中国大使出席纪念活动，并特设“马来西亚抗日纪念碑展”与“广义百年简史”二展，且特邀张凌葆导演日据时期人民蒙难歌舞剧。

战争是主权国家在国与国之间透过军事力量，以战略性、控制性且有系统性地发动武装冲突，并造成不可避免的破坏与大量生命损失。在历史上，战争并非新鲜事，离我们最接近的闻名世界的战争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距离二战结束也仅仅过了79年。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大战比起历史上其他战争波及的范围更广，对全人类带来更巨大的杀伤力。如今，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倘若好战之徒再次发动战争，结局会是如何？所造成的后果又更难以想象了。推动和平的工作是需要常年累积，因此达到和平的目标刻不容缓，需要与这个世界上的人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连结、民族之间的特殊与相互包容、国家与国



1950年报章和平宣言 Anti-war leaflet and petition distributed in Cleveland by communists (来源: <https://www.loc.gov/item/97519880/>)

家之间的权利平衡。为此，在推动和平重要性的过程里，需了解战争所带来的破坏与惨痛的经历。马来西亚在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期间，曾经历日军侵略，占领我国三年零八个月，也是我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三年八个月的黑暗时期可从西马吉兰丹说起，因当时日军选择海上策略，借由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之远景，自吉兰丹一路向南占领马来亚地区，并且向东，把新加坡与婆罗洲收入囊中，至此南洋群岛彻底沦陷。

日军侵略马来亚分为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以武力控制人民，大量日军进入城镇，针对人口、资产进行盘点，有利日军日后筹集军用。

南侨总会在同年2月7日发布《征集汽车修机人员回国》通告。

此外，日军南下之前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使当地人对其已产生隔阂，为了镇压反抗分子，日军选择“宁可错杀，不可错放”的策略，大量屠杀华侨。第二阶段发动紧急状态并控管粮食，使粮食供给缩减，许多人的生活陷入困难。加上英军撤离马来

亚时，将铁路炸毁，以致经济活动一度停摆，日军需要另建铁路，也必须利用当地人修建。日军或另有军用所图，非单纯为人民经济着想。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抗日运动势在必行。

早在1938年，中国远征军与英军并肩作战，保卫英殖民地资源输出国，印度以及中缅边界的军事外援工作，并修筑“滇缅公路”保障作战资本。英军在殖民地地区保卫战中寻求澳洲大陆军外援保卫东南亚，但不善于热带雨林气候作战。因此，英军资助训练在地人民打游击战，如马来兵团海峡殖民地义勇军。

另一方面，在1939年，日军全面封锁中国海上交通。南侨总会在同年2月7日发布《征集汽车修机人员回国》通告，号召华侨捐款捐物。当时华侨领袖陈嘉庚在南洋华侨筹赈会上发表演说，事后成功号召三千多名热血青年成为南侨机工。

馬·來亞華僑機工隊 返國參戰

神聖的民族抗戰，激動了每一個黃帝子孫，不論他是居於國內，或流離祖國懷抱的海外。散佈於世界每一個角落，數目達一千萬的華僑，一向是最熱烈愛國，對於這一次開歷史紀錄的民族抗戰，自然是感到十分的興奮；他們本於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原則，一方面努力輸將，一方面更自動的回饋服務。他們的忘我的英勇，造成了一首可歌可泣的史詩。

馬來亞的華僑也不落人後，在陳嘉庚先生等鼓勵之下，組織了回國服務團，分批返國，參加戰爭；他們一大部分是技務工人，回國後擔負機工的責任，可稱駕輕而就熟。他們犧牲小我的利益，願為祖國而奮鬥。他們不愧是黃帝子孫。（張文傑、梁錦耀攝）





战后国民党交办针对华侨社会处理文书（资料来源：政治大学孙中山图书馆）

南侨机工全称为“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是指抗日战争时期从南洋各地回祖国（中国）支援抗战的华侨汽车司机与修理机工技术人员，并将抗战资源运输越过滇缅公路，到达中国西南大后方的国际通道。滇缅公路开通于1939年1月10日，其沿途山高谷深，地势险恶，道路崎岖，设备简陋。

其次，当下战争炮弹如雨淋下，路都被炸得稀烂，相当不易执行运输任务。当时约有一千名英烈机工牺牲生命，在历史上建立不可忽视的功勋，事迹应流芳百世。

二战结束后，南洋各地华侨纷纷为抗日英烈建设纪念碑，以及编撰纪念特刊以详述英烈的抗日事迹，以及蒙难者惨遭杀害、骸骨被发现、挖掘的经过与故事。对于南侨机工回国奉献事迹的缅怀，1947年雪华侨筹赈会于吉隆坡广东义山建立“雪兰莪华侨回国抗战殉难纪念碑”；



1951年建立，目前由槟城公民学校纪念碑管理委员会管理的“槟榔屿华侨抗战殉职机工罹难同胞纪念碑”。

1989年，中国云南人民政府位于昆明西山建立“南洋华侨抗日纪念碑”。因此，海内外有华人的地区都会定期举办研讨会、纪念日、公祭等活动，除了探讨历史真相，也缅怀抗日英烈为和平付出的贡献。

2005年，滇缅抗战博物馆在中国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县和顺镇开馆。记者杨德芬透过报导指出：“该馆是中国第一民间投资与收藏，馆室里只是对5000多件藏品的3400多件进行展出。展品全是段生馗先生20年收集和保存的二战文物，包括中国远征军、驻印军、美英盟军、民众抗战等方面的文物。分前言等五个大部分和七个展厅和进行展示。通过大量老照片、纪录片、史实资料、油画、连环画、馆藏文物等，真实再现了那段历史。”

在马来西亚能如何缅怀这段刻骨铭心的华侨抗日历史呢？马来西亚华侨与其他抗日同胞不仅在二战抗战中牺牲，也在日军占领期间伤亡无数。和平之后，我们的先辈为了缅怀华侨、华人的这段惨痛历史，陆续建立抗日纪念碑、华侨殉难牌坊、日战蒙难总坟出版纪念特刊等。

《浩气长存》手册的出版，除了延续过去前贤收集、汇整各地纪念碑的精神，吉隆坡广东义山也希望透过纪念马来亚二战人民蒙难各项活动，拉近全国各地管理纪念碑的华团单位，携手追悼二战日据时期牺牲的英烈、被残害的同胞，同时透过文宣，让年轻一代了解三年八个月黑暗时期的故事，不忘历史，让所有人知道和平得来不易，必须珍惜，这便是我们发起这项活动的精神和意义！

【注】

- (1) 陆培春，《与英军并肩作战的中国远征军》（2015），19页。
- (2) 钟锡金，《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文》（2000），19页。
- (3) 陆培春，《日本侵略马来亚历史图集》（2015），89页。
- (4) 杨德芬（2005年7月11日）挖掘历史 收藏战争——记中国第一个民间收藏的滇缅抗战博物馆，918爱国网，<http://www.china918.org/news/read?id=9696>
- (5) 马来西亚抗日纪念碑编辑委员会，《马来西亚抗日纪念碑图片集》（1999），前言。

【参考文献】

- 马来西亚抗日纪念碑编辑委员会，《马来西亚抗日纪念碑图片集》，雪隆区纪念日据时期殉难同胞委员会。
- 陆培春（2015），日本侵略马来亚历史图集，隆雪中华大会堂马来亚二战历史研究会。
- 杨德芬（2005年7月11日）挖掘历史 收藏战争——记中国第一个民间收藏的滇缅抗战博物馆，918爱国网，<http://www.china918.org/news/read?id=9696>
- 钟锡金（2000），南侨机工有唱不完的悲歌，赤上文丛编辑部。

日军占据马来半岛、新加坡与东马大事记

撰文◎王亮杰



日军入侵

1940年，自从法国政府与日本签定协议，承认日本在远东拥有优势地位，原则上赋予日本的过境权。而日本方面也开始企图占领在中国、越南边境的海防机场。在面对日军于印度支那之发展，英国开始加强马来半岛的防务。当日军宣布在印度支那建立保护地时，美国、英国与荷兰宣布冻结日本在各该国的资产，并对日本采取石油禁运。日本无法从东



东南亚获取必要的资源，特别是石油。

1941年9月6日，日本和美国在华府谈判，以化解歧见。结果谈判破裂，英国在12月2日将最新的战舰“威尔士亲王号”、巡防舰“击退号”、四艘驱逐舰进驻新加坡。而日本军政府也在天皇的见证下，宣读开战诏书，正式对英国开战。12月8日凌晨一点半，在英军没有防备之

下，日本军舰开始突击吉兰丹州首府哥打峇鲁。最初，英军成功守住日军的袭击，并且摧毁了几艘日军登陆艇。但日军之锐势并未消减，很快地在哥打峇鲁海岸获得坚强桥头堡，并且直接攻打到机场。敌不过日军的攻势，英军便放弃机场，然后从哥打峇鲁撤离到瓜拉古来。根据白思华事后的解释，吉兰丹防军主要任务是保卫飞机场，机场既不保，只好撤退。

12月11日，日军在坦克支援下从暹罗南下，在吉打州日得拉打败了英国及印度军队，便快速从东北部的哥打峇鲁滩头向内陆推进，以瓦解北部的防守。由于没有真正的海军力量存在，英军无法阻止日本海军在马来半岛海岸的行动，虽然这些行动对于入侵部队帮助不大。由于没有剩下任何盟军飞机，日军便宣布掌握了北马的制空权，并且不断从空中攻击地面上的英联邦军队及平民。

马来亚海战

马来亚海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场海上战役，发生于1941年12月10日马来半岛东部，近彭亨州关丹海域，英国皇家海军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和反击号战列巡洋舰被日本帝国海军的岸基轰炸机使用炸弹及鱼雷击沉。

这场海战产生了两大重要影响，首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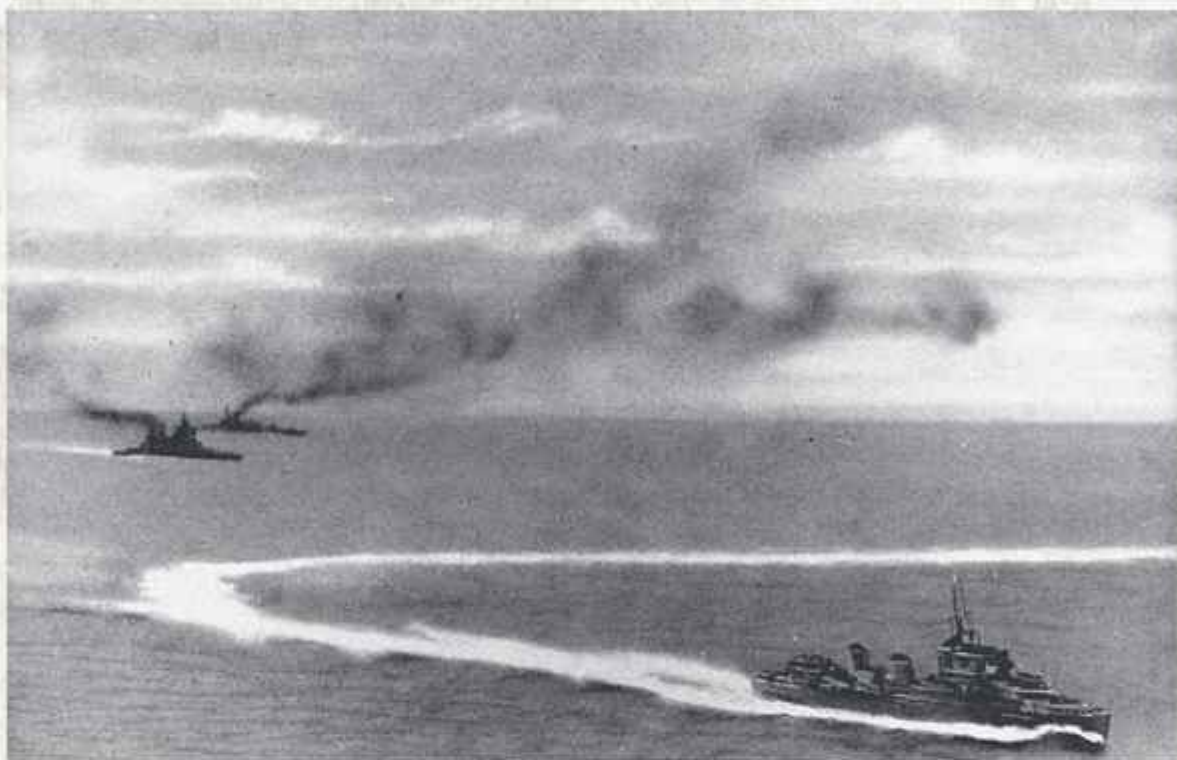
是英国皇家海军部署在远东的两艘主力舰一同被击沉，加上两天前日军偷袭珍珠港和入侵菲律宾，英国和美国在远东的实力被大幅削弱，而荷兰在上年已经沦陷，其部署在荷属东印度的舰队，实力也无法与日本海军相比，因此日军在此战扫除了欧美舰队的威胁，且日军完全取得远东地区的制海权，为攻略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及印尼迅速获胜打下基础。另一方面，在此战的一个上午，日本海军航空队只损失六架飞机，便干掉了英国皇家海军两艘战列舰，英军的阵亡人数更是日军的46倍，双方在此战的得失不成比例。

另一方面，日军突破英军在吉打州日德拉的防线后，便直逼亚罗士打。当时英军下令将吉打苏丹护送到槟城，但东姑阿都拉曼将其半身不遂的父亲藏身在居林，其目的是身为一国之君主，在国家发生危难时，应与人民共同进退。当吉打州沦陷后，东姑也只能忍气吞声成为侵略者的顺民。

12月22日，在哥打峇鲁登陆的日军，穿过登嘉楼南下攻打关丹市。31日，日军攻入市内，英军只顾丢弃武器逃命。1942年1月3日，日军攻击离市中心约5公里的机场，半夜即占领。在日军的眼中，关丹具有战略价值，只要机场落入手中，南马重要城镇如兴楼和丰盛港，乃至新加坡的安全便受到威胁。英军曾派驻印度军队把守。但在12月20日，英军退到霹雳河防线时，白思华已决定放弃关丹，其原因是从关丹到新加坡的公路，盘旋曲折于崇山峻岭之间，应援异常困难。尽管如此，日军在关丹战役中，也牺牲了两名中队长，死伤150人。

血染槟城

自日军在吉兰丹州登陆后，便于1941年12月12日从暹罗北大年与宋卡两地派遣85架战机轰炸槟城，作为商业中心的乔治市变成一片火海，居民因好奇，从屋子出来看飞机，在空袭下不幸死伤2000人，其他人则纷纷逃避。



英军在关丹海域损失惨重后，白思华在12月14日的远东军事会议中提出槟城的困境，但其他将领则认为不可能再派增援部队赴槟，因为要在本土阻挡日军南下，无暇兼顾槟岛。12月15日，英军宣布放弃槟岛，并把武器弹药、石油和港湾设备加以销毁。12月17日，日军开始陆续登陆槟岛。12月19日，英军守备部队撤退三天后，日军方面一个人也没有牺牲，便以“无血”占领了这座小岛。

日军占领槟岛后，即命澳洲兵俘虏处理街道上臭气熏天的死尸，也下令居民返回自己家，违令者财产没收，逮捕惩办。1942年4月6日，日军在岛上残忍地展开华侨大屠杀。日本占领时期，该岛曾以东条岛命名，后才决定改称彼南岛。

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惨案，就是槟城锺灵中学师生案。1942年4月5日至6日，日军进行大肃清，教员李词庸、管亮工、柯梓桐、简德辉、朱宣义、查企唐、饶百迎、王世毅及黄岔福共十人，在惨无人道的酷刑下，仅有王世毅与黄岔福二人生还，其余尽数牺牲，而罹难学生更多达四十余人，其中简德辉等师生下落不明。

攻入吡叻

战略多变的日军于1941年12月22日进攻吉辇河阵地，一面由宜力路向南推进，防守宜力路的英军曾在玲珑附近试图阻截，日军在玲珑以南的哥打淡邦路上堆积障碍物，企图塞住英军退路，另一方面部分日军乘坐竹筏，由霹雳河顺流而下，防守玲珑的英军，幸得一个华人的报告，赶快派遣士兵，乘摩哆赶去清除公路。但沿霹雳河南下的日军可能威胁太平后方，亦可能切断吉辇河英军主力之后路，于是这一方面英军急向南马撤退，于12月23日退至霹雳河江沙一带。日军于22日渡过吉辇河，23日占领霹靂州第二大市镇太平。

早在12月18日，白思华曾赶到怡保与北马英军司令希斯爵士讨论战情。英军本来预备坚守霹雳河的防线，因为这一条防线较没有侧翼威胁，所以白思华一度还相当乐观，日方也感觉这条防线比较难进攻，所以特调担任后备的近卫师团第一部份来协助第五师团作战。隔天，日本战机空袭，白思华与希斯开会的火车厢玻璃窗也被炸毁，幸好两人性命无碍。英军虽然顽强抵抗，但最终怡保却不幸于12月28日沦陷。英军又恐惧受日军包围，便撤退到怡保以南的金宝。



从1941年12月29日到1942年1月2日，英日双方在金宝展开了猛烈攻防战，烽火连天，在这四天中，英军虽然强烈抵抗，但战斗力丧失一半，也无法保卫金宝。1月29日，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英军炮弹颇为准确，使得日军蒙受惨重伤亡。30日，日军对英军右翼展开小规模攻击。31日，战事扩大，双方在附近的胶园中展开小规模战斗。日军虽然向英军双翼进攻，但英军却占优势，特别是善于在山区作战的印度兵，给予敌人颇大的打击。

1942年元旦，双方继续展开激战，日军集中全部火力攻击金宝防线，由早上打到深夜，但局势未受动摇。这时，日军急速派遣一个部队乘坐60艘舟艇在马六甲海峡靠近金宝之处下船，然后从金宝背后包抄，企图截断英军的退路。守卫海岸的英方巡逻队虽开火迎击，但不能阻挡日军的上岸。

得到援军支援的日军便改变战术，于夜间攻击英军步兵大队驻守的一带。虽然日军独占优势，但其塔克部队却为地形恶劣所阻，饱受炮弹攻击而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1月2日，日军猛攻英军步兵大队守护的金宝阵地，虽然英军仍强烈抵抗，死守阵地，但生存者仅剩30人。在此不利的状况下，英军最终认为大势已去，便决定退出金宝，撤往打巴和美罗一带。而这场拉锯战便告结束，金宝人的厄运也到来，血泪流不断。金宝战役是英军在马来半岛里最大的抵抗，但却以失败告终。

从仕林河战役到吉隆坡沦陷

金宝战役结束后，日军便南下仕林河，跟英国继续展开激烈的战斗。1942年1月5日，第五师团的安藤部队在靠近仕林河的地罗力（Terolak）受阻。6日晚上11点半，第25军的坦克第六连队“岛田部队”也随之出发，并且在翌日早上进入地罗力，留下部分兵士与英军交战，自己则继续前进，在仕林河附近偷袭英军第12师团司令部，还派出



工兵小队剪断敌阵前的铁丝网和对付日军坦克的障碍物，轻易突破了英方第12旅印度纵深六公里的三重防线，7日上午11点便进入仕林河。

在这期间，日本航空第27战队也从怡保机场飞来攻击英军的炮兵队。岛田坦克部队拥有18辆坦克车、步兵80名、工兵20名，在日军猛烈攻击下，英方多名高级军官被杀伤，各地营地也被日军坦克碾扁，对于这一场战役，日本方面称之为“仕林歼灭战”。

英军在仕林河战败的消息，传到吉隆坡后，驻守在吉隆坡的英军在日军抵达前便向南撤退。1月8日下午4点，日军第一线攻入丹绒马林。四天后的1月11日，日军渡边部队开到吉隆坡，发现该地区犹如空城，一个英军和印度兵也不在。日军便在首都集结其兵力，准备南下攻打新加坡。

在日军攻入吉隆坡的三天前，当地的军民大规模撤退到新加坡，接着工兵队实行焦土或燃烧油库，把重要的桥梁等设施炸毁，一些大洋行货舱和政府米仓均无人看管，任人取走。许多洋酒倒入沟渠以防日军喝醉伤人。11日下午，日军脚车部队冒雨进入市区，带头者扛日本国旗。由于英军士气极低，抵抗软弱，很快便宣告沦陷，日本方面称之“无血入城”。日军占驻交通据点后，当晚实行宵禁戒严令。翌日，大批汽车

浩气长存

马来亚二战人民英雄、殉难纪念碑手册



机械化部队和日产牌大卡车开到，并设哨兵站和站岗守卫，检查行人车辆。不久，装甲车、小型坦克源源而来，并且南下攻打新加坡。

留在吉隆坡的部队，开始大肆搜刮民众财物，甚至寻花姑娘来发泄兽欲，同时也展开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麻坡激战

1942年1月15日，马六甲也不幸落入日军手中。日军首先强迫华人在门口贴上“彻底反英倒蒋”的标语，接着四处淫掠，对鞠躬不周者施加暴行，侨领等百余人被杀，遭灭口者有王德义一家九口、柳其杰一家五口，受害者不计其数。同时日军还进行大检证，牺牲华人众多，亚沙汉一家拥有300名员工的工厂被汉奸告密，结果有150人被捕，并关在工厂里活活烧死，其余则逃入森林躲藏，日军又进入森林追杀，死亡人数不明。

在日军还没抵达麻坡前，日军的战机已经开始轰炸麻坡市区。1月15日，日军先遣部队抵达麻坡郊外，先攻击那一带的300名英军。接着与一个多达1500名士兵的部队交战，最终是英方败逃，1月16日，麻坡亦沦陷。

峇吉里（Bakri）是柔佛州麻坡市约十公里外的小镇，可通往永平。1月17日，日军攻占麻坡后，便在峇吉里和英军继续开战，这场战役持续到21日，日军战胜，但也从中受挫，死伤有226名，过半军官战死。1月22日，英军军机虽飞来投下弹药、粮食和药品等，但为时已晚，此战以失败告终，4000名脚力没问题的英军匆忙穿过大森林逃往永平，但成功者不多，得以逃生的澳洲兵只有550名，印度兵则400名。此外，还有148辆卡车、两辆装甲车和五门速射炮成为了日军的战利品。

新加坡沦陷

战斗开始前，日军大约3万人在山下奉文中将的指挥下在马来亚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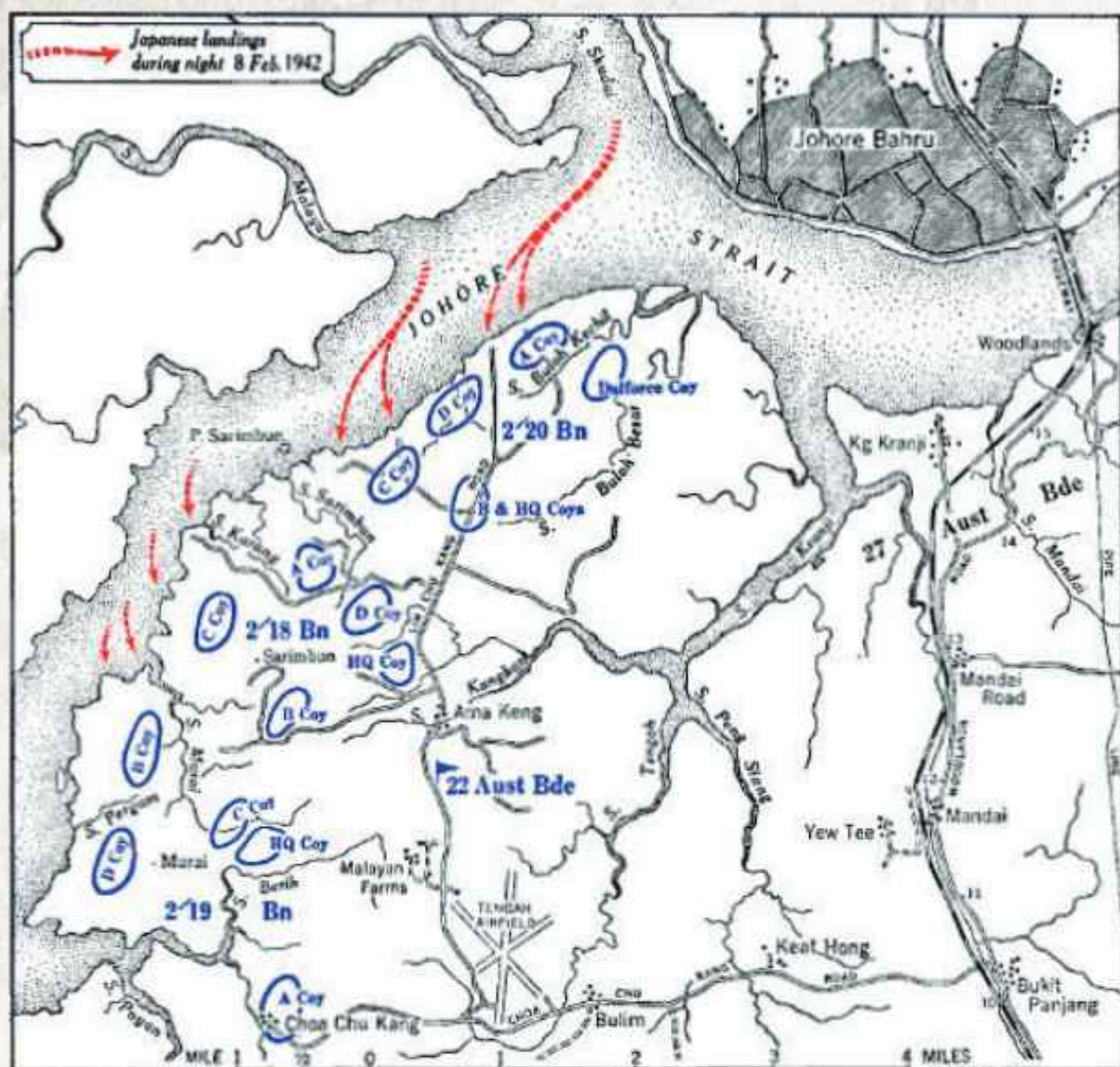
白思华向山下奉文投降，大约有8万英国、印度、澳洲和大英国协地区的士兵成为战俘。

役中沿着马来亚半岛南下，守卫马来亚和新加坡的盟军错误地认为日军无法在丛林地形通行，但日军却迅速前进，盟军的防御很快被日军包抄。盟军在新加坡有8万5000人，由英国的白思华中将指挥，但许多部队兵力不足且缺乏实战经验。盟军兵力虽然超过日军兵力，但新加坡岛上大部分的饮用水是从马来亚的蓄水池抽取的。盟军从马来亚撤退到新加坡时摧毁了新柔长堤，迫使日军临时想办法渡过柔佛海峡。



1942年2月8日，日军攻击盟军在新加坡防御最弱的西北部莎琳汶沙滩，成功抢滩并登陆。白思华曾预料日军会在从北部渡过柔佛海峡，但未能及时增援。盟军在沟通和领导方面失败，西北部和北部附近没有其它防御阵地或预备军。日军继续前进，盟军的补给开始耗尽。到了2月15日，新加坡岛上的大约100万平民为了逃难已挤进盟军控制的剩余地区，占地面积约全岛的1%。日军轰炸机不断轰炸民用供水系统，日军的补给也逐渐开始耗尽了，山下奉文也希望避免双方在镇上交战。

自战斗开始以来，日军第二次要求盟军无条件投降。2月15日下



浩气长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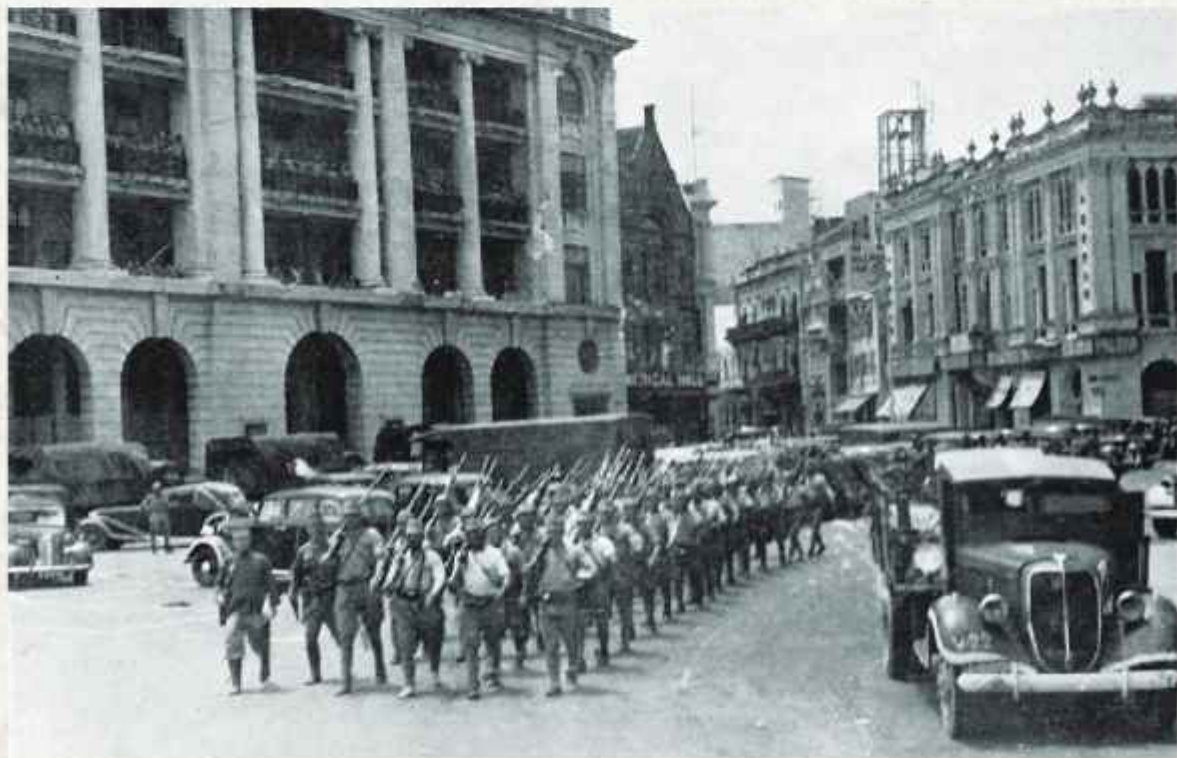
马来亚二战人民英雄、殉难纪念碑手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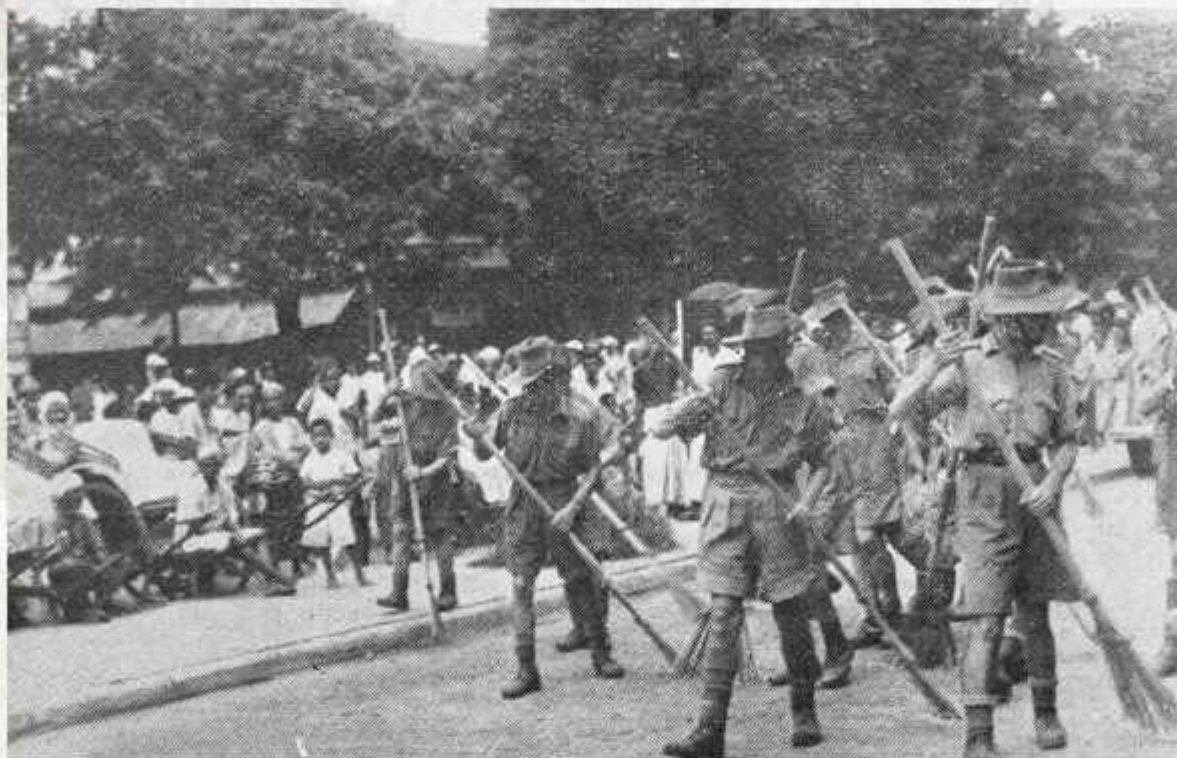
午，白思华向山下奉文投降，大约有8万英国、印度、澳洲和大英国协地区的士兵成为战俘，加上马来亚战役中被俘的5万战俘；许多战俘后来死于照顾不周、虐待、强行劳役或死亡行军。盟军投降三天后，日军针对当地华人进行肃清大屠杀，并杀害了数千平民。日军占领新加坡直到战争结束。大约4万印度战俘加入了印度国民军并参与缅甸战役。邱吉尔将新加坡的陷落称为英国军事史上最严重的灾难。

东马的沦陷

东马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被分为五个区域，其中位于北方的四个由英国统治：砂拉越、汶莱、纳闽和英属北东马（即沙巴）。剩余的南方地区大多属于荷属东印度（即印尼）的辖区。

鉴于日本在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的侵略行动，1941年美国 and 英国开始对日本实施原材料禁运。东马位于日本通往新加坡、爪哇岛、苏门答腊岛、马来亚和西里伯斯（今苏拉威西）的主要航道上。由于东马所蕴藏的石油资源，同时缺乏防御武力使其成为日本的主要目标。日本当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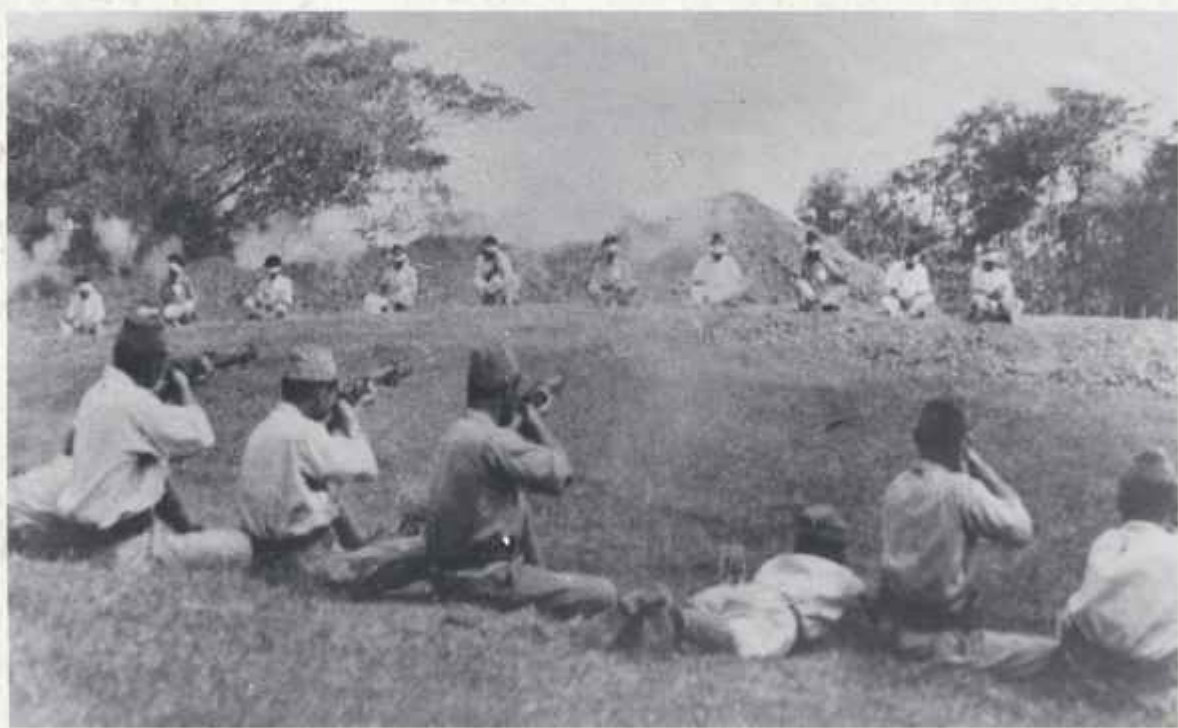




长期缺乏自然资源，为了加强在太平洋的势力，需要稳定的补给——尤其是石油，因此东马对日本来说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掌握这些航道，才能有效保障资源供给。

1941年12月16日，日军从法属印度支那的金兰湾出航，登陆砂拉越美里。1942年1月1日，日本海军登上纳闽，第二天，日军在北婆罗领地的孟奴卜（Menumbok）进行登陆。1月8日，日军在等待增援的同时与哲斯顿的官员就投降问题进行谈判，并在当天占领了哲斯顿，但日军直到月底才完全占领英属东马。日本人将东马北部称为“北婆罗”，荷兰统治的南方相邻区域称为“南婆罗”，并将纳闽岛改名为“前田岛”。

日军占领英属北东马长达三年多，这段时间日军积极地向当地居民推广皇民化教育，要求原住民学习日语和日本文化。日军将北东马分为五个州，并建造了许多机场。日军也在此建立了几个战俘营，盟军士兵和大多数前殖民地官员以及反对日本占领的地下运动成员都被关押其中。同时，当地的马来领导人在日本的监视下维持他们的统治，还有许多外籍劳工被送到该地。



侵占下的残暴与恐怖军政

从新加坡沦陷开始，一直到1945年8月日本二战投降的这段黑暗时期，后人称之为“三年八个月”。

日军占领马来亚后，为淡化马来亚的殖民象征，当局采取措施冲淡本地的华人和英国文化，尤其英国国旗一律取缔。当局也为了配合大东

亚共荣圈的政策，向人民允诺战后让马来亚独立，并且协助训练了马来人成立武装部队与政府部门精英。

入侵的日军以“亚洲属于亚洲人”（Asia untuk orang Asia）作为口号，以寻求当地马来人的支持。日军努力让当地人相信他们是马来亚真正的解放者，并将英国宣传为帝国主义的压迫者，其目的是压榨马来亚的资源。然而，在1943年11月日本举办的大东亚会议中，马来亚、北东马和东印度（今印尼）都被排除在外，因为日本需要这些地方的重要资源。

对于华人，日军下令展开肃清行动，对抗日分子进行检证。就以新加坡为例，在检证下有5万华人死于日军刀下。有些逃避该肃清行动的人，则跑到丛林里参加抗日游击队。同时，日军也在马来亚和新加坡要求华人筹献“奉纳金”叻币五千万元，为马来亚华侨赎命。在教育方面，日军也开始强迫当地人学习日文，从实行“皇民化”政策。

马来亚抗日军一旦被日军俘虏，将被送至暹罗，在森林中建造“死亡铁路”通往缅甸。这条死亡铁路的建造，导致十万人死亡，日军统治期间死于大屠杀下的受害者更是不计其数。

日本投降

德国在1945年5月8日投降后，美国、英国和苏联三国首脑在柏林郊外的波茨坦举行国际会议。《波茨坦公告》警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部队解除武装，无条件投降，否则将遭到迅速完全的毁灭。7月28日，日本总理大臣发表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

日本拒绝投降后，美国便有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决心，英国同意。8月2日，波茨坦会议闭会。8月6日，一颗原子弹投下广岛——一个日本南部的总司令部与重要军火库——死伤与失踪者高达十万人。8月8日，苏联也对日本宣战。8月9日，第二颗原子弹在日本军事工业中心长崎投



落，伤亡及破坏惨重，日本裕仁天皇在得到原子弹的报告后说：“美国既已使用这种犀利武器，战争是不可能继续的，应努力寻求战争结束。”

原子弹及苏联对日宣战，迫使日本军方认真考虑投降问题。8月10日，东京开始极度惶乱，不断召开内阁会议、御前会议、重臣会议、最高战争指示会议等。最终，东京广播电台向盟国发出“日本接受波茨坦劝降公告”。8月12日，美国代表宣布，四强接受日本投降。

在未得到日本复文前，战争仍继续着，太平洋上盟军飞机仍出动，海军也在进攻。8月15日，裕仁天皇在“不变更天皇统治权”的前提下通过电台亲自宣读了《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并向国内外武装部队发布一项敕谕，命令日军和平投降，远在东南亚各地的330万日军放下武器向盟军投降，这也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

日本投降的消息，如电一般传遍全世界每个角落，人们无不为消息震动。马来亚与新加坡的人民都非常兴奋地欢庆胜利的到来。1945年



9月12日，驻东南亚日军的投降仪式在新加坡市政厅大厦举行。英国、澳洲、印度、荷兰、法国和日本各军部队，共约千人列队在大厦的草场上，周围有两万多人观看典礼。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蒙巴顿将军及各国代表抵步，全场热烈欢呼。飞机从草场上空低飞掠过，向蒙巴顿及各国代表致敬。

日军代表在日本陆军大将板垣征四郎的带领下，步行向市政厅。在市政厅内，蒙巴顿宣布“今天在这里接受东南亚军区全部日本军队无条件正式投降”，并且由板垣征四郎代替原本的寺内寿一，在降书上签字及盖上南方总司令印章。日本投降仪式结束后，蒙巴顿领导各人在市政厅前欢呼“新的时代开始了！”马来亚人民也终于脱离了黑暗的铁蹄统治。





檳榔嶼華僑抗戰殉職
機工罹難同胞紀念碑



雙溪大年受難男女僑
胞公墓



哥打峇魯福龍山抗日
烈士紀念碑



鍾靈中學殉難
師生紀念碑



嘉應州抗日殉難
僑胞公墓



育才國民型中學英勇
犧牲烈士紀念碑



冷水河新村
志魂紀念碑



馬來西亞二戰人民蒙難
紀念總碑暨和平公園



吉隆坡廣義山南僑
機工紀念碑



吉隆坡福建義山男女
僑胞慘死墳墓



冷甲抗日同志殉難
烈士紀念碑



知知港余朝蒙難
華族同胞紀念碑



港尾村庄蒙難華族
同胞紀念碑



文町華人日治蒙冤
紀念碑



林茂縣日治蒙難
華族同胞紀念碑



申達央麻州日侵時期
蒙難同胞紀念碑



金馬士
殉難同胞紀念碑



馬六甲
忠貞足式碑



馬六甲旺梨九五殉難
史志紀念碑



麻坡中華公冢



亞依淡華僑殉難碑

马来半岛、东马及新加坡纪念碑与 负责单位表列

(整理：王亮杰 截至：2024年8月15日)

吉隆坡

纪念碑	负责单位	成立年份
雪兰莪南桥机工回国抗日殉难纪念碑	吉隆坡广东义山董事会	1947年
纪念中华民国男女侨胞惨死坟	雪隆福建会馆	1946年
中华民国日治侨胞殉难者总坟	雪隆福建会馆	1989年重修
马来亚二战人民蒙难纪念总碑	吉隆坡广东义山董事会	2018年
巴生坡福建庙抗日蒙难纪念碑	负责单位不明	

霹靂州

纪念碑	负责单位	成立年份
太平山霹靂州抗日殉难侨胞公墓	北霹靂华人大会堂	1948年
邦咯岛抗日蒙难烈士墓	负责单位不明	
霹靂州美罗华人蒙难纪念碑	负责单位不明	
怡保育才学校抗日纪念木碑	霹靂中华大会堂	1945年
冷水河新村忠魂纪念碑	冷水河新村村委会	1944年
冷甲抗日同志殉难烈士纪念碑	安顺福建公会	2003年重修

檳城

纪念碑	负责单位	成立年份
北海在日敌下殉难同胞公墓	北海王春添律后芭福德祠理事会	1946年
檳榔屿机工与殉难同胞纪念碑	公民学校纪念碑管委会	1951年
鍾灵中学殉难师生纪念碑	鍾灵独立中学	1947年

玻璃市

纪念碑	负责单位	成立年份
殉难人民之墓	负责单位不明	
新路抗日烈士之墓	负责单位不明	

吉打

纪念碑	负责单位	成立年份
双溪大年受难男女侨胞公墓	双溪大年华人注册社团联合会	
抗战烈士纪念碑	负责单位不明	

吉兰丹

纪念碑	负责单位	成立年份
福龙义山抗日烈士纪念碑	吉兰丹中华大会堂	1946年
林烈士晓东纪念碑	吉兰丹海南会馆	1946年

登嘉楼

纪念碑	负责单位	成立年份
登嘉楼华侨殉难纪念碑	登嘉楼中华大会堂	
北加殉难华侨义冢	北加中华义山	
勿述爱逸达哇华侨义山华侨殉难纪念碑	登嘉楼勿述县中华义山公会	
瓜拉勿述华侨义山纪念抗日烈士纪念碑	登嘉楼勿述县中华义山公会	1945年

彭亨

纪念碑	负责单位	成立年份
文德甲华侨殉难纪念碑	淡属华团联合会	
劳勿抗日纪念碑	负责单位不明	

森美兰

纪念碑	负责单位	成立年份
知知港中华新义山余朗朗蒙难华族同胞纪念碑	森州中华大会堂	1979年
申达央华人义山森州日侵时期蒙难同胞纪念碑	华济公会	1996年
不叻士华人义山日治蒙难华族纪念碑	不叻士华人义山理事会	1986年
瓜拉庇胜中华义山港尾村日治时期蒙难华族同胞纪念碑	瓜拉庇胜三圣宫理事会	1984年
文丁中华义山华人日治蒙冤纪念碑	文丁中华义山管理委员会	1985年
双溪锺 368 华侨殉难纪念碑	森美兰马口华团联合会	1947年
新邦葫芦顶殉难同胞纪念碑	负责单位不明	1946年
金马士殉难同胞纪念碑	森州金马士华人义山管理委员会	1946年
汝莱孝恩园九一烈士纪念碑	孝恩园	1946年(原碑) 2003年(重修)
汝莱孝恩园和平纪念公园 马来西亚抗日英雄纪念碑	孝恩园	2007年

马六甲

纪念碑	负责单位	成立年份
忠贞足式殉难纪念碑 也称“马六甲侨胞殉难纪念碑”	马六甲华人抗日义士纪念碑管理委员会	1948年
旺梨九五殉难纪念碑(十二烈士坟墓)	北加中华义山	1946年

柔佛

纪念碑	负责单位	成立年份
新山华侨殉难诸先烈公墓	新山中华公会	1947 年
振林山华侨男女老幼殉难义冢	振林山义山亭理事会	1946 年
振林山殉难同胞纪念碑	振林山义山亭理事会	
哥打丁宜殉难华侨万灵墓	哥打丁宜天后宫义山委员会	1946 年 2001 年 (重修)
箔港总计殉难侨胞壹佰余名碑	负责单位不明	1947 年
乌鲁槽被殉难侨胞义冢	负责单位不明	1946 年
三板头任罗宏华侨被害同胞公墓	负责单位不明	1946 年
亚依淡柔佛华侨殉难烈士公墓	柔佛州中华总会	1947 年

砂拉越

纪念碑	负责单位	成立年份
殉难侨胞黄华生先生之墓	负责单位不明	
美里殉难侨民公墓	负责单位不明	
沙捞越南洋华侨机工二战胜利 70 周年纪念碑	负责单位不明	2016 年

沙巴

纪念碑	负责单位	成立年份
秉忠蹈义 - 卓领事暨同难四人纪念碑	根地咬中华商会	1959 年
沙巴山打根 1945 年 5 月 27 殉难华侨纪念碑	山打根中华商会	2004 年立碑
潮汕同乡蒙难纪念碑	庇潮州公会	1953 年
莆田同乡蒙难纪念碑	亚庇兴安会馆	1957 年

新加坡

纪念碑	负责单位	成立年份
中央集水区自然保护区麦里芝蓄水池范围内林谋盛烈士墓	新加坡政府	1954 年
勿拉士巴沙路和美芝路交汇处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	新加坡政府	1967 年
南侨机工纪念雕塑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	2013 年

吉隆坡广东义山 马来西亚二战人民蒙难纪念总碑 暨和平公园

撰文◎吴鑫霖

在人类历史上，不同的文明、民族都修建了许多纪念碑性质的建筑或构筑物，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展示了纪念碑对于民族凝聚力、文化价值观，以及对重大历史课题的反思，起着重要的作用。纪念碑不只纪念伟大人物与事迹，也包括难以面对的沉重与黑暗，好比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屠杀和迫害的人们，以及911事件中丧失性命的受害者等。

追溯1941年12月8日到1945年8月15日，这3年8个月的日据时代，被老一辈马来西亚人称为“马来亚最为黑暗的岁月”是很多马来西亚华人永远无法忘记的悲痛历史。这3年8个月内，约有十多人被残杀，其中大部分是华人。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人社会纷纷从乱葬岗中，将在二战肃清时期惨遭迫害殉难、蒙难人士的骸骨拾金，重新安葬并建起颇有规模仅仅竖立一座墓碑的纪念碑。这些纪念碑之下，安葬着在日据时期不幸殉难的先贤烈士或普通百姓的遗骸。这些纪念碑是3年8个月惨痛历史的见证，也无声地警醒着世人和平的可贵。

根据统计，目前散布在马来亚半岛，有关日据时期惨遭杀害的烈士纪念碑约有100座。其中常被提起的烈士纪念碑，如吉隆坡福建义山纪念中华民国男女侨胞殉难墓、吉隆坡广东义山华侨机工抗战殉难纪念碑、马六甲华人抗日殉难烈士纪念碑、亚依淡第二次世界大战柔佛州华侨殉难烈士公墓等，自建成以来便由当地华人社团单位或义山组织自动



纪念总碑暨和平公园的设计依照历史教室的概念打造，采用了五瓣木槿花（大红花）的塔尖设计，反映各族人民推崇和平，在国家原则下友爱相敬，共建繁荣国家的精神。

自发，持续举行了数十年的公祭活动。

一座纪念碑或具有纪念碑性质的建筑，总有它要承载和保存的记忆，以及构造历史的功能。

位于吉隆坡语文局路广东义山羽化苑隔壁，在占地1.5英亩的和平公园裡，竖立着深具代表性的“马来西亚二战人民蒙难纪念总碑”。马来西亚二战人民蒙难纪念总碑暨和平公园（下称“纪念总碑”）的建立，缘起于马来西亚全国各地区包括吉隆坡，虽在二战结束后建设许多大大小小的抗日烈士纪念碑或墓塚，都没有一座深具代表性的抗日纪念总碑供社会人士瞻仰。

为弥补此遗憾，在隆雪华堂的倡议下，吉隆坡广东义山董事会议



纪念总碑暨和平公园的建立总算了却了马来西亚人民对于建造一座纪念日据时期各族牺牲同胞纪念总碑的心愿。

不容辞，独立斥资逾700万令吉建立。它于2015年8月15日动土兴建，在2018年12月竣工，此举总算了却了马来西亚人民对于建造一座纪念日据时期各族牺牲同胞纪念总碑的心愿。

2018年12月8日的开幕典礼上，出席者包括蕉赖国会议员暨时任我国对华特使陈国伟、中国驻马大使馆公使衔参赞陈辰、武吉免登区国会议员方贵伦、隆雪华堂会长拿督翁清玉、董总主席陈大锦、怡克伟士董事经理丹斯里林锦清、林家光、林亚平、拿督李新才、杨博耀、邹寿汉、郑金德、杜汉光、林书德、彭惹峰及罗添财等人。

纪念总碑暨和平公园的设计依照历史教室的概念打造，采用了五瓣木槿花（大红花）的塔尖设计，反映各族人民推崇和平，在国家原则下



纪念碑周围是被88只和平鸽环绕，和平鸽象征战后迎来珍贵的和平。

友爱相敬，共建繁荣国家的精神，而纪念碑中的花蕊喷泉，象征着和平

友爱精神所带来的源源不绝的新生、创新力量。

纪念碑入口处竖有国文、华文、英文，以及淡米尔文书写的碑记，向来访瞻仰的人们说明纪念碑的建造缘由，是马新两地战争受害者心坎中的新地标。纪念碑高30.8米，对应了3年8个月的日据时长，在纪念碑竣工的同年7月，它荣获了马来西亚最高二战纪念碑的殊荣。



2018年12月8日的开幕典礼上，出席者包括蕉赖国会议员暨时任我国对华特使陈国伟、中国驻马大使馆公使衔参赞陈辰、武吉免登区国会议员方贵伦、隆雪华堂会长拿督翁清玉、董总主席陈大锦、怡克伟士董事经理丹斯里林锦清、林家光、林亚平、拿督李新才、杨博耀、邹寿汉、郑金德、杜汉光、林书德、彭惹峰及罗添财等人。

来访宾朋不妨注意，纪念总碑周围是被88只和平鸽环绕，和平鸽象征战后迎来珍贵的和平。在纪念总碑前的巨石上刻着“和平公园”四个大字，两座景观台环抱着纪念总碑，如果仔细观察，不难发现景观台的墙体上布满坑洞，和平公园内的石长凳也有同样的设计，这象征着战时炮弹横飞所造成的破坏，以此设计尝试还原马新在日侵时期各地建筑物在战时遭受到的破坏程度，让来访者透过视觉和触觉体验感受战时炮火轰炸残垣断壁的景象。

自由与和平不是静止的，它们需要不断地重新定义、做出承诺，并且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赋予自由与和平新生命力。在马来亚二战人民蒙难纪念总碑暨和平公园建竣后的2019年，吉隆坡广东义山及其他华团单位决议组成工委，举办马来西亚首个全国性二战纪念活动。

此后，吉隆坡广东义山持续广邀全国各地华团，特别是义山团体、二战相关纪念碑管理单位、政经文教界代表人士，每年定期于8月15日，除疫情管制令期间，风雨不改地举办全国性的“纪念马来亚二战蒙难人民系列活动”。联办单位透过系列活动如文艺表演、讲座、和平奖颁奖典礼、公祭仪式等，以期还原历史真相，传递和平声音，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



吉隆坡广东义山持续广邀全国各地华团，每年定期于8月15日，除疫情管制令期间，风雨不改地举办全国性的“纪念马来亚二战蒙难人民系列活动”。

【参考文献】

- 1·《纪念碑及其作为建筑艺术的公共性》作者：张俊文
- 2·马来西亚二战人民蒙难纪念总碑动土礼大会手册
- 3·精魂忠骨·永昭日月（2001~2015年纪念刊）
- 4·2019年纪念马来亚二战蒙难人民系列活动大会手册

吉隆坡广东义山 雪兰莪华侨机工 回国抗战殉难纪念碑

撰文◎吴鑫霖

“南侨机工”，全称“南洋华侨回国服务团”，由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应西南运输处之请招募而来。这3000多名南侨机工回到中国参战，作出巨大贡献也付出巨大牺牲，经过战后超过半世纪的风雨沧桑，目前全世界南侨机工已完全凋零。

这座方尖造型的“南侨机工与雪兰莪华侨机工回国抗战殉难纪念碑”建于1947年，坐落在吉隆坡广东义山克拉容路，每年七月七日为公祭日，公祭从纪念碑揭幕以来直到1969年暂停，2021年重新由隆雪华堂复办。

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全面侵华。中国抗战时期运送物资路线全被日军封堵，当时国民政府只能开通滇缅公路，将抗日军需品送往前线。虽然滇缅公路已开通，汽车也有了，却缺乏熟练的司机、维修工人等，时任国民政府滇缅公路总办宋子良，拍电给南侨总会会长陈嘉庚，请求协助招募司机与修理技师。

了解情况后，陈嘉庚以南侨总会名义在报章刊布《征募汽车修机驾机人员回国服务》通告。东南亚各报都转载了这则通告，华侨报国心切、抗日意志坚定，纷纷报名救国。报名者除了有机械工程师、汽车修理技工，也有教师、店员、工人，有普通人家也有富家子弟。经过筛选，南侨总会首批共送了3192名机工从越南进入中国，据统计一共有3800名机工被送往滇缅公路和中国其他公路单位。

直到1942年5月，滇缅公路遭到日军入侵而中断，机工也被调派到



其他公路单位或辗转到印军或美军的运输单位继续服务。战后，部分机工留在了中国，也有部分重返东南亚，还有上千机工死于这场战事。

战后的1947年，雪华筹赈会致函吉隆坡广东义山董事会要求在吉隆坡广东义山克拉容路附近兴建一座高约15呎的“华侨机工殉国纪念碑”，时任董事会一致议决接纳，该纪念碑由李润添义务绘测、李达庭刻碑并由胡汉记承建，值得一提的是，李润添亦是隆广义时任董事成员。2024年2月，隆广义行政部职员重新测量该纪念碑总高度为19呎4寸，总宽度为8呎4



吉隆坡广东义山董事会及组成会馆：雪隆广学会馆、雪隆嘉应会馆、雪隆潮州会馆、雪隆海南会馆、雪隆惠州会馆、雪隆茶阳（大埔）会馆的首席代表，每年都会向机工碑鞠躬致敬。

寸，底座宽度为8呎3寸。

筹建这座纪念碑之款项，由南侨筹赈会雪州分会交给雪华堂的存款1万5000元中拨出，建造纪念碑后的余款则存入邮政局储蓄银行生息，并将这笔利息用作每年祭扫纪念碑的费用。

与此同时雪华堂也制定每年7月7日为殉难机工纪念日。然而，1969年该祭扫活动停办。直到2021年7月7日，隆雪华堂联合吉隆坡广东义山等其他华团组织复办殉难机工纪念日。

“雪兰莪华侨机工回国抗战殉难纪念碑”于1947年11月30日揭幕，当时的出席者有殉难机工家属、时任中国驻吉隆坡邝达领事、雪华筹赈会会长敦李孝式、副会长洪启、曹尧辉、张昆灵等人。

雪兰莪华侨机工回国抗战殉难纪念碑碑文如下：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七七事变倭寇猖獗蹂躏神州
我国政府颁发总动员令全面抗战歼彼倭奴南岛
华侨纷起响应组织筹赈机构从事救国运动斯时
沿海各地均被封锁寇患日深我国政府为增强长

期抗战力量计遂改辟滇缅公路为运输孔道以资接济惟战区辽广辐重运输急如星火驾车人才湏尽量罗致方克奏功本会奉命选拔精于技术华侨遣送回国肩此重任抗战八年沐雨栉风备尝艰苦卒获最后胜利完成光荣任务生者固受奖南归死者则名留史迹此种爱国精神至可风爰为之铭曰

机工技能 驾轻就熟 机工勤劬 风尘仆仆
机工任务 滇缅往复 不畏天险 褒斜缩毂
祸生陡变 丧身寒谷 为国牺牲 谁不敬服
自来殉国 必有纪录 勒之丰碑 永志芳躅
雪兰莪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立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除了位于广东义山的“雪兰莪华侨机工回国抗战殉难纪念碑”，马新两地纪念南侨机工碑所在地及建成年份如下：

年份	所在地及纪念碑名称
1951年11月11日	檳城乔治市亚依淡“檳榔嶼华侨抗战殉职机工罹难同胞纪念碑”
2013年8月13日	柔佛古来“南侨二战抗日机工罹难同胞纪念碑”
2013年	新加坡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南侨机工纪念雕塑”
2016年8月20日	砂拉越古晋祖师宫“砂拉越华侨机工纪念碑”
2019年	霹靂太平太平山庄“南侨机工回国抗战纪念碑”

吉隆坡福建义山 纪念中华民国男女侨胞惨死坟

撰文◎谢癸铨

1945年，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轴心国之一日本宣告投降，太平洋战争结束，随后曾侵占马来亚三年之久的日军便从马来亚撤离。但日军撤离，并不代表伤痛已经结束。日本统治马来亚期间，滥杀无辜，暴行无数，其中又以华裔遭受屠杀最为严重。

在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即1946年3月，有无名氏立“纪念中华民国侨胞惨死坟”，由于当时马来亚尚未独立，因此以“中华民国”命名无可厚非。然而此碑文不知何故曾被遗弃，埋葬于地底，为尊重与还原历史，于2000年代负责重修惨死坟的纪念日据时期殉难同胞工委决定将原碑竖起，并镶嵌华、巫、英、日4种语言，使人了解日军侵占马来亚的惨痛历史。

根据纪念碑上的碑文，1995年的全球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在雪隆海南会馆青年团、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青年团、华社研究中心和马来西亚华人协会的主导下，于当年8月15日举行了第一次追悼公祭仪式，自此以后每年8月15日均会举办公祭，除新冠疫情肆虐间曾停办以外，近三十年不曾中断。2005年，有鉴于墓冢年代久远，山地狭隘，荆棘丛生，墓碑改容，上述四团体便联合众多社团筹组纪念日据时期殉难同胞工委，规划将骸骨迁移，重建立碑，以安亡魂。

于时福建义山捐出一万平方尺保留地，以作重建纪念碑用，而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则承诺义务协助完成迁葬工作，隆雪华堂更腾出一办公室，并加派文员协助，大力支持此次搬迁遗骸之行动。在本次



紀念中華民國男女僑胞慘死墳

迁移遗骸的工作中，施工队挖出了已经埋葬近60年的骸骨，当中许多骸骨已经腐化，但根据掘出的骸骨计算，约有800位日据时期惨遭屠杀的罹难者骸骨埋葬于此。同年的9月13日，13个华团联合举办抗日悼念大会，配合为集体埋葬于纪念碑底下之800余位抗日惨死烈士遗骨进行超度仪式。在纪念碑落成以后，时任工委会主席指出这项工程约耗费16万令吉。

过去旧纪念碑所设地点属于郊外偏僻的义山，附近曾建有监狱，如今被称为“半山芭”。日据时期大量抗日分子被监禁于此，饱受严刑拷打，一旦身死便以卡车载往约一公里外的义山丢弃，据我国历史学者

**TAKARIR PEMBINAAN SEMULA TUGU PERINGATAN
MANGSA KEKEJAMAN ZAMAN PENJAJAHAN
JEPUN DI MALAYA**

Pada 8 Disember 1941, regim tentera Jepun secara mendadak melancarkan Perang Pasifik. Sesudah menawan Bumi Melayu, pasukan Jepun tentera melaksanakan penjajahan Pasifik, mengakibatkan rakyat berbilang bangsa terjebak ke dalam malapetaka dan wabak wengara. Lebih-lebih lagi orang Cina ditindas diperkasa, dibunuh dan dirompak sewenang-wenangnya.

Pada 31 Januari tahun berikutnya, tentera Jepun datang menawan bandar Kuala Lumpur. Pada kecockan harinya, ditubuhkan Badan Fujiyama. Empat hari kemudian, ditubuhkan pula oleh Pentadbiran Tentera. Nyawa dan kasih warga Kuala Lumpur dan dalam gempungan pengkhianat bangsa. Serigala berlewang memangsa dan anjing-anjing tali sarut berkelakuan di diratar-rata, mengunggu detik melahap mangsanya. Tipu muslihat dan tawar-menawar pembunuhan menyilubungi segenap pelosok bandar. Sepanjang sejarah pembungkuan Kuala Lumpur, inilah zaman yang paling gelap, serik dan gila.

Sesudah operasi soal-siasat di Singapura, sebagai pusat peperkota dan bandar di Malaya pun digeladahkan. Pada awal bulan Mac, tentara Jepun melaksanakan pembungkuan besar-besaran di Kuala Lumpur, lengkap dengan kawalan rapi senjata dan pelbagai. Puluhan ribu warga lelaki dirah mendaki trak lalu dibawa ke Penjara Pudu untuk diamal-kecek kononnya. Suasana kota tentas diteubungi perasaan takut dan serik. Dianggarkan ribuan warga kota dibunuh dalam operasi soal-siasat yang tidak berperi-manusiaan itu.

Dalam tempoh pemerintahan 3 tahun dan 8 bulan yang cukup menyayat hati, tentera Jepun melahap seribun Serulang kan di daya, gubah dan ledang-ledang getah, Ramai rakyat biasa yang tak bereslah ditahan, di penjara dan didera sehingga mati.

Demi memulau Bumi Melayu tanah pertiwi Perintah Tentera Anti Jepun seragam berjihad dengan isteri dan zeti, anggota keluarga, mengadapi nyawa demi penentangan ke atas perkuasaan serta menegakkan baki kepada nusa. Pengorbanan mereka tidak sepi begitu saja, malah mendapat penghormatan tinggi rakyat jelata. Walaupun mereka didera dan ditembak atau bugh di medan pertempuran, serapu jasadnya terlarut dalam tumbukan letak, dan darahnya berlimbah dalam bekas penjara. Namun, kepahat tubuh pengorbanannya dengan semangat keseti-kawanan yang kental. Keperkaannya diabadikan setama-lamanya. Dengan darah dan nyawa, para pejuang mencatatkan pengorbanan yang seragam dalam lembaran sejarah Malaysia. Semangatnya kekal, memandangi gemilang mentari dan sinaran puhania.

Di tanah juga di Tanah Perkuburan Maklim, Kuala Lumpur, kini bersemedi 300 nyawa kaum lelaki dan wanita, 500 nyawa tentera Anti Jepun Anak Malaya serta puluhan mangsa lain yang dipaksa berkubur dengan nafaq mahin berama jasadnya. Demi mengingati si mangsa yang tak berdaya serta meyanjung para pejuang yang gagah perkasa, tugu ini khilau dibina agar pengorbanannya 'harim sepertijang zaman'.

Didirikan oleh: Jawatankuasa Menerima Mangsa Kekejaman Penjajahan Tentera Jepun Di Malaya

Ditinta-abadikan oleh:
Lee Yip Lun
Pada 15 Ogos 2004

重建馬來亞日據時代殉難同胞紀念碑記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而軍發動太平洋戰爭，佔領馬來亞後，實行城鎮金百斯統治，使本邦各族人民陷於災難深重、水深火熱之中，華人接受通事和路綫，慘遭屠戮和掠奪。

第一月十一日，日軍佔領吉隆坡，次日設立麻山機關，即日後又設立軍政署，廢市人民生趣于掌之權，全操於彼輩手中，滿街烟火，聞機而道，到處聞聲，彈坑數處，日據時代，乃吉隆坡開埠以來，最黑暗、最恐怖、最荒淫的時代。

繼新加坡在難症之際，馬來半島各大洋鎮，先後分別進行大屠殺，三月初，日軍發動全隆坡大捕殺，他們持槍實彈，戒備森嚴，軟禁男性市民，女指引登上軍車，載往半山芭監牢進行大捕殺，整個隆市籠罩著悲憤和難度的氣氛，估計有上千名市民，在大捕殺中破日軍軍營了生靈。

在三年又八個月的恐怖統治中，日軍在隆坡附近農村、鄉鎮和厚道，進行反復多次大捕殺，許多無辜老百姓被拘捕，投入監獄，活活被折磨斃命。悲生何辜，罹此災禍？

人民抗日黨痛了痛非南島，別父母，棄妻兒，恥情進退，誓不願身，投身抗日鬥爭，建立奇勳，備受人民擁戴，他們在逮捕上敢死或犧牲志氣可貴，最後排於於某某之間，碧血冤魂於刑室之內，成仁取義，浩氣長存，他們以鮮血和生命，在馬來亞的編年史上，寫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標魂忠骨，永昭日月。

在吉隆坡福城麻山之源，於此基礎上，建立了一百多座守護保衛的男女同胞，五百多名抗日戰士和數千名被活埋的犧牲者，為了紀念殉難同胞和表彰英勇戰士，特樹豐碑，以供憑吊，追悼祭祀，永葆聖骨而勿替。

紀念馬來亞日據時期殉難同胞工委會立
李業霖 撰文

二〇〇六年八月十五日

碑文也提及尚有一些地方有數量不等的屍體被棄置，但立碑者選擇在最多屍體的地方設立紀念碑。

李業霖說，1942年3月間，吉隆坡淪陷兩個月後，日軍在半山芭監獄大屠殺，死者逾千，當然，大多屍體被丟棄義山各角落。在如今矗立的紀念碑中便有碑文對此進行說明，此紀念碑所供奉者為：“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止對於中央監獄院內有罹難者男女僑胞約八百余眾被日敵慘害，埋葬此地者約五百余人……”碑文也提及尚有一些地方有數量不等的屍體被棄置，但立碑者選擇在最多屍體的地方設立紀念碑。

在紀念碑重建後，工委會的願景是將之塑造為全民之共同記憶，而並非僅限於華裔，因此在紀念碑上以4種語言講述紀念碑建立的历史背景以及工委會等社團做出的貢獻。在紀念碑的開幕儀式上，除了華社聞人，也請來了時任團結、文化、藝術及文物部副部長主持揭幕典禮，使得官方亦認可紀念碑的意義。後來，馬華公會、民主行動黨、中國大使館均曾經派人參加公祭活動。



纪念碑上以4种语言讲述纪念碑建立的历史背景以及工委会等社团做出的贡献。

在2011年，首次有日本政治人物出席参与公祭。当时出席公祭的日本人包括驻马大使总务部参事官坂田奈津子、日本琉球大学名誉教授高岛伸欣、横滨和平团教师吉池俊子和日本社民党众议员服部良一。其中高岛伸欣长期耕耘二战历史，搜集日军侵略马来半岛的史料，也曾多次组织和平之旅，更批评安倍晋三政府忽略二战历史。服部良一则是在公祭后称高岛伸欣的作品使其认识到这段时期的历史。此外，服部良一也认为，日本政府在战后所做出的道歉根本不足够，国内对战争带给亚洲其他国家的惨痛历史亦没有正确的认识。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到，这座纪念碑受到日本政界与学界方面的重视。

然而，除了追悼亡魂，工委会对于日本方面的追责也不断被提上议程。在翁清玉担任工委会主席并决议重建纪念碑的2005年，他同样领导工委会提出要索回5000万叻币奉纳金的要求，这个要求后来被带上隆雪华堂的议程（当时翁清玉也担任隆雪华堂董事），并一致通过赞成以雪隆惠州会馆之名至大马民事高庭起诉日本政府，以追讨16万叻币（等于现在8000万马币）的奉纳金。

2016年，二战历史研究会更受日本和平团体之邀，前往日本参加研讨会，时任研究会主席的翁清玉重申，要求日本对勒索奉纳金5000万叻



2005年，有鉴于墓冢年代久远，山地狭隘，荆棘丛生，墓碑改容，上述四团体便联合众多社团筹组纪念日据时期殉难同胞工委，规划将骸骨迁移，重建立碑，以安亡魂。

币的补偿。在这场研讨会中，研究会也批判了安倍晋三不承认历史的立场。

纪念日据时期殉难同胞工委及其他相关社团长期以来重建及维护侨胞惨死坟，并力图纠正日本政府试图掩盖的历史观点，是一项避免马来西亚日据时期的惨痛历史湮灭的重要努力；而工委重建墓碑之初试图将视野拓展至全体马来亚人民而非马来亚华裔，则是另一项重要尝试，使得马来西亚公民得以共享相同的历史记忆，为国族建构尽一分力。

数十年来，除了相关社团举行公祭、批判日本政府，也致力于向



纪念中华民国男女侨胞惨死坟一侧。

大众推广二战历史，例如曾出版陆培春的《马来西亚二战历史词典》、主办多场二战相关论坛，2023年又在惨死坟举行了“吉隆坡沦陷日”公祭，并决议每年1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举行公祭，使得惨死坟除了成为马来西亚为日军肆虐的象征物，也成为吉隆坡沦陷的标志，这又赋予惨死坟一个新的历史意义。

在日据时期文献稀缺的马来西亚，要如何使得一座座二战纪念碑及其背后的历史广为人知，也许需要更多社团进行推广与提供论述。惨死坟能够在日本为人所知，在这当中工委会的视野应受到表彰，而他们在华社当中典型的身兼多职又为他们推广历史提供了便利。

【参考资料】

(1) 陆培春：《日本人参加惨死坟公祭》，《星洲日报》，2008年8月21日，<https://www.sinchew.com.my/20080821/%E9%99%86%E5%9F%B9%E6%98%A5%E5%BC%8E%E6%97%A5%E6%9C%AC%E4%BA%BA%E5%8F%82%E5%8A%A0%E6%83%A8%E6%AD%BB%E5%9D%9F%E5%85%AC%E7%A5%AD/>

(2) 陆培春：《“纪念中华民国男女侨胞殉难墓”谜团（中篇）》，《南洋商报》，2017年9月13日，<https://www.enanyang.my/%E8%A8%80%E8%AE%BA/%E2%80%9C%E7%BA%AA%E5%BF%B5%E4%B8%AD%E5%8D%8E%E6%B0%91%E5%9B%BD%E7%94%B7%E5%A5%B3%E4%BE%A8%E8%83%9E%E6%AE%89%E9%9A%BE%E5%A2%93%E2%80%9D%E8%B0%9C%E5%9B%A2-%E5%BC%88%E4%B8%AD%E7%AF%87%E5%BC%89%E9%99%86%E5%9F%B9%E6%98%A5>

哥打峇鲁福龙山抗日烈士 纪念碑

撰文◎王亮杰

位于吉兰丹哥打峇鲁福龙山上，竖立了一座抗日烈士纪念碑，别名叫“红色纪念碑”。该纪念碑是在1947年10月建立的，在纪念碑的周围有十位烈士的坟墓，分别是吴泰山、林鸿雁、陈玉振、丘瑞珍、黄逸民、赖茂林、黄志田、林云标、黄友兴和林槐卿。同时还立有一座抗日烈士的碑文，碑文上写着：“道北区筹赈分会副主任兼代表吉兰丹华侨回国慰劳团团员。林烈士则与丘烈士同时被敌宪高桥所执。先后遭害，殉难地点乃道北杜路巴暹村附近之森林内。至马来亚重光后，该区同侨即发掘忠骸，就地建墓安葬并立碑，纪念烈士伟烈，以垂崇仰，发扬忠节。”

根据来自中国甘肃省的世界马来人友好协会中华分会会长刘宝军在丹州进行文化历史考察期间，他发现到这座纪念碑最初是竖立在中华国民型华文小学的校园后方，一直到1979年才将纪念碑迁移到福龙义山。这座纪念碑的设计独特，也具有含义。在顶层设有三个层级，这代表了日本侵略马来亚三年八个月中的“三年”，而中间设有八个格子，这意味着“八个月”。同时，纪念碑上的“抗日烈士纪念碑”这几个字，是由当年担任国民党驻马领事伍伯胜亲自题字，可见当时国民党对于海外华侨遇难的经历非常关注。

自山本五十六率领神风特攻队偷袭美国珍珠港成功，加上德国在欧洲战争中与英国耗战了两年之久，让日军开始发现时机到来，便起了偷



吉兰丹哥打峇鲁福龙山上，竖立着一座抗日烈士纪念碑，别名叫“红色纪念碑”。

袭马来半岛的野心。在没有对外宣战的状况下，于1941年12月7日深夜11点55分，三艘日本运输船驶到离哥打峇鲁市海边四公里的海面准备登陆。此时的英军万万没想到敌人会在这个时候登陆。英军所布下的刺铁丝网和栏杆网等都一一被日军突破。

起初，在英国的对抗下，日军死伤惨重。当天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一直到夜晚，英军始终敌不过日军的猛击，晚上9点半，日军冲



最初该纪念碑竖立在中华学校校园内，后期考虑到学生人数增多，学校需要扩建。因此纪念碑于1979年移到郊外福龙山上。

入附近的哥打峇鲁机场。经过大约两个小时的激烈枪战，最终占领了机场。9日午前2点，所有日军部队齐集机场。哥市也至此沦陷，开启了“三年八个月”的悲惨序幕。

从福龙山的抗日纪念碑碑文中，具体描述了当时烈士们受害的细节。其中一位遇害烈士丘瑞珍（1900年至1942年）来自福建，是当地的华人精英。透过其子丘中鄂所述，父亲丘瑞珍曾担任过吉兰丹中华商会会长、吉兰丹中华学校董事长、出入口商会主席等。由于当年他又是支持抗日的筹赈会主席，因此成为了日军的捕捉目标。日军入侵后，身为董事长的丘瑞珍，把60多名中华学校师生，冒险带入泰国境内的华人家中避难。



哥打峇鲁福龙山抗日烈士纪念碑纪念碑的周围有十位烈士的坟墓，分别是吴泰山、林鸿雁、陈玉振、丘瑞珍、黄逸民、赖茂林、黄志田、林云标、黄友兴和林槐卿。

为了发放教师的薪水，丘瑞珍又冒险回到学校，结果被日军的台湾籍翻译员给认出。他当场被抓，并且被一连串严刑逼供，却始终没有透露任何筹赈会员资料。大义凛然，毫不顺从，最终被日军所杀害。

当日军攻下哥打峇鲁后，便下令对当地华人进行系统性的“大肃清”。吉兰丹的华人蒙难烈士，也是早期支持中国抗日的“南洋华人筹赈会”在吉兰丹的领袖。因此成为日军按图索骥，屠杀的对象。

最初该纪念碑竖立在中华学校校园内，后期考虑到学校学生人数增多，学校需要扩建。因此大家一致同意下，纪念碑于1979年迁移到郊外福龙山上。2015年4月3日，时任吉兰丹华人义山联合会会长的黄博淳出席了吉兰丹中华大会堂与丹州华团举办的二次大战抗日烈士公祭并发表谈话。他指出，抗日烈士坟地要发展成为“文史墓园”风景区，还得获得各造的支持与配合，包括烈士家属和政府。福龙义山小组的主要工作

还是在于开发和发展，不能倾全力提升抗日烈士的坟地，因此曾把相关建议书呈交给政府。

当时出席公祭活动的尚有吉兰丹中华大会堂会长黄保俊、青年团团团长黄健凯、吉兰丹福建会馆会长叶子柱、吉兰丹晋江会馆会长叶子梁、吉兰丹华人历史与文化协会会长黄崇锐等人。为了配合这项活动，黄崇锐先到吉兰丹中华独中，向该校学生们重述当年烈士的事迹，过后才和大约60名师生前往义山，与华团领袖一起向烈士致敬。众人先在抗战烈士纪念碑致敬，之后移步到烈士坟地，再次献上花圈和三鞠躬。透过黄保俊所述，丹华堂是在2011年才复办公祭活动，在这之前，公祭停办了30年。在丹华堂与各华团联办的公祭祭文里指出，三年八个月的黑暗日子，先辈们为自由而抗战却遭迫害，壮烈牺牲者为数不少，他们的事迹为丹州华社留下青史，万古流芳。

2018年4月20日，有600名吉兰丹中华华小、华中、独中董家教职员、校友及师生，恰逢中华建校百年大庆，齐集在福龙义山，向该校先贤、烈士坟地前举行公祭。在仪式中全体华人高唱《一颗种籽》及《龙的传人》，向烈士们致敬，并向捍卫民族尊严而牺牲的先烈表达哀思。丹中董事会也安排全校师生400余人参与公祭仪式，让师生们接受一堂别具一格的社会教育课。在仪式上，中华独中学生分别呈献北狮、祥龙及华乐表演。全体与会者也齐唱《传灯》，宣示中华人坚定继承先贤先烈未竟的事业。

2023年5月5日，吉兰丹中华大会堂循例在福龙义山举行二战抗日殉难烈士公祭仪式。该会三机构理事联合吉兰丹中华独中120名学生，在



“忠烈可风”四字由时任中国驻新加坡总领事伍伯胜题写。

早上10点于烈士纪念碑和众烈士坟地前致敬。主祭者是丹华堂会长拿督黄保俊和署理会长拿督陈亚超局绅、吉兰丹华堂义山联合会会长叶恢等和吉兰丹福建会馆副会长蔡长麟。

黄保俊表示，此项公祭活动是为了缅怀为保国卫民而壮烈牺牲的英雄烈士，与此同时记住历史，关注当前的社会现实以及国家局势的演变，传扬正确的价值观，共同争取民主人权和生活权益。一如过去的安排，公祭活动也邀请丹中安排学生全程参与，让他们对丹州历史和烈士的光荣事迹有更深入的了解。

双溪大年受难男女侨胞公墓

撰文◎吴鑫霖

双溪大年受难男女侨胞公墓于1945年11月23日建立，回首日侵的三年八个月的黑暗时期，双溪大年华社同样经历了惨痛且灭绝人性的日军大肃清。时光倒带，1942年3月20日，日军占领双溪大年后就开始肃清。日军的肃清行动都在夜深人静的晚上，在汉奸通报下，开始无差别挨家挨户逮捕无辜华侨。

根据双溪大年华社领导人许峥嵘生前于1995年发表在《光华日报》的《略述沦陷时期双溪大年蒙难血泪史》所载，由于双溪大年是吉打的商业经济重镇，当日军进犯时，二街一排的店屋就被炸成废墟，松尾部队的先锋队进占双溪大年时，部队上司任由队员自由行动，奸淫掠夺，杀人越货，凡是民间拥有的交通工具，以及日用家具、店内商品，都被日军任意强行征用。此外，也有汉奸走狗投诚日军，趁机发战争财。

日据期间，日军在双溪大年大街时钟楼附近，强占当时的汇丰银行大楼，以及周边其他建筑作为宪兵部、警备队，让人不齿的是，汉奸走狗和日军配合，谋害华人侨胞也协助日军掳掠妇女，以慰劳作恶多端的日军，其中大年学堂街21号民宅就曾充作慰安所。

更让人感到心痛的是，汉奸与日军狼狈为奸，他们向日军宪兵部投报，凡是手部或身体各部分有刺青或纹身的人就是私会党或歹徒，会对日军不利，必须肃清。日军就依照此标准进行肃清逮捕，这也是1942年3月双溪大年最大规模肃清导火线，导致人心惶惶。让人难过的是，在



双溪大年受难男女侨胞公墓于1945年11月23日建立。

检举调查过程中，日军不分男女、工种凡发现符合抗日分子标志者，一律被日军一车车载到火船头街灰窑，一去不回头。

日军在火船头街灰窑残杀无辜华侨的消息，虽然早已为双溪大年的人所知，可是日军是如何残杀？又将蒙难者埋葬在何处却众说纷纭，没人可清楚说明白日军残酷地谋害受难者性命的方式。直到日本投降，战争结束，那些在乱葬岗沉睡了三年的蒙难者，才得以在和平时重见天日。

和平后，双溪大年的人民自治总会接受了华社请求挖掘蒙难者骸骨的建议，并为受难者寻觅一处合适的长眠之所，以安慰冤魂。1935年10月中旬，双溪大年的人民开始了挖掘蒙难者骸骨的工作。从10月18日起，开始在火船头街灰窑剷除杂草，从10月23日直到11月9日，一共挖掘到109具蒙难者遗骸。这批遗骸中，据《星报日报》报导，有三具是

妇女，最让人心痛的是当中有一具孩童骸骨。此外还挖掘到一支铁长矛，长六七尺的铁长矛夹在一穴23具的遗骨中，由此可判断，此23个蒙难者是被日军用铁长矛刺杀而死，之后草草乱葬。

关于挖掘到的蒙难者骸骨数量还有另外一说，据许峥嵘的回忆文章提及，他曾参与组织追悼受难同胞委员会，他说，马

来亚光复后，双溪大年各界领袖开始为追悼罹难、蒙难者事宜奔波。经过一个月的挖掘工作，委员会一共找到140具蒙难人民骸骨，随后他们将蒙难者骸骨放在学堂街清真寺隔壁的草坪广场，开始清洗工作，并请高僧前来念经超度三日，接着举行公祭。

公祭当天，愁云惨雾笼罩草坪广场，蒙难者家属无不放声痛泣！隆重的公祭仪式结束后，追悼罹难人民委员会将遗骨出殓葬于双溪巴锡华人义山，当时中华民国驻檳城领事李能梗也派代表致祭，公墓挽联则是李能梗所选择并亲自题字的：取义成仁精神不死，见危授命浩气长存。

双溪大年受难男女侨胞公墓建成后，直到2024年，每年清明时节双溪大年华团及蒙难者家属都会前来公祭，公墓上的碑文如下：



公墓挽联由时任中华民国驻檳城领事李能梗所选择并亲自题字的：取义成仁精神不死，见危授命浩气长存。



2024年吉隆坡广东义山董事会与双溪大年华人注册社团联合会在公墓前交流，时任主席李振光分享其对“殉难”、“蒙难”的见解，并建议该会在公墓侧翼立一碑铭以记录此公墓建立的经过，同时记载双溪大年经历黑暗时期的历史。同年4月，该会接纳李振光之建议，竖立一个刻有建立该公墓的碑铭供后人了解三年八个月黑暗时期的故事以及该公墓建立的背景。

民国三十一年

英一九四二年

日寇侵马时期

受难男女侨胞公墓

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廿四日

英一九四五年双溪大年华侨公立

【参考资料】

- 1、《略述沦陷时期双溪大年蒙难血泪史》，作者：许嵘嵘
- 2、《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编者：许云樵

槟榔屿华侨抗战殉职机工暨 罹难同胞纪念碑

撰文◎谢葵铨

矗立于亚依淡与升旗山路口的“槟榔屿华侨抗战殉职机工暨罹难同胞纪念碑”建于1951年秋天，并于当年11月11日举办揭幕典礼，如今已有73年历史。这座方尖碑的纪念碑三面皆书有碑铭，为著名书法家孔翔泰所题，碑下有林连登题“浩气长存”，另一面刘玉水题有“忠魂不朽”以示纪念。碑文由曾任教于锺灵学校的管震民所撰，值得一提的是，座落于锺灵中学内的殉难师生纪念碑也是由管震民先生撰文，二者同样典雅，读来亦同样悲壮。这座纪念碑三面皆有七级石阶，纪念碑基层高耸四十九尺，乃是为纪念七七芦沟桥事变。

在芦沟桥事变之后，日军大举入侵中国，南洋华侨深感痛心悲愤，于是在陈嘉庚的号召下组成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该组织除了为中国作金钱物资的贡献外，也招募大批机工前往滇缅公路承担运输工作，当中不少人于战争中殉难，此即纪念碑上所谓“殉职机工”。

槟城筹赈会成立后，承担起在槟城赈济难民和协助抗战的工作。华社自动贡献救国捐，赈济难民伤兵月捐、寒衣捐、医药捐，甚至一饭捐，筹赈会便把这些捐款汇回中国。同时，他们也招募大批司机回国参加运输工作，直至战后也由筹赈会加以援助，使机工得以返回。

1941年12月11日，日军军机连续轰炸槟城一周，死难市民大部分由家属运往广汀公墓安葬，但也有不少尸体暴露街头，直到日军进入槟城后才被焚烧。第二年4月，日军开始检查抗日分子，大举肃清。日军将



槟榔屿华侨抗战殉职机工暨罹难同胞纪念碑

市区华人集中到指定地点，然后再由宪兵押着“蒙面人”站在一旁，让人们排队经过蒙面人，若遭蒙面人指认，那将会遭到日军对付，紧接着这些人会受拷打、灌水、火烫、吊打等种种酷刑。日军也会挨户搜查，但凡有丝毫可疑，便会将人带走，而此人大概就此人间蒸发。九月的第二次大检举中，又数千人被捕，其中锺灵中学师生四十余人，释放者不及四分之一。日据时期被捕人士达数千人，而大多遭受日军秘密杀害，弃尸荒野，就地埋葬，此即纪念碑所云“罹难同胞”。

1945年，战争结束后，为了纪念前往中国抗战的机工和当地殉难华侨，筹赈会倡议建立纪念碑，同时挖掘骸骨，重新安葬。于是筹赈会登报请知情人士透露日据时期埋骨地点，以便掘骨移葬。随后筹赈会得知牛莪占梅岗、丹戎武雅、峇都丁宜等地均有罹难遗骸，在勘察之后便向有关当局申请拾骨。1951年3月，纪念碑由培发建筑商以10975元承建，



檳榔嶼華僑抗戰殉職機工暨罹難同胞紀念碑文由管震民撰。

地址则由周国钧昆仲拨赠，7月便宣告工程完成。

最早开始拾骨工作的地点是丹戎武雅和峇都丁宜，由于杂草丛生，树根盘绕交错，导致耗时四十余日仅得十多具骸骨，其中头骨多已被树根缠绕，而这些骸骨呈现为绳索捆绑，其绳索为青色，而被捆处骸骨也呈现绿色。牛汝莪范围辽阔，传说日军侵略时，防军曾在此处挖掘战壕，直到日军进驻檳城后大肆逮捕华人至此地拷问，大事屠杀，尸体则随意弃置在这些战壕中，有的在树底下散埋，有的则是挖洞随意埋葬，

一些洞穴有几具尸体，一些洞穴则有几十具。在占梅岗埋骨塚中拾到一名年纪约7、8岁的小孩头骨，据说是无意间瞥见日本宪兵屠杀华人而被拖到坑边一同杀死并投于沟中。

拾骨工作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一共挖掘出七百九十具骨殖，头颅仅三百三十一颗，四百五十九具骨殖没有头骨。埋尸最多的地方是牛汝莪占梅岗，先后挖出六百四十一具，头骨得两百五十六颗。亚依淡天德园共挖出一百一十六具，及六十颗头骨。除此之外，尚有碎骨累累，多不能辨认。这些骸骨寄放于广东公冢，随后于1950年10月9日在福建联合公冢火化，骨灰装入数十个帆布袋内，安葬于纪念碑低层，并在11月11日诵经超度。

揭幕典礼由前筹賑会主任林连登主持，当时参加侨团学校逾五十单位，人数达数百之多，前筹賑会主席刘玉水、华社领袖王景成、许生理、林耀椿、周国钧及前中华总商会会长伍瑞琴等亦前来参加。锺灵中学校长陈充恩、公民学校校长张统虞率领学生列队致敬，教界耆老管震民含泪携孙管彦邦上祭坛行礼。管震民之子管亮工死于日军监狱之中，此后管震民妻子、儿媳也先后逝世，其悲伤过度，甚至一度一目眼盲。

1951年，因公民学校与纪念碑比邻，筹賑会主席刘玉水致函该校董事部，筹賑会议决捐助五千元予该校，以及委托该校管理纪念碑，并处理割草清扫等工作。此后70多年，每年11月11日公祭事宜均由公民学校信理会负责处理，此外，数十年间，公民学校经常修理粉饰纪念碑，加强该纪念碑之庄严风貌，吸引各国游客及后人追思凭吊，如今已成为槟岛旅游胜地。

【参考资料】

《马来亚抗日纪念碑图片集》，雪隆区纪念日据时期殉难同胞委员会，1999年。

槟榔锺灵中学 殉难师生纪念碑

撰文◎谢葵銓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日本侵华战争正式打响，陈嘉庚所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正式成立，成为新马华侨抗日援华的主要机构。在马来半岛，南侨总会之下又根据州属设立不同分会，而其中一个分会便是与槟城锺灵中学渊源颇深的槟榔屿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大会。

在卢沟桥事变后的一个半月后的8月18日，槟华筹赈会便在槟城阅书报社的号召下成立。槟城阅书报社由孙中山成立，旨在宣传与推动革命，无论在战前抑或战后，在当地都是颇有影响力的政治组织。在1917年，阅书报社的领袖陈新政、许生理、丘明昶、徐洋溢和林如德等人成立了锺灵学校，1923年增设中学，在政治和教育上的建设使他们在槟榔屿华社中具备一定的影响力。既然槟城阅书报社分别成立了锺灵学校和槟华筹赈会，可以预见这两个组织在人事架构上必然会出现重叠的状况，事实上也的确如此，锺灵中学的校董在筹赈会中充当骨干角色，在筹赈会运作的5年当中长期为主要领导人，根据统计，除了第一届筹赈会，接下来的四届筹赈会职员中，锺灵校董皆占过半数。换句话说，锺灵中学的领导大多数也身兼筹赈会领导，两者在人事架构上有着高度重叠，这些人包括林连登、刘玉冰、王景成、苏承球等等。

1941年12月，日军侵占槟城，锺灵中学与筹赈会的运作均陷入停摆。如前所述，这两个单位皆是卢沟桥事变以后华侨援华抗日的重要机



构，董事们除了自己捐出巨款，也推动各校、团体募捐。当时国民政府曾颁发巨额公债，阅书报社领袖兼锺灵中学董事刘玉冰、王景成、许生理、丘明昶等人除承担巨额月捐，也购买了大量公债，更帮助国民政府销售公债，锺灵中学则发起认购公债万元运动，收效甚巨。种种对华援助使得日军对锺灵中学恨之入骨，因此在侵占檳城之后，锺灵遭到对付，校舍被封禁，其中的书籍、档案资料、仪器、药物、标本等尽遭破坏。

查企唐师
遗年36岁朱宣义师
遗年36岁柯梓桐师
遗年37岁李词佃师
遗年38岁简德辉师
遗年35岁管亮工师
遗年20岁林振凯师
遗年34岁饶百迎师
遗年48岁

二战槟城沦陷期间，日军封禁锺灵校舍，大肃清逮捕锺灵教师10人，仅有2人得庆幸生还，其余8人惨遭酷刑不幸殉难。8名殉难老师为李词佃、管亮工、柯梓桐、简德辉、朱宣义、林振凯、查企唐、饶百迎。1946年锺灵纪念殉难师生委员会抚恤8名教师家属，每人恤金400元，以表哀悼。（图：100 锺灵百年校庆网站）

然而，物资的损失仍是其次，日军进入槟城后实行了两次大检证以搜捕抗日分子，锺灵师生首当其冲。在这两场大检证当中，逮捕了教师10人，这10人都是积极抗日的知识分子，被捕后关进监狱，遭受严刑逼供，如鞭笞、吊打、炮烙、灌水等酷刑加身。大概三个月后，其中4位老师被释放，但查企堂在狱中染上痢疾，还未到家便死于半途；饶百迎也染上痢疾，身体严重受损，第二年四月便因旧病复发而死；黄峇福一目受损，变成残废。其余老师则在狱中被害：管亮工不愿屈服日军，绝食而死，何梓桐跳楼自杀未遂，后来惨死狱中；其余李词佃、简德辉、朱宣义、林振凯等皆死于日军酷刑之下。



▲鐘靈紀念殉難師生紀念碑奠基于民國三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西曆1946年2月28日。

▶1947年1月鐘中紀念殉難師生委員編輯《檳城鐘靈中學殉難師生榮哀錄》出版。
(圖：100 鐘靈百年校庆網站)



以下扼要地介绍这几位老师，也可知道他们为何为日军迫害。管亮工是浙江黄岩人，随着父亲管震民一起加入钟灵中学教书，卢沟桥事变后便积极宣传抗日活动，负责南侨机工之体能训练与知识灌输。在日军占领槟城后被捕入狱，终以绝食殉难，死后其母和长女也相继逝去，其父痛失至亲，左目一度失明。值得一提的是，管震民也是钟灵中学殉难师生纪念碑的撰文者，而管亮工的女儿后来也成为钟灵中学的老师，三代皆在钟灵中学执教，也曾传为美谈。

李词儒是福建诏安人，卢沟桥事变后从上海返回槟城教书，同时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尤其著力于文字工作方面，如担任《新生月刊》主

编，创办《民国日报》，皆为宣传抗日工作。其余教师，也多有抗日救亡之举，纵使没有，身为锺灵教职员的身分也足以让日军痛下杀手。

在此次大肃清中被抓的学生也有四五十人之多，据统计，在这一时期惨死日军手中的锺灵校友约有54位，其中8位老师，46名为学生/校友，于是校方在战后的1947年于校内正门处立碑纪念，碑文上记载了受害师生名字，铭文云：“成仁取义，勒贞石而树中庭，何殊血食千秋，永保馨香之向替，且慰魂游万里，长留姓氏之词芳。”

1948年2月21日，校董部召开常务会议，组织扩建委员会（正主席：王景成，副主席：苏承球，李月樵，财政：陈正直，查帐：陈汉玉）五位为常务委员，积极展开筹募工作。于是在先贤的努力之下，锺灵中学复校，并且逐渐恢复元气，直至1956年接受改制成为国民型中学，而后又复办锺灵独立中学，延续母语教育。

槟城阅书报社先后成立锺灵学校与槟华筹赈会，使他们赢得了槟城华社的支持，从而掀起了激烈的救亡运动，当时锺灵中学围绕了来自各地的知识分子、槟城华社闻人，加上其领导层与槟华筹赈会关系密切，于是锺灵也成为一抗日救亡的大本营。锺灵教师身兼知识分子的角色，也参与了筹赈会，为董事们担当智囊角色，维持筹赈会的运转，而身为师长他们也起到了言传身教的作用，领导了锺灵师生参与抗日活动。在校董与师长的影响下，锺灵学生亦关注中日战争局势，积极参与救亡活动，或走上街头协助宣传，或在报章撰文支持，或直接弃笔从戎前往中国参军。这一段时间，锺灵中学的校董、老师和学生齐心协力，投入到了捍卫中国领土的斗争当中。



吉隆坡广东义山董事会拜访钟灵纪念殉难师生纪念碑。

然而正是这份热情使其遭受日军报复，纪念碑上刻着有据可查的五十余人姓名，然而日军在檳城暴行又何止于此？当初日军在檳城残害人民成千上百，而今日纪念碑立于校园之内，不是为了宣扬对日军的仇恨，而是让莘莘学子感受战争之苦难，碑文由痛失至亲的管震民所写，感情充沛，扣人心弦，当引起学生共鸣。

怡保育才国民型中学 英勇牺牲战士纪念碑

撰文◎王亮杰

霹雳州怡保育才国民型中学的草场上，竖立了一座纪念碑。这座纪念碑距今已有74年历史。根据霹雳中华大会堂持有的资料显示，该石碑是在1949年所建造，并且由已故慈善家梁燊南主持动土仪式后所竖起。该纪念碑除了纪念先贤们为教育及慈善千秋大业所做的丰功伟业之外，实际上，还有一座被人遗忘的木碑，则是纪念二战时期被日军迫害或在抗日期间牺牲的烈士先贤们。

2015年，也就是霹雳州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育才中学正要举行庆典时，时任校长曾宪源参观了校内礼堂的二战史料和图片展览后，却惊觉一根躺在草场边缘的普通木头，竟然是纪念英勇牺牲战士的木碑，让他感受深刻。曾宪源指出，由于学校董事部是庆典的协办单位，使得他揭开了蕴藏在木头的秘密，得悉这是一根有故事的木头。

当时的展览是在学校礼堂进行，其内容由文史工作者刘道南所提供，展出的图片超过200张。根据展出的一辑图片资料显示，木碑是在1945年8月15日，即日本投降后，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于9月下山，第五独立队队长廖伟忠带领队员，在育才中学校园内竖起一根高十二三尺的正艾木作为纪念碑。碑身被涂上白色，并写上以黑色为主的“英勇牺牲战士纪念碑”字样，碑顶4个角各有一颗五角红星。

根据展示的图片所反映，育才中学校园原有两座纪念碑，木碑是设在霹雳中华大会堂石碑右侧，并比石碑早四年设立。木碑过后折断，



其中一截较短的木头已不知去向。曾宪源坦言，鉴于知道木碑来历的人不多，以致于木碑没有获得妥善安置，如今是时候由霹雳中华大会堂、学校董事部以及华社一起探讨最恰当的处置方式。

当时刘道南受邀出席，为学生主讲《三年八个月黑暗的日子》讲座，透过图片来叙述二战时期的事迹。在讲座上，学生的反应热烈，并且意识到先贤是经过灾难

性的动荡年代，才为今天的和平奠下基础，所以应该铭记先贤的功绩，也让年轻一辈了解到，过去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是不分种族，目标一致的联手抗敌。

而时任霹雳中华大会堂主席的拿督蔡伟强也指出，要如何恰当处理此拥有历史价值的木碑，好让它能够重新竖立在育才中学草场上，霹雳中华大会堂、学校董事部以及华社必须要一起探讨和妥善安置。他也说，安置该木碑，并非是为了记仇，而是要让世代了解战争的残酷，以让各民族认识历史、珍惜和平。

曾亲眼见识过该木碑原貌的二战幸存者梁伟风，接受《东方日报》访问时回溯当年木碑被竖立的情景，大约在1945年11月左右，英国军为庆祝日军撤退，在怡保大草场上庆祝胜利与放响炮后，便在育才中学这



英勇牺牲战士纪念碑的正面与侧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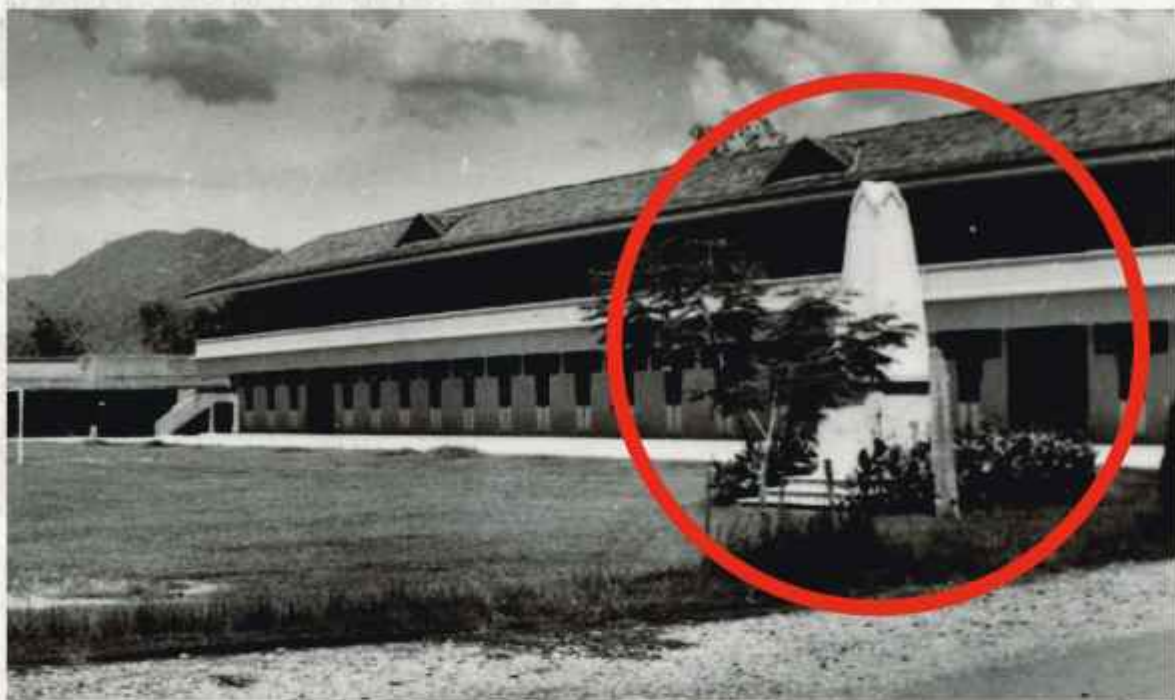


英勇牺牲战士纪念碑旁的木碑。

个曾经是日军宪兵部的地方竖起该碑。

梁伟风说：“我父亲是遭日军军机在怡保修罗桥投下的炸弹炸死的，而我13岁时，则在安德盛路的一间茶餐室捧咖啡。当时，安德生路共有五间日军所设的慰安所，每间慰安所都有四或五个年届20至30岁的慰安妇。”

他说，每当日军前来找慰安妇时，便会来茶餐室点咖啡喝，而他则负责把咖啡端过去，所以常出入慰安所。梁伟风也强调：“我们不应遗忘历史，这些珍贵的历史遗物必须好好保存，而老一辈更须把日治时期的惨痛历史告诉青年人，这是我们的责任。”他认为，现在很多华人都



红色的圆圈中可看到除了目前可看到的方尖碑，它隔壁也竖立着一座木碑。

抱着历史已经过去，不应追溯的“无所谓”态度，而这种态度是不正确的。

每一年的8月15日，霹雳中华大会堂会联合55个霹雳州华社团体，为配合马来西亚抗日胜利和平纪念日，在育才中学的纪念碑前举行华社先贤烈士祭祀礼，并且在纪念碑上献上鲜花，以此缅怀先贤烈士。2019年，负责主持仪式的霹雳华堂会长拿督蔡文玉就说，霹雳华堂配合华总，在每年8月15日举办马来西亚抗日胜利和平纪念日，是为了向华社先贤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为马来西亚作出的发展及贡献，作出最高的致敬仪式。

他也指出，华社为了缅怀先贤烈士们的付出、奉献甚至牺牲，每年都会定时举办简单但又不失隆重的纪念仪式。他说，我国和平与稳定发展得来不易，特别是二战时期，霹雳州的各民族人士为了抵抗日军的侵略，不惜壮烈牺牲，以求保卫国家及人民的生命财产，写下一篇又一篇的血泪史。他代表霹雳华堂，呼吁全体霹雳州的各族人民，以早期的先贤烈士作为榜样，坚持保护及传承中华文化及历史，团结一致，跨越族群，保持宗教与宗教之间的和谐。

霹雳州抗日殉难侨胞公墓

附录：第二次世界大战殉难烈士公墓

撰文◎吴鑫霖

因为锡矿的开采，太平由此聚集了许多华人群居，随着华人人口增加，这块土地上也累积了华人的生活、工作和奋斗的事迹。太平也有很多的墓碑和庙宇，是华人祭祖、膜拜和感恩的载体。时代背景拉回上世纪三十年代，日侵中国，七七事变后，南洋侨领陈嘉庚登高一呼，需要机工远赴云南滇缅参加抗战和反法西斯战争时，共有两百多名太平人奔赴前线，为抗战物资运输而奋战努力。

当日军的铁骑入侵马来亚半岛时，太平也难逃日寇魔爪，于1941年12月23日沦陷，史称“太平沦陷日”。日军在太平究竟残害了多少人？因为没有任何明确资料证明，因此日侵时期的太平的死亡人数一直是个谜，这个谜团的原因在于日军杀人前会先挖坑，残杀后就集体埋在坑洞里不留痕迹，除非杀人坑被发现，否则在那段黑暗时期殉难、蒙难人民的骸骨永无见天之日。

本篇文章所撰述的，设立于太平都拜福建义山内的“霹雳太平英雄殉难侨胞公墓”便是在日军投降后，英军重返太平兴建军营时，在大港坳福德祠（大伯公庙）山脚下挖掘黄土无意中挖掘到的骸骨，随后这个杀人坑里的骸骨被确认为日侵时期的受难者后，太平华社即筹组委员会，为他们寻找墓地安葬。

说一则题外话，关于霹雳太平英雄殉难侨胞公墓的发现经过、公墓建立以及往后的公祭活动，李永球在《日本手》第6章《建立抗日殉难



《侨胞公墓》一文中详尽转载来自太平福建会馆的文献资料。可惜的是，李永球提及，“1994年该馆（指福建会馆）重修，这些东西（该公墓开幕典礼的照片等资料）全被抛掉”。虽说，收集华社民间资料只能由华社本身去办，但知道和实践的差距经常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文平强教授就曾撰文批评和建议：“（华社若）长期忽略了（收集资料）这个必要的任务，资料的流失就会达到难于弥补的危险程度。若抢救工作不快步展开，华人在这个国家的历史就更难写了。”

正如前文所述，霹雳太平英雄殉难侨胞公墓的建立是源于英军在建设军营设施时，于大港坳福德祠（大伯公庙）山脚下挖掘到殉难者的骸骨。《北霹雳广东会馆1987年》中，一篇由黎泽波撰写的《履痕遗祸》就曾详述挖掘与建公墓的经过：“日寇投降后，英军重返太平驻扎，大兴土木，重建军营，在大港坳福德祠山脚下，挖掘黄土，无意中挖出死人骨骸，且越挖越多，双手均被铅线反绑，始悉为日寇暴行又一铁证。

统计该穴共挖出五十一副，遂通过警方知照华人领袖杜荣和局绅，杜君接讯后，遂召集各社团会商，结果成立安葬殉难侨胞遗骸委员会善后其事，几经找寻，始在福建义冢旧路边大石下，觅得吉地一块为彼辈安葬之所，乃佣工兴建‘抗日殉难侨胞公墓’一座，由华联公学书法家徐公权先生执笔挥毫，书写‘精神不死、浩气长存’八字，并请作工将各殉难同胞骨骸分别装入金塔内，置于墓前的地窖中。并于1948年秋由英人咸尼顿主持开光仪式……”

该文中提到的拿督杜荣和局绅，据李永球考据，他是太平闻人，祖籍福建同安县马銮。他不仅是成功的商人、实业家，在政经文教活动中均有重要的活动痕迹。此外，杜荣和局绅也曾担任联邦立法议员、霹雳议会的议员（俗称十二商）、太平市政局市议会议员、大英联邦国会联合会代表等，也是太平市马华公会主席、太平福建会馆会长、佛教会发起人兼信托员、太平华校（修齐和振华）合办委员会主席团的五位主席之一、华联中学董事长等，生前担任超过六十个社团要职。



该公墓获得太平福建义山献地，时任会长杜荣和局绅居功至伟。1948年11月8日公墓开幕典礼当天，出席者除了有太平县长咸尼顿，为公墓献花者还有死者亲属、退役军人团、太平县种植公会、华侨第八队、圣乔治全体教职员、霹雳州文员职工会及拉律锡矿团。

杜荣和局绅在开幕典礼上致辞时提及，霹雳太平英雄殉难侨胞公墓所埋着的五十八具骸骨“其中一

具为锡克人及两具相信是马来人的遗骸”。该墓的设计相当美观，位于福建义山的大路旁，墓碑背靠巨石，气势恢宏。公墓采用蓝、白、红三色，取自中华民国旗帜青天白日满地红，墓碑前的地窖筑梯级三层，有其象征意义，后来重修时改为四层并且铺上地砖，与早期的设计风格不同，霹雳太平英雄殉难侨胞公墓的碑文为：

精神不死

中华民国卅七年仲秋吉日

霹雳州抗日殉难侨胞公墓

太平华侨公葬殉难同胞遗骸委员会立

浩气长存

IN MEMORY OF THOSE WHO LOST THEIR LIVES DURING THE
INVASION OF MALAYA 1941-1945

关于霹雳太平英雄殉难侨胞公墓的公祭，李永球在《日本手》里指出，1996年12月23日（太平沦陷纪念日）起，即由太平福建会馆发动，每年此日号召太平市的华团联合公祭公墓，直至2000年，公墓公祭活动改由北霹雳华人大会堂主催，每年参与的华团有北霹雳华人大会堂、太平福建会馆、北霹雳惠州会馆、太平峇登赖氏公会、太平马氏扶风堂、李氏公会、增龙公会、北霹雳济阳堂、太平北霹雳广东会馆、北霹雳陈氏宗祠、华联校友会、太平仁和公所、仁爱音乐社及北霹雳金商公会等。他们依然在12月23日于都拜律福建义山的公墓举行公祭礼，以传达勿忘日寇的杀戮苦难，谴责暴行，铭记历史，唤起人们对和平的珍视。

第二次世界大战殉难烈士公墓



在太平拉律山麓道旁的二战烈公墓，因为其墓碑排列有序，墓前栽种绿草给人明净肃穆的舒适感。

坟场向来给人阴森恐怖的印象，可是在太平拉律山麓道旁的二战烈公墓，因为其墓碑排列有序，墓前栽种绿草给人明净肃穆的舒适感。这座公墓占地3英亩，被通往拉律山的瀑布路从中分切为两半，左右各有一个坟场，两个墓园内的墓碑共有867个，长眠地下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牺牲的军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殉难烈士公墓所埋葬的殉职军人来自不同国家，有英国、澳洲、加拿大、印度、巴基斯坦、马来亚等；其中五名为华人，四名是太平人，另一名是怡保人。坟场中的墓碑高度皆为32吋，这是世界烈士冢墓碑的标准高度，碑上刻有阵亡军人名字、军阶、所属军团、阵亡日期、年龄和宗教信仰标志，每个墓碑前都种有花卉。

浩气长存

马来亚二战人民英雄、殉难纪念碑手册



第二次世界大战殉难烈士公墓里，有五名华人烈士遗骸，他们皆为马来联邦义勇军。



2024年3月吉隆坡广东义山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殉难烈士公墓收集资料。

位于右边的是基督教徒军人，左边则是其他宗教信仰军人的安息地，有人认为，墓碑底下空无一物，但管理员却推翻这说法，因为英军在战争结束后，曾有专门部队去挖掘阵亡军士的骸骨，并将之移到此墓园埋葬。

每年都有不少二战幸存军士或死者家属，专程到太平凭吊殉难军人公墓，其中，共和联邦各国组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退伍军人协会更曾于1986年组团到此凭吊当年阵亡的军士。

第二次世界大战殉难烈士公墓里，有五名华人烈士遗骸，他们皆为马来联邦义勇军，于1942年2月15日在新加坡抵抗日寇进攻时，牺牲于战场上，和平后遗骸移葬此地。李永球专访王志来夫人的口述中指出，

烈士遗骸回归太平故里时，沿途市民与学生夹道迎接，约有 3000 人出席葬礼，包括霹雳州皇储、英国高官显要、男童军与学生团体，众多烈士中的五名华人烈士为：

1. 马来联邦义勇军二等兵林宝安 (Lim Poh Ann)，1942 年 2 月 15 日阵亡，终年 30 岁。太平林福成之长子，祖籍福建安溪莲美乡；
2. 马来联邦义勇军二等兵邓春美 (Tang Bee Choon)，1942 年 2 月 15 日阵亡，终年 30 岁，太平林新怡 (Lim Sin Yee) 之丈夫，祖籍广东；
3. 马来联邦义勇军下士王金狮 (Ong Kim Sai)，1942 年 2 月 15 日阵亡，终年 24 岁。太平锡矿商人王济硕之次子，祖籍福建晋江；
4. 马来联邦义勇军陈锦荣 (Chan Kam Weng) 下士、哥洛士比陆军中尉 (A. Crosbie-Hill) 祖籍广东；
5. 皇家陆军服务团二等兵柯德禄 (Kwa Teik Loke)，战后和平初期 1945 年 8 月 28 日病逝于太平。太平已故柯水金之次子，祖籍福建同安。

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英政府在太平二王山 (Bukit Jelutong) 山麓立下一个小型纪念碑，碑上刻有二次大战年份“1939-1945”，四面分别刻有四种文字，英文：OUR GLORIOUS DEAD；中文：精神不死及爪夷文和印度文题字。

冷水河新村“忠魂纪念碑”

撰文◎吴鑫霖

霹靂州冷水河新村（Kampung Baru Coldstream）是1950年代紧急状态时期组建的以华人为主的新村，距离美罗只有12公里。这裡的村民建村初期主要是从美罗路十二碑（Batu Dua Belas）一带迁徙过来的广东高州及客家方言群体。与此同时，也有一部分村民是从双溪古月迁来的客家河婆群体。

冷水河新村村口牌坊的对联上写着“冷水长流源源不尽英才出，河村永福滚滚无穷福泽来”。考究“Coldstream 冷水河”这个名称的来源，首位提及此地名由来的是英文《海

峡时报》记者 Harry Miller。Harry Miller 在报导移殖新村期间，由于英军部队 Coldstream Guards（冷溪卫队）态度友好，当地村民为感激冷溪卫队而要求把新村命名为“Kampung Coldstream”。

冷水河新村曾是锡矿区，随着锡矿产业的没落，村裡人口也逐渐外移。不过，在村民通力合作下，全村人积极转型，他们将荒地开垦为农



冷水河忠魂纪念碑埋葬了日据时期被日军残忍杀害的男女烈士。



冷水河村委相当担忧，有朝一日这块埋葬烈士的土地会因为发展而被征用。

耕地、鱼塘、禽畜饲养场等。如今的冷水河新村是个以农业为主的新村。令人啧啧称奇的是，冷水河新村的沙地上竟可耕作出农作物如芒果、木薯、沙葛、番石榴等，新村裡的社团也活力四溢。但人口外流的情况近年再次发生，村裡有意识肯担当的青年遂建立起青年之友俱乐部，积极发展冷水河新村，以期恢复冷水河新村过往的活力。

进入冷水河新村拿督公庙对面的民众会堂右侧有一条小径，跟随沙地小径走，很快就可看到冷水河新村忠魂纪念碑。小径两旁杂草丛生，有几间新村木屋坐落在土地上。这块野地裡有三座坟墓，都设有墓堂、香案，但都没有后土。

这三座坟墓当中，只有置中那座是五合碑造型，碑铭上刻有“民国卅三年元月廿三日华侨捐躯 忠魂纪念碑 民国卅七年二月廿八日立”。另外两座墓则有墓无碑，它们的造型也有墓环、堂地。冷水河新村村民表示，左右两座墓无骸骨也没有立碑，两座空墓是前人“做风水”之用。



这座无字碑据冷水河村民介绍，仅仅是“做风水”使用，并无烈士骸骨。

埋有烈士骸骨的“忠魂纪念碑”写明了“忠魂”的捐躯日期为民国卅三年元月廿三日，也就是阳历 1944 年 2 月 16 日。2009 年，霹靂州文史研究者刘道南曾披露，“离水闸十多公里的冷水河有一‘忠魂纪念碑’，埋葬了 12 名不知姓名的死难者。那是 1944 年 2 月 16 日早上，据说日军用卡车从水闸路酸柑园载来 10 男 2 女，关进茅屋裡放火烧死。这与如今发现的惨案相距几个月，而地点也相距不远。”

吉隆坡广东义山董事会成员在 2024 年 3 月 7 日拜访该村与前村长曾秀金女士及村委交流时，该董事会得悉的“忠魂纪念碑”埋葬的死难者人数为 21 人，也有更年长的村民表示是 22 名。由于现阶段缺乏有力证据说明哪一方死难者人数是准确的，于此把目前笔者有能力搜集到的资料记录于此，以为记录。

可以肯定的是，不论是刘道南早期从村民口中所收集到的资料，还是 2024 年隆广义董事会与该村委交流时所采集的故事，“忠魂纪念碑”



冷水和忠魂纪念碑两旁的衣冠冢。

所埋葬的死难者都是在 1944 年 2 月期间被载送到冷水河新村，并且是被关进茅草屋裡被大火活活烧死的。

刘道南生前无数次呼吁能有对此惨案知情者提供更多情况，用以补充“忠魂纪念碑”详情，以完整史实。然而，积极搜集二战日治时期资料的刘道南也已于 2019 年去世。当吉隆坡广东义山董事会成员抵达冷水河新村，村民对该纪念碑故事收集细节依然关注。透过交流，村民们透露目前所面对的是商业发展的土地征用，或政府收回“忠魂纪念碑”所在地的土地问题。

一边是史实细节的缺失需要补遗，一边是发展巨轮就在眼前，随时碾过义山和烈士纪念碑，如何在夹缝裡，中庸面对和处理这两端的压力，我们可以相信毅力坚韧的村民们，一定会想出良策、借助各方力量保护重要的历史文物。

【参考文献】

1. 冷甲又发现日治乱葬岗埋葬 38 殉难者，2009 年 3 月 4 日，霹雳中文论坛
2. 搜集日军二战暴行资料，日抗战团可考察露遗迹，2014 年 10 月 5 日，《星洲日报》
3. 冷水河新村，2012 年 6 月 3 日，编写：Leon Kok Seng，Facebook：Kg. Coldstream
4. 冷水河 VS 热水湖，作者：雷子健，2022 年 4 月 10 日，《东方日报》
5. 96-year-old Slim voter recall World War Two experiences 作者：B Nantha Kumar 2020 年 8 月 23 日《MalaysiaKini》
6. 吉隆坡广东义山董事会，2024 年 3 月 7 日拜访冷水河新村，拜祭忠魂纪念碑

冷甲抗日同志殉难烈士纪念碑

撰文◎吴鑫霖

冷甲开埠于1932年，位于下霹雳区，据当地人的说法“冷甲”的命名是因早期的冷甲区有大量冷甲树，他们便自然而然的以此树命名冷甲。安顺（Teluk Intan）和美罗（Bidor）都是靠近冷甲新村的城镇，它最热闹的区域在得贡（Kampung Degong）。

日据期间，据早期马华作家陈晴山《记冷甲四四惨祸》记载，冷甲由于地处山区，位置偏远而不为人所注意，因此在日寇占领马来亚初期，有不少华人视这里为避难的世外桃源。然而随着避难人数渐多，冷甲也变成了人多的聚落，在黑暗时期难逃日寇蹂躏及“肃清”的残酷迫害。

冷甲经历肃清时最为人知的故事，便是由陈晴山所撰述的《记冷甲四四惨祸》流传最广。该文详述日寇在冷甲所做的暴行，肃清行动时，如日寇辨别抗日分子的方式竟然是看到手上或臂上刺有三点或五点的黑字或是鸟兽人物花纹等，凡有此刺青者，必杀无赦。不幸的是，当时身上有此类刺青者大部分是劳动阶级，他们多数都不是抗日分子，却因为身上刺有这类花纹而被日寇杀害。

不过，日寇对冷甲人民所做的最残酷的事情发生在1942年4月4日。在此之前，日寇进入冷甲时逮捕了五位身上带有纹身的人士，途中，一位曾受侨领宣扬的抗日情怀所激动的人士突袭并杀死了扣押他们的日军。这位“勇士”顺利逃跑回到冷甲并将自己的英勇事迹向村民讲述。



然而今时不同往日大环境不再是日寇入侵前的情况村民听到这位“勇士”的话后便劝他去警局自首，以免殃及他人。果不其然，日寇很快就来了，“打巴（警局）队长，便下令拿凶手，绑起，同时将各家成年男女集中在某一咖啡店内”。

当时，冷甲人民认为自己身上没有刺青，而且凶手也已被缉拿，应该无事，便安心将小孩留在家

冷甲抗日同志殉难烈士纪念碑于2003年重修。





和平后，为了纪念在日侵时期受到日寇残害的殉难、蒙难烈士，不忘这段残酷的血腥历史，冷甲人在冷甲大伯公坟场建立起了“抗日同志殉难烈士纪念碑”。（图：星洲日报）

中，到咖啡店去聚合。谁料到这竟是他们最后一次呼吸到冷甲的田野空气。机关枪在咖啡店中扫射，数十位冷甲人民被无差别射杀，日寇临走时还沿门逐户泼煤油，一把火将三十多间店铺民房烧毁。咖啡店里幸运逃脱的人民虽保住了性命，但回到家中看到受熊熊烈火焚烧的家和屋里的孩子，除了嚎啕大哭、捶胸顿足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第二天，从咖啡店及墙头屋角，共找到了男女尸骸14具（也有人说是16具），被大火烧死的孩童，或被大火烧成灰烬的蒙难者据事后统计约有十人左右。

从“冷甲四四惨祸”开始，激发了冷甲人的抗日精神，顽强抗日直到日本投降。其后，冷甲人将这股抗日精神转化为热爱华文教育的热忱，即使冷甲早期农民收入低落贫困，但依然对当地的华文教育给予全

力支持。由陈晴山所记录下来的“四四惨祸”故事，2016年刊载于《星洲日报》大霹雳版位的报导，记者采访当地居民时，当地金店老板王金麟依然能清楚的把惨祸来龙去脉讲述清楚。

和平后，为了纪念在日据时期受到日寇残害的殉难、蒙难烈士，不忘这段残酷的血腥历史，冷甲人在冷甲大伯公坟场建立起了“抗日同志殉难烈士纪念碑”，并于2003年重修，碑文为：

二〇〇三年三月廿一日

抗日同志殉难烈士纪念碑

癸末年二月十九重修吉日

2024年3月吉隆坡广东义山董事会前往该地拜访考察该纪念碑时，从负责管理该纪念碑，时任安顺福建公会会长的詹胜聪口中得悉，近些年由于冷甲发展昌荣，政府征路，在开挖道路时发现许多殉难人民的骸骨，因此在重建纪念碑时，便将建路挖到的死人骸骨葬于抗日同志殉难烈士纪念碑之下。此外，他也提及，相关道路附近还有不少殉难、蒙难烈士的骸骨。由于受害者众多，除了因造路发现的骸骨，其他的则继续保留在原地中。

【参考文献】

1. 《马来西亚人民抗日军光荣史》，21世纪出版
2. 《新马华人抗日史料》，主编：许云樵
3. 《荔子情》序，作者：林保圣
4. 《赏稻田·参观制刀·香烟·冷甲体验慢活》，原刊于《星洲日报》大霹雳
5. 《新马华文文学研究新观察》（新兴文学的先驱者陈晴山），主编：罗福腾

知知港 余朗朗蒙难华族同胞纪念碑

撰文◎王亮杰

位于森美兰州知知港的中华义山里，竖立了一座余朗朗蒙难华族同胞纪念碑。这座纪念碑是在1979年9月，由各地华族同胞们自费建造，该纪念碑底下埋葬了无数蒙难者的骸骨供后人凭吊哀悼，以慰冤魂。由芙蓉北上四十分钟车程，经过九曲十三弯的崇山峻岭，即可到达日叻务（Jelebu）县府克拉旺。再北上约五英里，座落在知知港西南，就是余朗朗村镇。二战时期，日军在森州犯下了诸多罪行，其中轰动南洋华社的惨案就莫过于“余朗朗惨案”，蒙难者确切人数难以统计。

知知港余朗朗村镇原有的居民约两百户，是知知港市区的姐妹镇。群山环绕、空气清新。镇上有商店及学校，居民概属勤俭朴实的劳动农民及矿工。这个世外桃源在1942年3月18日被日军所摧残，1474名无辜的男女老幼皆被杀害，房屋完全被焚毁。如今只见茅草灌木丛生、荒芜一片。

当时有数百名日军浩浩荡荡从芙蓉前往到知知港。日军先到半芭村诱骗村民出来检查“安居证”，随后便拉大队开往余朗朗，命令所有村民到集群学校集合，接受所谓“安居证”的检查。由于日军在半芭检查过后就完事，余朗朗的村民不疑有诈，陆陆续续到集群学校等候轮查。根据一位幸存者林观英所述，当时她母亲发现情况不对，便带着女儿逃到胶园躲避，傍晚时分，看见余朗朗村里火光冲天，心知余朗朗大难临头。3月18日下午四点，日军开始进行大屠杀，先以刺刀把青年男子一



2024年6月11日，吉隆坡广东义山和森州华人义山联合会董事们正在视察纪念碑。

个个刺死，又把妇女拉进学校宿舍奸污，过后再把这些妇女刺死。侥幸逃出生天的村民据称只有35人。

日军离开余朗朗之后，一些在余朗朗有亲人的村民到现场看个究竟，发现千多具尸体任由暴晒地上风吹雨淋，只闻到血腥味与烧焦尸体的臭味。两三天后，尸骸腐臭，蛀虫滋生，状甚骇人，结果在日军点头下，附近热心的村民唯有草草埋葬。战后，在余朗朗蒙难的死者骨骸仍未处理，一直到1976年4月20日，知知港各注册华团在当地召开一项联席会议，查究1942年的余朗朗惨案。会议通过全面处理散布在荒野中蒙难者的骨骸，并且要日本政府资助，在当地兴建一座纪念碑，以悼念亡魂。

1967年5月11日，各华团签盖的文件呈交到首都日本大使馆。6月8日，日本“朝日新闻”刊载有关新闻。6月13日，服务于玛拉工艺学院之日本和平团成员先田次雄和若木仁亲自前往知知港，有当地社团代表

杨新华、萧友、萧妙云、林汉茂及余晋义陪同，访问了余朗朗劫后幸存者萧云、萧招娣，以及当年目睹日军暴虐残忍，杀光、烧光等罪行的萧月香、萧罗娣及萧运生等人。过后，该团体在当地人的引领下，到达当年日军屠杀村民的现场视察。

1979年9月，由当地人与各华团代表所组成的的筹募建立纪念碑委员会，耗资一万四千令吉，在知知港中华义山上建造了一座余朗朗蒙难华族同胞纪念碑。一批又一批的蒙难者遗骸被移葬到纪念碑总坟，由道士超渡亡魂。幸存者和蒙难者家属们，以及热心的华社人士都纷纷出席焚香追悼。

1983年7月2日，日本放送协会NHK电视台访员到知知港摄录余朗朗惨案史实，访问了萧妙云及萧月娇等人。1984年8月5日，日本朝日新闻驻新加坡亚洲区特派通讯记者松井耶依、芙蓉玛拉学院讲师荻岛早苗，以及新加坡文史出版有限公司编辑和《新马华人抗日史料》编修者蔡史君等人访问余朗朗幸存者萧招娣及萧国送，并作现场巡察，由萧妙云等陪同。松井耶依也表示要了解当时实情，及今后当地居民对日本人的看法。

到了2009年8月，日本和平团主任高岛伸欣教授以及北海道新闻社局长斋藤正明，在吉隆坡国际语文讲师杨佐智的陪同下到访知知港史料协会，获得中心主席萧妙云和丘官胜的招待。斋藤正明说，这次到访是



萧妙云



由蕭月嬌所描述下的余朗朗村鎮原貌示意图。

希望能通过各州史料中心提供有关日军在1941年到1945年统治马来亚的情况，把事实真相传达给日本年轻一代，让后人了解战争的残酷，并希望史料中心的资料能够长期保存下去。

坐落在旧街19号的店屋里，有一间用于展示知知港历史的史料协会，由萧妙云负责掌管。萧妙云搜集了很多地方的史料，完整记载了这个小山城的过去，同时也能够提供游客免费观赏15分钟的纪录片，从纪录片来了解余朗朗惨案的历史，知知港特产水果和精致食品，以及当地茶餐室与特制美食等。对于萧妙云而言，知知港史料协会很多理事已年老或逝世，希望年轻一代能够负起掌管重任，否则，唯有将这些历史资料交给双溪罗丹私人生态农场度假村图书馆保存。很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过去，萧妙云也离开人世，如今的知知港史料协会也从2019年停止营业。



萧招娣展示当年八岁时被日军刺刀刺伤的部位，其刀疤还看得清楚。

2014年，当时萧妙云积极推动知知港历史古迹活动，希望能够把该区打造成旅游胜地。同时也在8月10日，邀请森华堂、全森华人社团代表和知知港各社团、政党、神庙、福利团体、日本和平团及蒙难者家属出席在知知港中华义山的纪念碑的公祭仪式。

有关余朗朗蒙难华族同胞纪念碑的公祭仪式，在2015年、2017年、2019年都曾举办过。2015年和2017年，时任森州国会议员的陆兆福也出席公祭仪式，并且表示要让年轻一代更了解战争的悲惨及警惕世人引以为鉴，以共同推动及宣扬维护世界和平。而最后一次有关公祭的记录，则是2019年由知知港史料协会举办的世界和平七十四周年祭拜，尔后则因为疫情的爆发，公祭仪式也被迫停止，一直到近年来才开始恢复秋祭仪式。

2024年6月11日，吉隆坡广东义山、森美兰州华人义山联合会和知知港中华管委会的董事们一同到知知港中华义山，除了参观该纪念碑外，

也举行一场祭拜仪式。透过知知港中华管委会的秘书张智钦先生的介绍与带领，负责文案的王亮杰，在知知港新村与一位曾经历过日军血洗余朗朗村的幸存者，一位名叫萧招娣的老婆婆见面。她也是目前还活着的最后一位幸存者。

有关萧招娣的故事，在森州中华大会堂于1988年出版的《日治时期森州华族蒙难史料》里有提及。当时日军很迅速地从芙蓉驾脚踏车来到知知港，并且在余朗朗村展开一场血腥的大屠杀。当时年仅八岁的萧招娣，目睹日军如何屠村民，当日军要刺杀她与母亲的时候，她母亲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为她挡住了日军的刺刀，残暴的日军一刀又一刀的刺向她母女俩，其中一刀刺到她的左腿，她惊叫，她母亲立即盖住她的嘴巴，用微弱的音调告诉她不要哭，不要动。

日军发现到她们母女俩没有反应了，认为已经死去，就收队离开。她的母亲当下断气，而她则因受到母亲的保护逃出生天，从一堆尸体中慢慢爬出来，最后才被另外一位罗姓女性幸存者发现，并且把她救起来，躲进茅草芭里。

虽然《日治时期森州华族蒙难史料》有记载到她是左腿被日军刺伤，但并没有明确说明到底是左腿哪个部位。王亮杰与萧招娣见面，在访谈之下，她拉开了她的长裤，展示她左腿被刺伤的部位，其刀疤还很清楚。对于萧婆婆而言，她能够活到今天，一切都是她亲爱母亲的赐予。她说：“在那次大屠杀中，我妈妈发挥了伟大的母爱精神。”

文丁中华义山 文丁华人日治蒙冤纪念碑

撰文◎王亮杰

位于文丁（Mantin）10哩的中华义山，设有一座“日治蒙冤纪念碑”，是为了纪念曾在二次大战期间遭到日军屠杀的当地冤魂。该纪念碑是在1985年1月15日所建竣，并且恭请法师诵经开光，各地社会贤达都纷纷应邀出席，为亡魂默哀吊唁，以慰藉九泉之下的冤魂。

根据记载，二战期间日军在1942年占领马来亚，当时驻守在文丁的军队接获共产党的情报后，于农历2月初六上午包围万福利橡胶园，展开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总共有200余名无辜的华裔男女员工以及小孩，横死在日军刀下。其中相当部分死者是逃离战争到橡胶园投靠同乡的难民，结果都不幸沦为异乡冤魂。

经历大屠杀后的橡胶园横尸遍野，闻讯而至的村民趁日军离开后，走入橡胶园领出亲属尸体择地安葬。而无人认领的尸体则任由日晒雨淋，弥漫在胶林腐臭让人闻之却步。大约一周后，才有人雇用绰号“杀虫狗”的仵夫进入橡胶园，将尸体装进巨型汽油桶，就地安葬在橡胶园。

后经文丁中华义山委员会多方面探查后，并且在一位年老的村民叶云热心带领下，成功在文丁新村通玲京路郊外的密丛里，挖掘出一大汽油桶的骸骨。这桶骸骨乃在日治时期日军在该区进行血腥大屠杀暴行下的不幸罹难者。随着这桶骸骨被发现后，文丁中华义山委员会呼吁了解当时真相之村民能现身说法，揭露日军之残暴罪行。



文丁華人日治蒙冤紀念碑

1988年，当时71岁的叶云在追述当时情况时感慨万千地指出，在1942年农历2月初六的大清早，天刚破晓，一大队日本兵在军官率领下抵达万福利胶园，当时的村民还以为是例常的户口调查，因此都留在家中等待，有人还杀鸡煮菜招待日军，以免诸多为难，孰不知大难临头，死神正向他们招手。当日军一切部署就绪，即一声号令，将所有的村民捆绑起来，集合在空地上，较后时另有一队日本兵分别把附近的叶湖胶园和广福成胶园的工友及避难者押送到该处，全部统计约有200余人。

根据叶云描述，所有的人被捆绑跪集在一堆，而日军则手持武士刀把他们围绕着，在军官一声号令下，惨无人性的大屠杀暴行便展开，只听到一阵阵惨哭声此起彼落，不消一会儿，200余名无辜的村民工友便成为刀下亡魂。

根据调查所得，在案发数天前，有数名窃贼在该处造案而被发现，结果被村民痛打一顿。这数名异族窃贼事后心有不甘，向日军诬告该处村民时常接济共产党，结果彼等带来一场浩劫。

当时接受采访的，还有一位71岁的陈秀梅女士。根据陈女士所述，在案发当天，她正到其大伯的香蕉芭工作，便听到附近频频传出枪声，心知不妙，不久后，其侄女和大嫂带着两个小女孩哭哭啼啼地奔赴告知其家人已被杀害，而她们侥幸逃生。当时陈秀梅心情异常混乱，不知如何是好，既想知道真相，却又不敢到案发现场看个究竟，最后只好回去家里等候消息。稍后，她们被告知其大伯罗杨身受重伤已被救出来，惟其数名儿女则不幸罹难，大伯罗杨在数日后也因为伤重不治身亡。

陈女士指出，在大屠杀过后，遍野横尸，令人望而生畏，胶工们都不敢回去工作，最后才由仵夫去收拾尸骨。而较早前被亲友认领的尸骨，则被随便安葬在中华义山之原，有一些则丢进该处的一口枯井内。

时任文丁中华义山委员会主席的蓝康指出，当时该会建造了总坟以便安葬在义山范围内，暴露出地面且无人处理的尸骨，过后才被告知，那是一部分日治时期罹难者遗骸。另一方面，文丁中华义山委员会在1984年11月27日上午前往玲京路郊野深丛挖掘埋在地下装有尸骨的大桶，并由两名儒工清理骸骨，以便迁葬在中华义山之原。当时的森美兰中华大会堂执行秘书刘志文和副福利主任李启铭及曾玛有作为代表而出席。挖掘骸骨的工作费时两个小时才完成，由于埋葬多年，骸骨已残缺不全。文丁中华义山委员会之后将骸骨迁移到中华义山，并且进行仪式安葬，以便日后建造纪念碑供人追悼。



2024年6月11日，吉隆坡广东义山董事会与文丁中华义山成员视察文丁华人日治蒙冤纪念碑。

1985年1月15日，文丁中华义山的日治蒙冤纪念碑建竣，并恭请法师主持开光仪式，出席这项仪式的包括该义山理事会主席蓝康、曹运财、总务梁继生。森州中华大会堂代表曾玛有、王利坚、执行秘书刘志文以及蒙难者家属三十多名。仪式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下进行，出席者为亡魂默哀及烧香膜拜，以安息九泉下的冤魂。

这座纪念碑高九尺，共耗费三千余元，是在筹建纪念碑委员会及义山理事会和各界热心者的努力下所完成的。文丁义山委员会总务梁继生希望，这项惨绝人寰的历史事实，能获得完整揭发和整理，供人凭吊，也给好战者有所警惕，同时劝谕世人抗拒战争，珍惜和平。

配合森华堂及华团每年举办森州日侵时期蒙难同胞周年纪念公祭仪式，日本反战学者高岛伸欣教授都会循例率领日本反战和平团与和平论坛成员，莅访文丁华人日治蒙冤纪念碑，凭吊当年遭日军残杀的无辜亡魂，同时也蒐集二战时期日本侵略马新期间，所犯下屠杀无辜平民的暴行史料。

申达央华人义山 森州日侵时期蒙难同胞纪念碑

撰文◎王亮杰

坐落在芙蓉波德申旧路8哩处的申达央华人义山，占地约127英亩，可以说是森美兰州最大的华人义山。由于芙蓉罗白、沙都口以及亚沙三座华人旧义山已经葬满，负责管辖义山的芙蓉华济公会未雨绸缪，加上以郑来为代表的森州不叻士（Pedas）郑生郎局绅蒙难家属向森州中华大会堂要求协助，1970年开始，时任华济公会会长李致祥于当年1月15日致函州政府争取拨赠土地。同年8月29日获得土地局批准，将芙蓉波德申旧路巴哩路旁的109亩土地，充作华人义山用途。在申达央华人义山，设有一座“森州日侵时期蒙难同胞纪念碑”。

这座纪念碑建立于1996年，由森美兰中华大会堂、芙蓉华济公会、森州福建会馆、森州广东会馆、森州广西会馆、森州海南会馆与郑生郎蒙难家属，联合发起筹款运动，建立这个象征和平和警惕世人战争之残酷的纪念碑。

当时众多华社组织和社会人士都纷纷站出来乐捐，其中芙蓉华济公会就捐出十万令吉，五万为基建费，另外五万则是现款。其次就是郑生郎胶园蒙难家属，捐出二万令吉。乐捐者中，还可以看到其他森州著名人物，例如彭兴杰局绅、王坤德、廖天保局绅、符史尧、符以观、拿督陆景隆局绅、苏林邦律师、高天赐局绅及罗梅生等。其中作为日本代表的高岛伸欣教授及其学生，也捐出8500令吉。

1996年4月24日，以彭与杰局绅为首的建碑委员会正式成立，并由芙



森州日侵时期蒙难同胞纪念碑

蓉华济公会主席王坤德担任建碑主任，迁葬主任则由郑生郎局绅家属郑来所负责。一直到1999年5月30日竣工并举行动土典礼。

纪念碑坐立在极乐岗上，在纪念碑身后，刻有八个字，分别是“维护和平”和“伸张正义”。另外，在纪念碑身后左侧，有一座“郑生郎园蒙难者原墓碑”，还有一座很小的“众人义坟墓”。这两座墓碑都是在民国卅一年（1942年）元月十八日所建造。

这座纪念碑所安葬的蒙难者大多来自森州各地。当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来自于不叻士昆都路武吉巴容郑生郎胶园内逾300男女老幼的遗骸。当年日军入侵马来亚，进行了一连串残暴的屠杀行动。这300名男女老



纪念碑身后左侧，有一座“郑生郎园蒙难者原墓碑”，还有一座很小的“众人义坟墓”。

幼，不幸惨死于日军刀下，幸运逃出生天的郑来、郑福来以及蓝玉英等，目睹其家人遭日军残杀，弃尸荒野，连身分也难以查究。

当时兵荒马乱，没人收拾骸骨，唯有将罹难者遗骨草草同葬于园内一个墓穴里，真是人间悲剧。一直到1995年，有关园主发展该地段，才挖掘到墓穴尸骸。经双方协商后，地主愿意付出二万令吉给蒙难家属郑来，以另找新地迁葬。

根据郑来的讲述，这场日军大屠杀的惨剧是发生于1942年3月4日，当时在郑生郎胶园工友宿舍内聚居的300名华裔同胞，大部分是由芙蓉与林茂等地逃至该处的避难者。

惨案发生在3月4日早上八点，日军突击该园丘，当时留在园丘宿舍



当年森州中华大会代表在地方领袖王金福、施忠源、李铭章和郑来的引导下，到郑生郎胶园现场视察。

里的只有成年男子，妇孺们因事先闻风躲在山芭间，不料却逃不过日军耳目，日军逮捕一名叫刘昆的男子，逼迫他带路至妇孺匿藏处，结果二百余名妇女与小孩成了瓮中之鳖，全部被解押出来，郑来也是其中一个。当郑来被押回工友宿舍时，却看不见先前住在宿舍的几十个男子的踪影，相信是被日军驱往他处杀害，包括他父亲在内。

较后，日军将妇女与儿童分批带到离宿舍约廿兰带遥之胶园山岭上，一批批进行屠杀。郑来那一批约有十余人，包括他与母亲、姐弟六人同一批，十余人当中，仅有三人（即郑来、其胞弟郑福来和蓝玉英）负伤而逃。

根据郑来描述日军向他行凶时的一幕，当时他被勒令蹲下来，随后日军即用尖利的军刀从背部猛刺，他一共挨了四刀。没多久之后，他苏醒过来，发觉日军用胶树枝叶覆盖尸体，待日军走后，他悄悄爬起来。



2024年6月吉隆坡广东义山前往申达央凭吊森州日侵时期蒙难同胞纪念碑。

此时，他的弟弟郑福来也恢复知觉，于是他赶忙扶起身挨五刀而重伤的弟弟逃离现场，后来巧遇叔父获救，并寄宿在叔父家疗伤。

郑来以悲愤口气谴责惨无人道的日军，他亲眼看到日军把他一岁大的弟弟抛上空中，然后以长刺刀刺穿腹部，其幼弟肚破肠流，凄惨而终，这一幕残酷无比的惨景是历历在目，终身难忘。

另一位幸存者蓝玉英也说当时她身中七刀却大难不死。其家庭成员包括三名儿女、家娘、小姑、小叔夫妇以及八个月大女婴都一齐蒙难。她受重伤后躲在一马来人家中疗伤，便逃出生天。据说，郑生郎胶园300名蒙难者之中，一名叫邓学通的蒙难者，曾勇敢抵抗日军，至日军刺刀折断，壮烈地牺牲，临终时曾高呼“中华民国万岁”。

从2004年开始，芙蓉华济公会便开始建议每年8月15日，由森州中华大会堂为召集人，号召州内华团在申达央华人义山的森州日侵时期蒙难纪念碑前举行公祭仪式，以悼念蒙难人士及慰在天之灵，同时也警惕世人勿忘战争之残酷与祸害，尤其人人都应以史为鉴，做个名留青史、福



郑来指证，包括郑生郎子女家属等蒙难者遗骸，部分被集体埋葬在此。而照片中的石碑后来也随着遗骸一并迁葬到申达央华人义山的纪念碑中。

泽子孙之士，而非作恶多端及作奸犯科，危害社会安宁。

森华堂也义不容辞，此后每一年八月

间，号召逾百个华团政党组织齐聚在申达央华人义山的纪念碑前进行公祭仪式，宣读“反恐反战，提倡和平”宣言，诵读祭文及献花敬礼。每年举行的公祭，来自日本的和平团代表高岛伸欣教授从未缺席，甚至每年都带领了十余名年轻团员自费从日本到来参与其盛。中国驻马大使及参赞、爱国和平基金会及南桥机工代表都曾出席，显示此项公祭活动获得重视及深具意义。

公祭活动的意义，是时刻提醒社会人士作出深思反省，同心同德，共同声讨一切不仁不义的战争，严厉谴责恐怖活动，匡正社会伦理道德，谋求世界和平，让人们生活在宁舒安全的环境中，则幸甚。

瓜拉庇劳中华义山 港尾村庄蒙难华族同胞纪念碑

撰文◎王亮杰

竖立在瓜拉庇劳中华义山的“港尾村庄蒙难华族同胞纪念碑”，因纪念日占时期遭到日军屠杀的蒙难华人这段惨痛的历史，使得国际纷纷关注。每年，来自日本反战组织及不少日本年轻人，都会随团前来瓜拉庇劳，寻找日本当年在马来亚所实行的一系列血腥暴行罪证，而瓜拉庇劳中华义山正是他们留下足迹的地点之一。瓜拉庇劳中华义山原本只是一座平凡华人坟场，因上个世纪80年代建造了这座纪念碑后，便有不少来自日本的爱好和平的反战人士，频频组团来到义山的纪念碑前拜祭，追悼当年惨遭日军杀害的数百名无辜华裔村民。而这座义山如今已有逾百年历史，是由瓜拉庇劳百年古庙三圣宫理事会所管理。

日军在1941年12月8日占领马来亚后，便到处展开滥杀无辜的血腥暴行，在3年8个月的动乱中，当地人民受尽日军铁蹄统治下的种种惨痛经历。当年在瓜拉庇劳县港尾村（现称巴力丁宜）居住的华裔居民一共有675人，1942年3月16日，日本军队进入了港尾村庄，展开一场惨无人道的集体大屠杀，将绝大部分男女老少居民杀害，只有极少数人幸运逃出生天。

日军在港尾村展开大屠杀惨案后的一段时间，蒙难者尸骸才获得好心人捡拾，埋葬在该村附近属于马来人土地上的乱葬岗。因为该处附近有许多马来人住家，蒙难者后裔每年清明节前往祭拜亲人时，都感到非常不方便。



清明节前的状况，野草丛生。

1981年5月间，由幸存者萧文虎倡议的建碑筹委会终于成功组成。成员中拿督张湖庆、拿督李玉泰、张铭庆、郑德忍、谭瑞源、郑顺智、黄升桥和庇勝州议员东姑卡安女士等人为顾问。并且由萧文虎担任主席，和杨振华、孙建成等一批成员在1982年10月11日为合力筹建的纪念碑及总坟举行动土礼。

1984年8月10日举行纪念碑及总坟落成开光仪式，恭请庇勝觉华寺的妙开法师主持仪式，该寺正信念佛会会员亦到现场诵经。当年参加仪式

者，除了港尾村幸存者、蒙难者家属外，还有森美兰中华大会堂主席陈世荣、署理主席苏林邦、副总务邱金福、马口华团领袖准拿督林国仲、郭家添、知知港代表和各华文报记者。

这座纪念碑高达三十尺，经过多年努力筹得三万多元，扣除建费后，尚留下数千元，存入银行生息，以作长远的维修经费。纪念碑坚实地竖立在青山上，面向着港尾村，它标志着善良人们的自尊，留供后世永远警惕。而这些冤民的骨骸在移葬该处后，也总算得到安息，后人每年也能在清明节期间，前往纪念碑总坟进行追悼思念及拜祭蒙难的亲人。

萧文虎七岁时在港尾村身中日军五刀，却大难不死，被一位老人家救起并带到底撈，在被亲戚送往巴生伯父家收容。由于伯父家中成员多，年仅八岁的萧文虎就开始出外工作，替人扫地、洗碗和卖黄梨。不久，被一位福州人买去当奴工，种菜养猪之外，经常挨打。由于受不了这样的对待，便逃离到巴生市区，在当地乞食，常被流氓欺负，甚至被日本人拉去搬运石头，生活非常坎坷。后来遇到一位华商收养，生活有了着落。

萧文虎心中思念在底撈港尾村罹难的父母及弟妹遗骸，十八岁时隐瞒养父母，潜返巴生，与伯父相会后，被带往警察局申请居留。自此，萧文虎开始他多方面的奋斗，担任过小贩、店员、鞋厂工友等，最后成为一名经纪买办。每逢清明节时他必定到港尾村前拜祭亲人，渐渐萌起了建碑的念头。

为了达到目的，每年清明节，借着蒙难亲属到来拜祭的时候，他就派下名片保持联络。经过多次拜访，患难与共的情谊终于使得萧文虎的夙愿实现，同时也获得了华社的支持赞助。1982年10月11日，萧文虎在底撈中华义山上，面向港尾村，挥动锄头，在其他筹建纪念碑委员会筹委们的陪同下举行了动土礼。



工作人员开始进行挖掘遗骸。

日本民间和平反战组织领导人之一的高岛伸欣教授，在过去20多年来经常率领和平访问团前来马来西亚，蒐集二战时期，日军入侵马来亚滥杀无辜的暴行资料。以供撰写事实真相在日本的报刊上发表，让日本民众看清日本军国主义当年草菅人命的真面目。

目前该纪念碑蒙难者家属多已年老逝世，或已经迁居他处，使得原有的“庇勝港尾村蒙难家属协会”被迫解散，并由数年前开始，该纪念碑移交给瓜拉庇劳中华义山委员会接管。值得一提的是，在热心人士捐助下，耗资4万8000令吉兴建的瓜拉庇劳中华义山总坟在建竣后，于2011年1月27日举行开光祭拜典礼。

不叻士华人义山 林茂县日治蒙难华族同胞纪念碑

撰文◎王亮杰

位于森美兰州林茂县不叻士的华人义山里，竖立了一座名为林茂县日治蒙难华族同胞的纪念碑。纪念碑左右两侧都设有凉亭，一座有供人休息的石椅，另一座则设立了一尊地藏王菩萨塑像。一般而言，纪念碑旁边设有神明塑像，不免让人感到当地冤魂怨念深重。但该地藏王菩萨塑像神情庄严，恰恰让人感到安定许多。同时在菩萨的身旁还设有播放器，播放着“南无阿弥陀佛”，这也是许多纪念碑中唯一看到的一个特点。

1940年，日军向东亚进军，于1941年12月入侵马来半岛及新加坡；2月10日攻陷槟城，南下吉隆坡，半岛全面沦陷，日军特别仇视华人，在他们残暴的统治下，只要获得一丝情报，相关地区的华人都会被指为抗日分子，全村都可能遭遇屠杀肃清。

当时日军在处分华人时从不分好坏，宁可杀错一万，也不可遗漏一个，因此半岛多地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在森州，日叻务、瓜拉庇劳、双溪镗、林茂、芙蓉和文丁等地区，保守统计被集体残忍屠杀者不下六千余人，其他零星被击杀者不计其数。

1986年11月2日，邱金福、王金福、李光辉、李铭章、杨洲平、李联财、李少明、梁金夫妇、姚克鱼、姚金堆等人前往正口金河山等地，动用推泥机挖掘二战时期惨遭日军杀害的同胞遗骸，并由芙蓉真光道堂的李桐法师到现场超渡亡魂。

最初挖掘到遗骸的地点是正口甘榜波丹金河山的一口荒井。根据当



林茂县日治蒙难华族同胞纪念碑

时的记录，一共有三十九名蒙难者被抛弃在内，由于骨骸大多已腐朽，所以只有部分残肢出土，从烂泥中也发现到两枚金牙、拖鞋、麻绳，以及六枚 1926 年英国国王乔治五世侧面像之两角银币。

挖掘人员先后在不叻士昆都明正、金成山、甘榜必查、乌汝不叻士园等地也只寻回蒙难者的随身发簪、儿童脚环、碗、铁质汤匙以及依稀与黄泥混合的腐朽骨骸。

1986 年 11 月 16 日，部分出土的遗骸以及遗物在邱金福、李铭章、施忠源以及劫后余生者的见证下，安葬在不叻士华人义山的纪念碑下。

1986 年 12 月 7 日，不叻士华人义山鼓声隆隆。早晨九点正，纪念碑落成典礼正式开始，大会主席李光辉律师说：“日本政府不应该把第



林茂县华族蒙难纪念碑建于1986年。



竖立在纪念碑前段右侧的地藏王菩萨。

二次世界大战时日军的暴行掩盖，而企图把史实修改，这样做会引起公愤，纪念碑的建立，是要让我们的子孙永远记得日军在林茂县干下的残暴罪行。”

时任森州马华联委会主席的黄思华州行政议员也说到：“纪念碑的建立意义重大，华族同胞所流下的血可以证明我们爱国，对国家社会曾经付出的代价。”森美兰中华大会堂主席拿督陈世荣也说：“大会堂有责任将本州华族在日治时期被残杀的史实刊印成册，公诸社会，流传后世。”时任副财政部长的陆垠佑在主持纪念碑落成典礼中也提及：“史实是不能改写的，老一辈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野心家的侵略、杀害无辜百姓的印象依然深刻。日本遭受第一颗原子弹的教训这是报应，是应得的惩罚。”

在碧天底下，副财长、行政议员、上议员以及各华团代表肃立上香、行礼、献花以及悼念无辜受害的同胞在天之灵。庄严的纪念碑下，绿树高耸环顾，林茂县的同胞世代感怀，永久的警惕。

对于日军在林茂县所干下的种种暴行，当时森州中华大会堂的文史工作者采访了当地蒙难者家属，其中来自晏斗的蒙难者家属梁金、梁锦华，揭发了日军在正口甘榜双溪来央犯下的大屠杀。梁金阐述其一家共有七人遭残杀，包括祖母、母亲、姐姐、弟弟、妹妹、童养媳及外甥女。其兄长则在芙蓉被日军抓捕加以杀害，家中只剩下梁金与其父亲及弟弟



梁金、梁锦华兄弟痛述日军在正口甘榜双溪来央的滔天罪行。



挖掘出来的残缺不全的腐朽遗骸。

梁锦华侥幸逃过劫数。

梁金追忆惨案发生之经过，他说，日军大屠杀惨案是发生在1942年农历正月中旬，一批为数三或四十人的日军骑着铁马突击双溪来央的一座胶园，当时该胶园称为“金河山”园。该胶园原本住着约三百名避难的难民，其中一部分于事后迁徙，只剩下约数十人，住宿在工友宿舍及一间临时搭建的长屋避难所内。当日军突击之后，所有留在该处的三十九名男女老幼全部被杀光，连梁金一家七口包括在内。

大屠杀惨剧过后的一个星期，梁金随着父亲返回金河山查看，只见避难所一带的泥路上留下一堆堆干枯的血迹，构成一条血路，一直通到一口井中，那时井口已被泥土覆盖着，据说蒙难者的尸体就被抛落在井里面。

另一位参与挖掘骨骸的蒙难者家属姚克鱼揭露，他的父亲与二哥于1942年3月4日午夜在林茂双溪来央遭日军杀害。由于父母早年逝世，因而他自小失去父母的照顾，过着痛苦的生活。他把无名怒火深藏在心坎中，痛斥侵略者屠杀无辜之惨无人道手段，永为世人所不齿。

另外，文物工作者还访问到一位退休教师李光武，根据李光武所获的资料，得悉林茂市郊菜园屋区约四十人遭日军以刺刀虐杀或用火活活

烧死。另，林茂市区约一百人左右幸从死亡边缘获救，事缘日军在市区押解了一百人到马来学校草场准备行刑，在紧急关头幸遇救星。这名救星就是当时林茂日籍火车站长，他拨紧急电话给芙蓉日军总部求情，并与执行大屠杀任务的军官争执，最后由芙蓉日本军官亲身赶到现场下令放人，一百人性命得以保全。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这么幸运，例如居住在正口镇的郑明场，他的父亲与哥哥以及另外约 20 人在甘榜那拉肖遭日军集体杀害。当时他的父亲听到儿子在甘榜那拉肖的岳母家被日军捕捉，救儿心切，就骑了脚单车枪匹马前去准备向日军求情。他凭一张日军发出的通行证，以为可以获得日军同情放人，谁料日军不但不给予宽容，反而将其父子俩双双杀害。

1945 年 8 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二战终告结束。此后，日本有许多反战提倡和平的组织，尤其是以日本琉球大学教授高岛伸欣最显著，他不仅在日本高调提醒日本人民必须深切体会战争所带来的祸害，也强调和平及反战的重要性。在过去的 20 多年来，高岛教授多次带领日本大学生到森州考察，并蒐集在日治蒙难时期死里逃生的人，或同后代追述遇害惨况，也瞻仰各地兴建的日治时期华族蒙难纪念碑。

在 2011 年，不叻士华人义山理事会在该义山的林茂县日治蒙难华族同胞纪念碑举行秋祭，获得中国中央电视台驻大马采访队拍摄祭拜过程。该理事会主席陈长兴表示，本地华人的传统习俗获得中国电视台的关注是一个好的开始，可让世界各地和中国的华人了解大马华人的奋斗精神，以及日军于二战期间在林茂和不叻士残害华人的历史。当时出席秋祭仪式者，还包括拿督李光辉、郑瑞芝律师、义山理事会财政李庆祥、

1986年11月16日，部分出土的遗骸以及遗物在邱金福、李铭章、施志源以及劫后余生者的见证下，安葬在不叻士华人义山的纪念碑下。

委员刘强财、余坤华及郑扬坡等。

2012年，不叻士华人义山理事会开始修建和美化该纪念碑的围墙和凉亭，唯经费不足，希望公众人士捐助。理事会主席陈长兴说，他们也在义山入口左边开拓一条路，以方便扫墓者进出和

停放车辆。根据森州中华大会堂在90年代所拍摄的照片来看，当时的纪念碑设有铁栏杆，后来获有心人士乐捐，该义山得以将纪念碑修建完毕。如今的纪念碑周围没有铁栏杆，而是设有地藏王菩萨塑像一座，镇守纪念碑。



忠贞足式碑

马六甲华人抗日殉难烈士纪念碑

撰文◎王亮杰

忠贞足式碑，全名叫“马六甲华人抗日殉难烈士纪念碑”，是一座位于马六甲市区三宝山附近的纪念碑。该碑建于1948年¹，纪念碑的后面和左右两边，都分别安葬了当年被日军残杀的马六甲华人骸骨。碑柱上所刻的“忠贞足式”四个大字，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蒋中正所题，这在马来西亚的纪念碑里是极罕见的，从这里可以证明当时国民党对于当地华人殉难一事非常关注。

蒋中正所题的这四个大字，“忠”指的是忠者，忠心也，而“贞”字则指贞者，坚贞之士也。葬在这裡的烈士，都是抗日卫国、坚贞不屈的龙的传人。“足式”二字出自于《辞海》，“足”字有“足够”、“值得”等解释。“式”字解释为“模式”和“榜样”。四个字合在一起，就是说：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殉难的这些烈士们，他们忠于祖国，抗日卫马（即指马六甲）而不惜牺牲性命足以成为榜样。

在纪念碑的下面，刻有一段长文，其内容大致说“中国七七事变后，海外侨民号召抗日救国，捐赠财物，同时在南洋各地配合盟军武装抗日，招致日军入侵后，以抗日罪名镇压华侨，使其受尽残害。马六甲在民国31年（1942年）1月15日被日军占领，当地侨民备受恶劣对待。起初，日军逐户搜索抗日分子，有300多人因涉嫌抗日而被捕杀。后来，

¹ 编按：据收录在《马来西亚抗日纪念碑图集》沈慕羽的撰文表示，该碑的设立年份为1946年，除了这一说之外，也有说该纪念碑建立于1947年。此外，忠贞足式纪念碑左侧也设有数个不同年份的纪念碑，其中包括1972及1993年修建纪念碑文及乐捐芳名录。



马六甲华人抗日殉难烈士纪念碑建于1948年，纪念碑的后面或者是左右两边，都分别安葬了许多当年被日军所残杀的马六甲华人骸骨。

亚沙汉锯木工友56人、马接区村农300多人、德兴胶园锄草工友17人，热水湖野新区及各乡村民200余人相继被捕杀。被日军所杀害的人数有上千人，有的死于刀剑，有的被击碎脑骨，有的被挖出内脏，有的被集体活埋，有的被困在闭室，然后活活烧死。尽管日军残暴对待当地侨



马六甲华人抗日义士纪念碑管理委员会定期在每年4月4日举行隆重的公祭仪式，马六甲华社都会积极参与。

民，侨民面对死亡，仍有一份傲骨，对日军毫不畏惧。有的临死前当面痛骂日军，有的至死沉默不语。可见他们坚守气节，死也壮烈。如今日本已投降败退，战乱平息。死于国事者都一一被当代所表彰。幸存的马六甲侨民将惨死的尸首残骸安葬于三宝山的山脚下，并为此事立碑记载……”

这段碑文，是由戴愧生所撰写，戴氏为中国同盟会成员，曾担任菲律宾支部党务科长兼评议会议长。他以海外部副部长身份，主持南洋办事处工作，曾在1946年亲自来到马六甲，和沈鸿柏会晤。而沈鸿柏的两位儿子，沈慕周和沈慕羽在日军占领马六甲后，也遭到日军逮捕。在众多殉难者中，沈慕周就是其中一位。根据沈慕羽《马六甲华人抗日义士纪念碑》一文，曾提到当时古城沦陷，日军在马六甲展开屠杀行动。志士王德义、林大典、柳其杰、王宝兰、沈慕周等千余人相继殉难。

沈慕周是沈慕羽的哥哥，17岁在圣芳济英校毕业后，就在培风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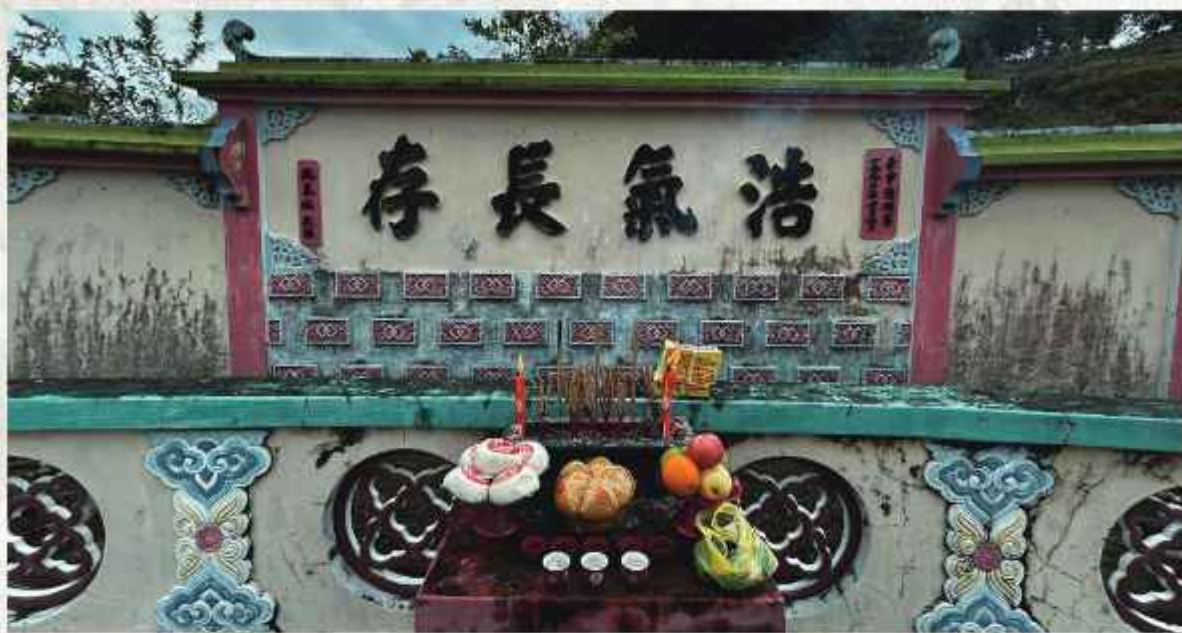


2024年4月4日的马六甲华人抗日纪念碑清明公祭。沈慕周之子沈墨志（右1）一家三口，与沈墨义（左2）一同站在纪念碑后合影留念。右图为沈慕羽（左起）、杨仿炉和沈慕周生前在1934年的合影。

担任英文与算数教师，兼任高小华文科目，29岁升任教务主任。沈慕周曾担任中国国民党驻马六甲第三分部执行委员、马六甲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执行委员兼文书、马六甲晨钟励志社青年部部长等。

在日军进攻马来亚时，他身兼抗敌动员总会委员、马六甲战时救济难民委员会文书及战时华侨青年服务团团员。当日军占领马六甲后，他与沈慕羽同时被日军逮捕入狱。沈慕羽后来因日本庆贺“天长节”，天皇龙心大悦，宣布大赦天下而释放（也有说是因为日军原要诬陷其为共产党员，证据不足而释放），但沈慕周却很不幸，被囚禁至死。他在牢狱里受尽灌水殴打等酷刑，被诬告为共产党人，最终被杀害于吉双熊德兴园，年仅32岁。日本投降后，1946年其遗骸与其他被残杀的遇难者尸骨合葬于纪念碑碑下。

在1947年，国民党主席蒋中正有一份特电，其内容是写给沈慕周同志家属，内容是说：沈慕周同志家属礼鉴，查同志于抗战期间，本主义之昭示，求国家之独立，争民族之生存。艰苦奋斗，始终不懈，忠贞亮节，至足矜式，罹兹不幸，震吊同深。除专案从优抚恤以彰忠贞外，特电奉慰。



由沈慕羽所题的“浩气长存”四个字。

沈慕周无辜遇害，是沈慕羽内心永远的隐痛。他把此事当是深仇大恨，铮铮誓言“此恨此仇，如同戴天”，也常讲述此事给后代听，要他们不忘祖先行迹。对于沈慕周是如何被杀，沈慕羽没有目睹，他出狱后才得知噩耗。

1945年，马六甲华人开始商议如何组织寻找失踪之遇害者。殉难华侨遗骸安葬委员会成立，委员包括张星垣、何葆仁、吴志渊、吴仲坦、郑则士等人。洪宗海被委任为“移尸主任”，带领众人到处搜索。当时在只吉山与加冷接界胶园，发现到头颅一百余个，骷髅累累，惨不忍睹。根据洪宗海所述：“这是1942年10月3日，一百三十八人就义之地，日寇将他们刺杀后，即丢入胶园小沟渠中，草草施土未覆盖没，风雨侵袭后，尸骸暴露，禽兽噬食，臭味远溢……”在一次挖掘中，曾在某窟中发现到一具骷髅，骷髅上有一幅眼镜和一排假牙，工作人员将这两件物品拿去验证，证明这具骷髅就是前培风中学教务主任沈慕周。

根据洪宗海的记述：沈君和我是要好的朋友。他殉难的地点，是在吉双牙冷，这是多数人所知道的，所以发掘时，我便提起注意，及后发现一个全尸的，而且又拾到一个眼镜。我认得那副眼镜，确实是沈君生



沈墨志则悲伤地看望父亲所安葬的位置。

就如刻在纪念碑上的撰文所说的：层层叠叠的红霞，传颂着中国的名字，广袤无垠的南洋，竖立着郑和的塑像。尸首虽然葬于祖国国外，但与家乡安息又有什么不同，尸骨也有所归宿，他们的功勋值得被一直传下去。他们的灵魂不孤单，何况正大刚直的气概将其聚集，并把他们德义的名声传扬出去，为民族争光，直到永远。你们现成就了仁，便请安息吧！

前所佩戴的，而沈君全部的牙齿，是由一位牙医所镶制的，我看死者的全部牙齿又和沈君生前一样，故确知那全尸的身分，必是沈君无疑。

后来在沈氏家属和牙医的确认下，沈慕周的骨骼连同眼镜和假牙，一并放入一个陶缸内，在1947年4月，和其他发掘的殉难者们安葬于纪念碑身后的土壤之中。后经沈慕周之子沈墨志于张雅爱两夫妇所述，沈慕周遗骸安葬之处，就在纪念碑身后右边第二位花纹陶缸之中。

甲郊旺梨 “九·五”殉难史志

撰文◎王亮杰

在马六甲，为人所熟知的纪念碑铁定是马六甲市区的“忠贞足式”碑。但在市郊外的一座义山里，也有13个抗日义士的坟墓，同样是日治时期抗战牺牲的义士，却被忽略而未受到重视，也未获有关团体公祭。郊外抗日义士坟墓位于旺梨光华学校隔邻的一座义山山麓，面向大道，并立起一个记载义士被日军屠杀与避过死劫事迹的石碑，此碑于1946年2月15日由马六甲人民委员会总会所立。

2016年，时任马六甲市区国会议员沈同钦指出，同样是抗日义士，牺牲生命和作出贡献，不应被忽视，必须每年择日公祭，以纪念及缅怀他们的功绩，因此他也请马六甲华人抗日义士纪念碑管理委员会关注此事。同时，沈同钦和另一位议员吴良山一同前往该坟墓巡视。他说，现场所立的石碑与坟墓，文字清晰，清楚记载了当时日治时期，抗日分子包括共产党、国民党、红军及无党派人士等，遭日军杀害，历史不可被忽略，也不可抹杀，抗日分子不分党派背景，同因抵抗日军而牺牲生命。

沈同钦也说，市郊的抗日义士石碑，是在1946年所设立，石碑上端写着“九·五”的殉难史志，记载华人义士遭屠杀的经过，相信九·五应该是义士惨遭杀害的日子。同时，他们也发现这13座坟墓并列，一些墓碑上甚至篆有“三星”的标志，此乃马共红军的象征，即表示死者都是马来亚人民抗日军。



13座坟墓并列，部分墓碑上篆有“三星”标志。

口枯井直径约四尺。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9月2日，英军尚未进入马六甲接管政权，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及社区领袖成立人民委员会，维持地方秩序和治安。

9月5日下午约四点，一群人在马六甲琼州会馆议事，却不料日军宪兵突振奋突袭，逮捕了许多成员。当晚，日军绑押他们到五屿岛行刑。军车途径三宝山附近，其中有几位解索跳车逃逸无踪。其余的人则被刺杀，并且丢弃在枯井里。等到日军离去后，当地人发现枯井里除了一堆尸体外，也发现有三人尚有气息，因此他们把尸体和伤者载到旺梨码头，后来这些尸体就是安葬在旺梨的义山。

在叶赞文的陪同下，高岛伸欣夫妇、林少彬及吴丽娟到旺梨九五惨案墓地凭吊13烈士坟墓，其中就有林少彬的祖父，还有吴丽娟的父亲。随后，该团访问了94岁的老渔夫吴亚株，并且印证了惨案发生后的搬运尸体及救伤经过。



“九·五”殉难史志纪念碑是在1946年设立，石碑上端写着“九·五”的殉难史志，记载华人义士遭屠杀的经过，相信九五应该是义士惨遭杀害的日子。

高岛伸欣的访问除了了解九·五惨案外，也是为了《和平之旅》访问团工作而准备。时任大马海南会馆联合会总会长拿督林秋雅亲自伴同访问马六甲。除了凭吊九·五惨案义士之墓，也先后访问海南会馆（即当时的琼州会馆）、充当日军宪兵司令部的明星慈善社，以及沈慕羽书法文物馆，与各会理事交流有关日军占领马六甲的情形，同时也率领20余人之日本《和平之旅》访问团，了解日军占据马来亚时期的恶行。

对此，高岛伸欣也强调，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每次的访问，《和平之旅》的团员都各别做笔记，分配工作，并印成小册子分发给朋友阅读。他说，他到各地蒐集日军侵略马新资料，看到许多地区有抗日殉难纪念碑，每次访问都有收获，所看到的抗日记录是真实的，不是捏造出来的故事。

金马士 殉难同胞纪念碑

撰文◎王亮杰

关于金马士的殉难同胞纪念碑，有一个鲜少人知的故事。就连它所坐立的位置，倘若不是金马士人，很可能就会忽略掉。这是因为这座纪念碑矗立在一家马来餐厅旁，一个看起来并不起眼的位置，而且是在笔直的大路旁边。因此，不管是在陆培春的《日本侵略马来亚历史图集》或者是雪隆区纪念日据时期殉难同胞委员会出版的《马来亚抗日纪念碑图文集》，都没有将这座纪念碑纳入书中。但是在1999年，南洋商报曾连续刊登有关金马士在日本殖民时期所遭遇的经历，并且从当地人蒐集到这座纪念碑建造的起源。

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军不宣而战，从吉兰丹登陆正式侵略马来亚。在短短的30多天内就占领了马来亚多个地区。1942年1月15日，日军从淡边开始南下金马士。在距离金马士还有七英里处的一座桥梁附近，遭遇驻扎在该处的戈尔少将所部属之澳洲第八师团2/30部队埋伏，双方展开了一场血腥的激战。

这场防卫战打了五天五夜，大约有400多名日军被澳洲军所击毙，而澳洲军方面也有200多士兵殉职。17日早上9时多，日本战机首次飞抵金马士市区上空，遭到安设在国民华小山岗上的英军高射炮开炮射击，并击落一架日本战机。随后，更多的日本战机在天空出现，胡乱朝英军驻守地点投弹，同时以俯冲方式用机关枪扫射，结果伤亡惨重。当日军出现在市区上空时，空袭警报声大响，街上所有行人及屋内的人们都急



殉難同胞紀念碑

忙找地方躲藏。市区邮政局职员芬恩逃出屋外，只有一名职员杨桂芳来不及逃走，躲在邮政局旁的沟渠内。

稍后，局势平静下来，杨桂芳到市区寻找所有职员，开始她发现印度裔邮政局局长的腿部遭到机枪击中倒在路旁，一名马来裔邮差则不幸中弹，当场毙命，一名华裔邮差颈项遭机枪子弹擦伤，邮政局职员唯一

没有受伤的就是来不及逃走的书记杨桂芳，只是躲在邮政局旁边。

日本飞机投下炸弹落在邮政局后方空地，国民华小山岗上，以及凡是有英军高射炮的地方。一时之间，整个金马士地区炮声轰轰震耳，场面令人心惊胆跳。最终，澳洲军在金马士七英里的前线失守，澳洲军和英军开始退守到柔佛昔加末。临走前，特地将金马士通往柔佛州金马士大港州界桥梁炸毁，避免日军顺利通行。另外，澳洲军也放火将金马士市区的一排商店烧毁，为何会放火烧毁该排店屋，不得而知。

金马士沦陷后，街头巷尾四处开始出现日军踪迹。他们在桥头建筑一座桥头堡，砖头则采用市区被大火烧毁之店屋砖。另外，大桥面木板被炸毁，无法通行，日军特别采用市区商店之门板作为桥板，方便日军南下昔加末。金马士市区的邮政局被日军占为宪兵总部，不久之后便成为全森州大肃清之总部。铁道局俱乐部则成为警卫队总部，从那时候开始，日军在金马士犯下了许多恐怖又血腥的暴行。所谓大肃清，指的是当日军先头部队到达每一处，会去察看地方上一切情形，如果发现有不不对劲的地方时，他们会在显眼地点插上好多面的黑旗，不久宪兵与警卫部队就会出动，到处执行任务，包括在该处枪杀无辜良民，或者将该处的青年带回总部。

日军占领金马士期间，他们利用金马士发达的铁道网路作为中心总站。在进行屠杀良民行动中，多由邮政局部裡发号施令。根据当地老前辈说，金马士郊外现在法庭山背后的一些丛林地带，曾经是早期日军屠杀良民的行刑地点，经常可以听到枪响声，听到这些枪声，当地人心裡有数，又不知道有多少位无辜良民被日军屠杀。当日军在屠杀良民前，会先命令人在荒野处挖好土坑，然后把无辜良民载去该地，一一枪杀

后，便丢进土坑草草埋葬。根据老前辈等述说，曾有人看到一些尸体的手脚仍暴露在土坑外，令人触目惊心。那个时候，每个人都在担心被人在背后指认为抗日军而惨遭屠杀，草木皆兵，如果精神不集中，将会引起精神分裂。

根据事后查证，日军占领金马士期间，被杀良民多达200多人，这些无辜良民多数是森州双溪镭、马口、榕吉园丘、新邦葫芦顶、葫芦顶、阿依昆令、金马扬、利民济以及大港等地的良民。

根据早期从新邦葫芦顶传来的消息，有五名当地人在日军要在荒野处展开屠杀行动时幸运逃出生天。这是因为这五个人没有被枪弹射中，也不知为何射歪，子弹只擦伤皮肤而已，他们也假装死亡倒在地上，幸好日军也马虎工作，尸体丢进土坑之后，随便掩盖泥土而已，那五个人假装死亡并没有被泥土压死，于半夜时分才爬出来逃生，躲进森林内。

另一件鲜为人知的事，金马士大港一位叶姓青年，被日军捉去之后，关在邮政局宪兵总部内，被汉奸灌水、鞭打、反吊脚上头下，迫使他讲出抗日军在大港隐藏地点。可是那名叶姓青年非常有骨气，被打到皮开肉绽，哼都不哼一声。第二天，那青年被带到行刑地点，日军准备枪毙他，可是也不知道为何他会逃脱，那青年虽然从刑场那裡逃脱，但命运之神却跟他开玩笑。他不知道怎样才能走出荒野森林，结果在森林内转了一圈，却又回到刑场地点，被日军正式枪毙。如果当时他朝往其他方向，也许他可以逃过这一劫。而这名不幸青年的家属目前尚住在金马士新村内。

日本投降后，日军便撤兵金马士。过了很久，一位来自日本关东学院大学经济系助教林博史教授，在日本投降后的1988年11月初前来金马

士，蒐集有关日军在金马士进行大屠杀的资料。根据林教授当时在金马士指出，金马士才是当年日军发动攻势与大肃清的主要地军政部，而附近地区如马口或双溪镭等，全部日军都是由这边的军政部负责指挥的。



金马士旧邮政局，即当时日本宪兵总部。

所以在那个时候，金马士这裡驻营了大批的日军。林教授从日本国防部搜查有关资料，影印三份1942年日军在金马士的作战地点作为参考。其中一份印证金马士向东20英里到达马口地区，并以中文清楚注明自7月2日至8月31日，肃清该地区的居民。从这点就可以证明当年马口、双溪镭地区之300多条人命被执行大屠杀，时间点就在1942年8月29日，同时也意味着这批日军是从金马士乘火车抵达马口。

根据当地正确资料显示，日军除了在马口、双溪镭进行大屠杀以外，也将部分良民及良家妇女带来金马士，同时更把在新邦葫芦顶，以及金马扬附近地区的华人青年、少女全部运载这裡。被日军怀疑是抗日军的人，在金马士宪兵总部进行拷打和审问，最后才带到刑场处枪杀；女性则充当慰安妇，供日军发洩。

1988年9月5日，金马士地方领袖李亚标、林奕材、柯金宝、苏福

华、蔡光辉、林公益以及在芙蓉的杨潘照等人组织义务工作队，翻山越岭到日军占领金马士期间屠杀良民执行刑场处的埋尸地点，挖掘蒙难者之遗骸，以便将骨骸移葬到华人义山处。也许是弄错了正确地点，经过多日的寻找和挖掘，并未有任何遗物或遗骨出土。

坐落在金马士大路旁的殉难同胞纪念碑，根据红楼四馆负责人黄亚花女士所述，这块纪念碑底下并没有安葬任何遗骸。该纪念碑是在1946年由金马士峇鲁人民自己出钱出力所建造，主要就是为了祭拜当地蒙难的同胞，希望他们能够在九泉之下得以安息。因为在1988年的挖掘行动中，当地人挖掘不到任何遗物，但又不能忽略当地被日军杀害的无辜英魂。因此这座纪念碑也被作为祭拜无辜英魂的主要地标。当时来到金马士蒐集资料的林博史教授，也和当地人一起在纪念碑前上香祭拜。

顺便一提，该纪念碑上面刻有象征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起初这个青天白日并没有涂上任何的颜色。但如今却不知为何，被涂上红色，也因此导致参观者产生混淆。

麻坡中华公冢简史

撰文◎谢癸铨

1953年7月，麻坡中华公会于其办事处召开各属会馆代表联席会议，讨论呈请政府拨给义山事宜，时任中华公会主席为吴志贤，共有9个会馆的代表参与此会议，包括福建会馆、广东会馆、茶阳会馆、琼崖会馆、广肇会馆、客属公会、漳泉公会、永春会馆及惠安公会。

此会议缘起于麻坡各会馆分别向政府申请华人坟地而未获批准一事，中华公会召集各社团代表，为此事向政府争取土地以作麻坡华人公冢，终于在1954年得到柔佛州政府批下峇吉里（Bukit Bakri）六哩半一块15畝（亦有一说为13畝）的土地为华人公冢。

随后，中华公冢委员会成立，草创阶段信托人为吴志贤、陈时试、蔡敬三、蔡东球、刘国七共五人，规定委员成员为13人，当时议决委员年终选举一次，唯正副主席、总务、财政不得连任，委员人选则由各会馆选派一人。公冢之开办费用议决由广东会馆及福建会馆各贷出1000元，其余会馆各贷出100元，办事处则设于中华公会，首任主席为吴志贤，副主席为杨祈敬。通过这几次会议，可以得知当时各籍贯会馆皆为中华公会属会，而中华公冢委员会则下辖于中华公会，唯委员会另设架构，实际上由各属会共同管理。

其实，在此之前，麻坡墓地早已出现不足之现象。一份1940年的报纸显示，麻坡曾有一座使用了三十年的华侨公冢，然而当时土地已经耗尽，于是麻坡闻人张开川（其所属的漳泉会馆在战后也成为中华公冢



的发起组织之一)等便联名邀请各侨团到中华公会商讨相关事项;1952年,麻坡政府曾致函福建会馆,欲收回一部分墓地。因此,麻坡居民迫切希望申请到足够的墓地,正是在这个需求之下,中华公会联合其属会迅速争取到了新的墓地。

1976年,为缅怀祖先南来并于此开疆辟地,为国家和社会所付出的心力,同时悼念二战时期惨遭日军屠杀的麻坡同胞与烈士,中华公冢委员会建立烈士纪念碑,并于每年的清明节举行公祭,这项传统已延续数十年,时至今日仍为中华公冢董事部成员所遵守。

麻坡曾是支持中国抗日的“爱国模范区”。譬如武汉合唱团前往马来亚演唱以筹措抗日资金,当他们前往麻坡演出时,共筹集国币数十万,为当时所有合唱团所筹集款项的最高记录,足见麻坡华侨对中国前景之关心。此外,麻坡也会组织捐款,其名头诸多,最甚者可按日捐款。



公墓上的碑铭记录着麻坡中华公墓对于烈士的缅怀，同时也祭祀该公墓其他的孤魂。

在日军侵占麻坡前，中国著名画家徐悲鸿曾到马来亚举行筹赈画展，在麻坡深受当地华侨爱国情怀所感，便留下《神驹图》以表敬佩之意，麻坡诗人林彬卿（此人后来也为日军所杀）当时根据这幅《神驹图》的含义题诗，并由书法家、中化中学校长陈人浩执笔题字，该诗全文如下：

“神驹清隽擅奔驰，想儿疆场效命时。他日论功夸汗马，为君还写凯旋诗。”

因此，日军极为痛恨麻坡华侨，在麻坡留下诸多暴行。前文所述之张开川曾担任筹赈会常务，在日军侵占麻坡之后竟惨遭灭门，除了张开川，其余常务如李天赐、颜迥华等人也遭受相似的惨剧。除了针对华社领袖，日军还实行大检证，意欲杀害华社闻人家属，其行径残暴，令人发指。徐悲鸿之好友，画家刘抗曾留下画作描述日军的可怕暴行，连婴儿也难逃屠杀厄运。

上述先贤当中，大多曾于组成麻坡中华公冢委员会的会馆担任要职，因此为了纪念这段惨痛的历史，缅怀先贤舍身成仁的精神，同时告慰惨死日军铁蹄下的亡灵，委员会建立了烈士纪念碑。

1981年，中华公冢委员会脱离中华公会，并在1986年11月25日成立麻坡中华公冢（非盈利）有限公司，此组织乃是由十四个乡团共同管理的非盈利福利机构，这十四个乡团包括兴安会馆、雷州会馆、惠安公会、海南会馆、永春会馆、广东会馆、广西会馆、客家公会、福建会馆、广肇会馆、漳泉公会、茶阳会馆、潮州会馆和中华公会。公司规定两年一届进行改选，由十四乡团轮流担任主席，负责管理义山及火葬场。

然而也是在1986年，中华公冢因土地耗尽而宣布封山，次年公司便在峇吉里购置了4段橡胶园共20亩地充作义山用途，这块土地于1989年获土地局批准正式转为墓地，如今，中华公冢共计有约40畝土地。

1994年公司火化馆举行动土礼，这项计划分别受到时任地方部长梁维洋和Pollution Engineering SDN.BHD捐款十万元。火化馆于1995年落成，建有两座骨灰塔，为大众提供廉宜的骨灰位。新冠疫情肆虐期间，麻坡中华公冢是麻坡唯一负责处理冠病死者的火化场。

如今的麻坡中华公冢（非盈利）有限公司热心公益，关怀社区事务，譬如疫情期间，麻坡中化中学不少学生家庭生计受到影响，有甚者拖欠学费6个月，麻坡中华公冢捐助麻坡中化中学5万令吉作为“2021年紧急助学金”，以协助这些受困的子弟度过难关。不久后，又捐赠2万令吉予面临同样困境的培华独中，协助学生缴交学费。

峇株巴辖亚依淡中华公墓 第二次世界大战柔佛州 华侨殉难烈士公墓

撰文◎谢癸铨

柔佛州峇株巴辖亚依淡中华公墓，全名“第二次世界大战柔佛州华侨殉难烈士公墓”，是一座建立于1947年的公共墓地，迄今已有77年历史。

1942年至1945年是马来亚日据期间，全柔各地华人被屠杀数以万计，柔佛州中华总会为纪念先烈为国家与民族壮烈牺牲的精神，在1947年响应收集二战受难者遗骸的工作，并向政府申请一块在亚依淡地段作为安葬殉难先烈之地点，使得二战亡魂得以入土为安。此外，成立15人的筹建公墓委员会，以推行建立公墓事项。公墓建筑费用约2万元，由柔州各县分摊。1947年3月17日柔州举办了盛大的公祭仪式，参加公祭仪式人数过万，当天全柔各地下半旗致哀，不少学校停课以示哀悼。从此以后，每年3月17日，由柔佛州中华总会主持公祭。

七七事变以后，日军全面侵华，位处麻坡的各大华侨会馆纷纷展开募款行动，抗日战争期间最早汇抵中国的义款便是来自麻坡。此举掀起了马来亚各地的筹赈浪潮，加上筹款数额之高，捐款名义之多，可谓冠绝马来半岛，因此在日军南侵前，麻坡素有“筹赈模范区”之美称。当日军铁蹄踏过柔佛之际，为了报复当地侨领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他们在当地进行了残忍的屠杀行动，对曾担任筹赈委员会的华侨领袖更是大开杀戒。这座矗立于峇株巴辖的纪念碑埋葬了许多侨领，因为此处曾是日军处决侨领之地，以下概述几位华社贤达惨遭横祸的事迹。



1947年响应收集二战受难者遗骸的工作，柔佛州中华总会向政府申请一块在亚依淡地段作为安葬殉难先烈之地点，使得二战亡魂得以入土为安。

张开川

张开川祖籍福建思明，生于麻坡，是华侨张顺兰的长子。张顺兰于麻坡经商数十年，但心系中国，信仰革命主义，乃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张开川生于这等家庭，自幼便受革命熏陶，耳濡目染之下，亦长成麻坡侨贤，于当地更享有盛名。后来他加入国民党，一生所任职务多不胜数，集社区贤达与政治领袖身份于一身，并时时刻刻关注中国时势。

1930年代中后期曾经担任中华公会、福建会馆会长的他已是当地华侨社会的重要领袖，在七七事变之后成立的麻坡筹赈会中与一众前辈组成7人主席团，后来人称“七常务”，随后他又在柔佛华侨筹赈总会担任会长。此外，他也参与组织峇株日本石原铁山罢工运动，阻止日本人

获得武器，此时使日军对其恨之入骨，最终招致灭门之祸。

1942年，日军攻陷柔佛，张开川避居于振林山。然而日军胁迫地方精英筹组治安会，麻坡侨领不屑一顾，导致日军大怒，将侨领列入黑名单。张氏知不可强硬抵抗，于是献策以巫裔警长填补治安会空缺。后来柔佛战事平息，新加坡也已沦陷，许多华人都回到原居地生活，张氏忧心华社之权益，于是冒险前往麻坡，不料反被警方控制。

日军控制了当地侨领后，将张氏与其他领袖，包括李天赐、郑文炳、颜迴华等侨领带去面见日军军官，军官恐吓一众侨领，实则希望这些侨领能够乖乖配合，“弃暗投明”转向日军捐款，随后便将这些人一起送往峇株经受检举。或许是为了稳定民心，这次检举并没有要了张开川等人的性命，然而他们不愿配合日军，更不愿捐款给日军的行为再次激怒日军，正当张氏欲将家人迁走之际，日军再度将他





二战日侵时期，麻坡漳泉会馆诸多先贤都成为日军的刀下亡魂。

逮捕，这次连同他的家人一起被捕，最终全家遭受日军屠戮，埋骨岩株。

郑文炳

郑文炳是永春石鼓乡人，自幼侨居马六甲，壮年时与友人斥资建立源复兴杂货店，因其信用卓著，深得华社爱护，后来独自创立永复兴号，专营杂货与收购树胶土产，最终成为当地一富豪。与当时许多华商一样，郑氏热心

公益，既关心中国时势，也乐于为本土华人服务，他曾担任永春会馆常务，处理商业纠纷、接济失业同乡；又被委任为麻坡同盟会会长，与党组织麻坡启智书社，暗中参加革命事业。

七七事变后成立麻坡永春会馆救济祖国难民会，首先捐出三千元，不及两日便筹获两万元，并由华侨银行汇入中国，这一笔款项是最早汇入中国的抗日款项，而郑文炳可谓开启救国筹赈之先河。后来筹赈会成立，郑氏亦担任其中一名常务，无论出席任何活动，均劝导人们节约助

赈。

他的女婿林太宗自与郑氏结亲，便获其相助成立联成号树胶生意，兼代理新加坡中国银行汇兑。然而他与郑氏一样热心为国，在麻坡侨团担任许多要职，在七七事变后组织麻属华侨救济祖国难民委员会，同样担起了为中国筹集物资的责任。

他们的行为无疑激怒了日军，直至日军南侵，两人亦不愿为日军服务，更遑论为日军筹集军费，最终两人与张开川一起为日军在峇株所杀。

李天赐

李天赐祖籍福建南安，自幼父母双亡，随兄长南渡马来亚，并在麻坡中华学校学习，十三岁辍学从商，曾在陈嘉庚开设的谦益胶行任职，后来又为大胶商林文殊所赏识，前往裕美胶行担任经理，并在林文殊的介绍下与其妻子相识。此外，李氏也曾主持李光前的南益树胶公司，在他的经营下，南益获利颇丰，为往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39年，离开了他一手创办的麻坡南益公司，自创保兴树棍公司，其产品直接配寄到美国。

李天赐为人慷慨，曾与族兄李映雪出资在家乡创建竞敏小学，并负担该校常年经费；在麻坡当地，李氏也先后出任各校董事或常务，可见其热心教育。此外，他也曾出任麻坡马英政府的首席法官，1937年荣获政府勋章。

此外，历经日据时代，如今仍矗立于麻坡的漳泉会馆更是在李氏的捐献下建成。当年中国经历“九一八事变”，漳泉同乡为援助中国而聚集起来，李氏捐出一块地及一笔款项，使得漳泉建馆一事骤然升温，最

终漳泉同乡一边捐款回国，一边捐款建馆，可见漳泉人之团结，也可见李氏登高一呼之号召力。在会馆建成后，李氏出任首任主席。当抗战伊始，李氏出任陈嘉庚倡议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常委，兼任麻坡筹赈会主席，日军占领马来亚后，他又组织麻坡抗敌后援会，为华侨游击队筹集粮饷物资，这些行为被日军得悉，因此李氏也难逃秋后算账的下场。

最终，李氏与张开川、郑文炳一样，被日军胁迫前往开会，最终被关押于峇株巴辖，遭受日军拷问凌辱，从容就义，只可惜其家属共十二口皆受池鱼之殃，亦惨遭日军屠戮。

其实，当时日军所杀之侨领，尽皆无惧死亡之辈，譬如其中一人名叫郑金龙，为日军所捕后身受酷刑，始终不屈，直至临死前仍高呼“中华民国万岁”，这些无惧生死的勇气自是日军始终无法彻底征服马来亚的原因。

日军在马来亚所犯暴行罄竹难书，为日军所杀之人又何止上述寥寥几人，这几人不过是这座华侨殉难碑中埋葬着的一小部分亡魂，但他们热爱国家与民族，面对死亡仍无所畏惧的气节，正是这座殉难碑意欲传达后人的精神。在这世界各地战火又起的时代中，追忆战争的苦痛与先贤为抵抗侵略者所做的努力与牺牲，又是这座纪念碑带给柔佛人的当代精神价值。

吉隆坡广东义山董事会拜会 各州义山暨纪念碑管理单位 花絮、新闻剪报



吉隆坡广东义山董事前往双溪大年受难男女侨胞惨死坟墓收集资料，与该墓管理委员会合影，下图为4月28日董事会再度拜会该惨死墓参与公祭并在新设立的碑文前合影，左起：黄福威、杨全福、李振光、杨博耀。



吉隆坡广东义山董事在义山管理经验交流结束后，与双溪大年华人注册代表合影。与此同时，董事们也到双溪大年华人注册社团联合会会所及其对面的前汇丰银行建筑参观考察。该地曾经在日据时期被征用为慰安所以及宪兵部。

浩气长存

马来亚二战人民豪雄、殉难纪念碑手册



吉隆坡广东义山董事会于4月再度拜访北马，他们参观了位于鍾灵中学的“鍾中殉难师生纪念碑”，并于该校董事会交流，左起：刘志荣、鍾灵董事会代表、李振光、杨博耀、黄福威。



檳城華人义山联合会接待吉隆坡广东义山董事会，前排左3起：刘志荣、杨博耀、王德钦、谢清渊、李振光。



为收集二战历史资料，吉隆坡广东义山董事会于3月的北马行到访檳城战争博物馆。



吉隆坡广东义山董事会于3月北马行的第一站拜访了冷水河村委会，前排左8起：杨博琛、前冷水河村长曾秀全、李振光。



吉隆坡广东义山董事们向位于冷甲大伯公公家的“抗日同志殉难烈士纪念碑”鞠躬致敬。

浩气长存

马来西亚二战人民英雄、殉难纪念碑手册



吉隆坡广东义山董事会成员于2024年3月的北马行，特别拜访参观了马来西亚被日军攻陷时，发生过英军与日军对战的金宝战争遗址金室绿脉战壕、瓜拉米妮桥，以及设在曾是金宝战役（Battle of Kampar）时期最后阶段战役地点的纪念碑。



吉隆坡广东义山董事会成员于2024年3月北马行，到访设在怡保育才国民型中学的英勇柏拉战士纪念碑。

浩气长存

马来西亚二战人民英雄、殉难纪念碑手册



2024年3月的北马行的最后一站，吉隆坡广东义山董事会成员在“霹靂州抗日殉難同胞公墓”前致敬，前排左4起：杨博耀、徐玉款、李银光、彭惠峰、李新才。



在与太平广东会馆交流之前，吉隆坡广东义山董事会成员除了向抗日殉难侨胞公墓致敬，也到访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殉难烈士公墓。下图为董事会于该会交流后的合影，前排左4：李新才、杨博耀、李振光、徐玉敏、杨崇华、彭志峰。

浩气长存

马来西亚二战人民英雄、殉难纪念碑手册



2024年6月吉隆坡广东义山董事会再次出访收集马来西亚二战殉难、蒙难纪念碑，主席杨博耀、副主席李振光到访申达夫华人义山向森州日侵时期蒙难同胞纪念碑致敬，同时与管理该纪念碑的华济公会交流，收集该纪念碑的历史故事。



6月的二战纪念碑资料收集之旅，吉隆坡广东义山董事会拜访了文丁中华义山“文丁华人日治蒙冤纪念碑”，并与该义山理事会交流，下图为杨博耀移交815纪念活动邀请柬给文丁华人义山萧格胜，并由李振光、陈承伟共同见证。



2024年4月时任吉隆坡广东义山董事会主席李振光受马六甲华人抗日义士纪念碑管理委员会邀请出席公祭仪式，随后于林镇藩酒家交流。文教及文物馆主任杨博耀邀请该委员会出席815纪念活动，左起：李荣双、杨博耀、李振光、房友平。



在4月的拜访行程中，吉隆坡广东义山董事会走访了被日军占用为宪兵部的明星慈善社，并从中收集到珍贵的抗日历史资料，并邀请他们出席815纪念活动，左起谢观松、杨博耀、李振光、黄守群、冯利兴。



2024年4月时任吉隆坡广东义山董事会主席李振光受麻坡中华公会邀请出席公祭仪式，前排左起：吴金发、李荣光、马德华、李振光、李俊涛。



借着参加麻坡中华公会公祭的行程，时任吉隆坡广东义山主席李振光与董事杨博耀拜访了麻坡漳泉公会，并邀请他们出席815纪念活动，左起：杨博耀、李振光、杜丕周、杜进庭。



吉隆坡广东义山董事会在2024年3月中国寻跟团期间，走访广州、梅州、潮汕、大埔、惠州等多个中国侨联单位，除了交流促进乡情以外，还邀请相关单位出席815马来西亚二战人民英雄纪念活动，接下来的图辑均为当时董事会与中国侨联及相关单位交流后的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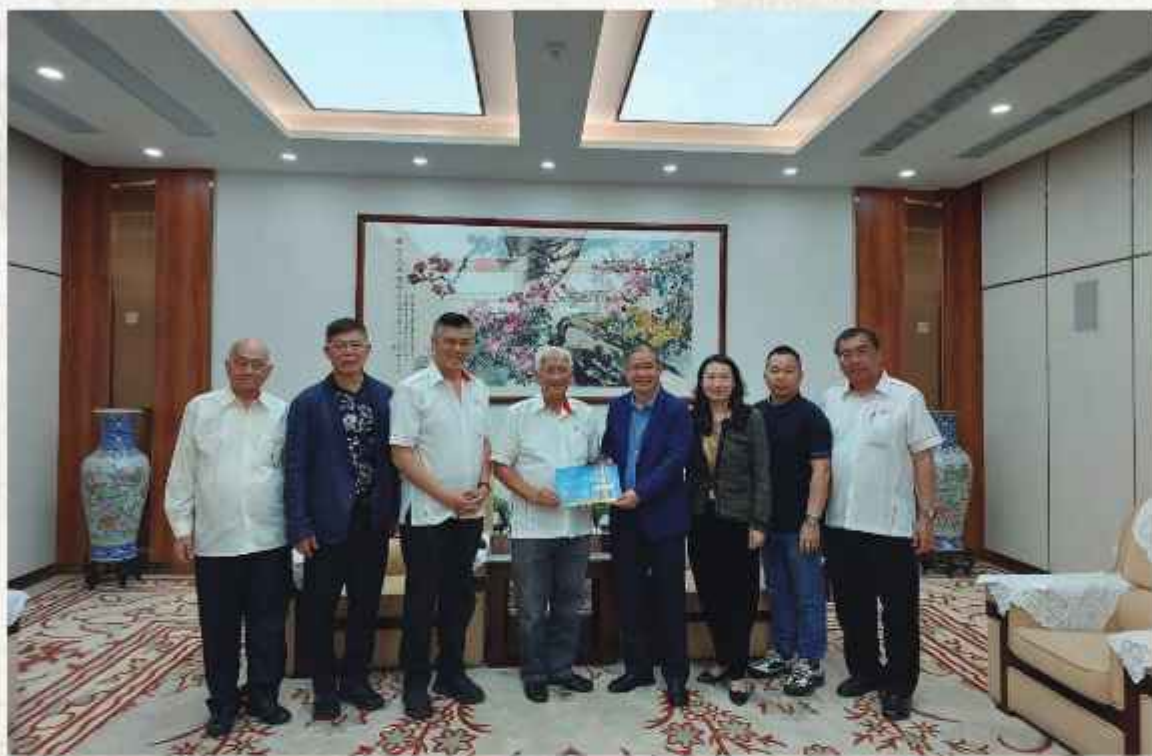
浩气长存

马来西亚二战人民英雄、殉难纪念碑手册



浩气长存

马来亚二战人民豪雄、殉难纪念碑手册



李振光：1474人遭日軍屠殺 余朗朗罹難者 全馬最多



李振光(左二)與馬六甲各界人士在馬六甲華僑義山山莊聯合會舉行座談會。圖為李振光(左二)與各界人士在馬六甲華僑義山山莊聯合會舉行座談會。

余朗朗如世外桃源 遭日軍屠村放火燒屋

余朗朗如世外桃源，位於馬六甲華僑義山山莊聯合會。1942年3月18日，日軍在余朗朗村放火燒屋，屠殺村民。余朗朗村位於馬六甲華僑義山山莊聯合會，是一個風景優美的地方。1942年3月18日，日軍在余朗朗村放火燒屋，屠殺村民。余朗朗村位於馬六甲華僑義山山莊聯合會，是一個風景優美的地方。



李振光(左二)代表馬六甲各界人士，在馬六甲華僑義山山莊聯合會舉行座談會。



李振光(左二)代表馬六甲各界人士，在馬六甲華僑義山山莊聯合會舉行座談會。

全馬逾400日治蒙難者紀念碑

李振光與馬六甲各界人士，在馬六甲華僑義山山莊聯合會舉行座談會。全馬各地已建立超過400座日治蒙難者紀念碑。李振光表示，這些紀念碑的建立，是為了紀念在日治時期受難的華僑。他呼籲各界人士，共同為建立更多的紀念碑而努力。

《星洲日報》花城社區報，2024年6月20日

李振光：走訪全國收集資料



明年出版 二戰蒙難手冊

李振光表示，他將在全國各地走訪，收集日治時期華僑受難的資料。他計劃在明年出版一本《二戰蒙難手冊》，記錄這段歷史。他呼籲各界人士，提供有關的資料和照片。

華僑不該忘記815蒙難日

李振光表示，815蒙難日是華僑歷史上的重要日子。他呼籲華僑同胞，不要忘記這段歷史。他計劃在全國各地舉行紀念活動，讓華僑同胞了解這段歷史。

潘保佃移交森華人義山聯會一千

潘保佃先生將其收藏的1000多本歷史資料，移交給森華人義山聯會。這些資料包括日治時期的報紙、照片、信件等。潘保佃先生表示，他希望這些資料能為研究華僑歷史提供參考。

《中國報》今日森美蘭，2024年6月20日

浩气长存 马来亚二战人民蒙難、殉難紀念碑手冊

编辑的话

继2019年吉隆坡广东义山独资建立马来亚二战人民蒙难纪念总碑之后，每年的8月15日，吉隆坡广东义山都与华团组织联袂，在马来亚二战人民蒙难纪念总碑暨和平公园举行公祭仪式。

2024年为了配合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9周年，以及准备迎接即将来临的抗日胜利80周年，吉隆坡广东义山董事会于2023年决定透过文教与文物馆委员会筹组文史人才，走访、整理并出版马来亚二战人民殉难、蒙难纪念碑的故事。这项工作发起，旨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和平精神，团结我族的文化与精神力量。

吉隆坡广东义山出版《浩气长存》的主要目的有三：一是团结马来西亚全国各地管理纪念碑的华团组织；二是整理文献并将之撰写成文，普及二战日据时期这一段不可被磨灭的惨痛历史，让年轻一代，透过文字与图片了解黑暗时期中马来亚人民的痛苦；三是珍惜和平，呼吁国人向前迈进的同时，不忘历史教训，铭记先贤的壮烈牺牲和奋斗。

本手册《浩气长存》的编选理念基础，肇始于吉隆坡广东义山马来亚二战人民蒙难纪念总碑的设立，由雪兰莪和吉隆坡为出发点延伸向全国收集日据时期以及纪念碑成立的故事。自筹备以来，隆广义文教与文物馆委员会与编委会成员于2024年3月开始征集二战日据时期的故事、文物、纪念碑文史资料。经过数个月的不懈努力，我们逐步完成了21座纪念碑的撰文，同时走访了11座纪念碑，拜访了超过30个相关组织，我们以蚩蚉之力，让在1942年至1945年马来亚受难、蒙难人民的历史，昨

日重现。这是一项耗时耗力耗费经费的大型策划工作，但我们并不因为困难和耗费就停下脚步，我们期许更多的后来人跟上我们的步伐，深耕此项富有意义的整理与编撰工作。

《浩气长存》所收录的纪念碑，其中的冷甲抗日同志殉难烈士纪念碑、冷水河新村忠魂纪念碑、金马士殉难同胞纪念碑以及马六甲郊区旺梨“九五殉难纪念碑”，是首次被系统性整理，由编委会成员主笔撰稿，并且编入手册中供后人参考。

此外，我们不忘南侨机工在中国抗战时期的奉献和牺牲！这3200名来自南洋的机工的故事，不该被遗忘，因此《浩气长存》也重述华侨机工，以及他们在马来西亚的两座重要纪念碑的故事——这两座纪念碑分别是吉隆坡广东义山华侨机工殉难纪念碑，以及槟榔屿华侨抗战机工罹难同胞纪念碑。

编辑手册过程中，编委员会一致通过以文献整理和口述历史的方法论为主。不过，由于二战时期的幸存者已大多离世，在撰写马来亚二战历史、各地纪念碑的内容书写上，我们的资料主要参考了《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日治时期森州华族蒙难史料》、《马来西亚抗日纪念碑图片集》、《马来西亚-新加坡二战蒙难纪念碑史实》、《搜研路上》等著作，搭配本地报章的记载、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的旧资料剪报，以及本地高等院校的学术论文等作为补充，以期丰富文本。

马来亚二战抗日的历史需要挖掘新材料和透过不断地书写，以避免这段黑暗时期被时代的巨浪冲散。编委会希望通过《浩气长存》的出版，让更多人了解日据时期马来亚人民的苦难，并通过普及历史真相，为蒙难者争取历史正义，提醒世人珍惜和平的来之不易。

除了出版手册，吉隆坡广东义山也将手册内容精编置于隆广义网

站<https://kfc.org.my/>，透过数码世界无国界的方便，将我们对于牺牲的先烈的敬重之情倾诉之余，也让更多海外人士透过网站搜寻到位于马来西亚各地的马来亚二战人民蒙难纪念碑的地点、故事以及近期的公祭情况。

除了邀请政经文教人士参与肃穆庄严的8月15日华侨机工殉难纪念碑、马来亚二战人民蒙难纪念碑公祭仪式，本义山也推动一系列纪念性质的文娱活动，例如：8月14日公演由著名舞蹈家张凌葆带领宽舞集呈现的《忠魂》歌舞剧，由本手册编委王亮杰借出其收集的珍贵马来亚二战时期的照片、书刊、邮票、钞票、奉纳金收据等的文献与图片资料展。

在积极推动符合现代化的文明祭祀之余，吉隆坡广东义山也秉持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精神，为国家和族群的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努力与贡献，在族群关系的维护上，更是积极强调国人团结的重要性，透过常年举办8月15日公祭仪式，凝聚和平的力量，让家国与世界更加美好！

浩气长存

马来亚二战人民英雄、殉难纪念碑手册



ISBN 978-967-11436-4-3



9 789671 143643



1 檳榔嶼華僑抗戰殉職
機工罹難同胞紀念碑



2 雙溪大年受難男女僑
胞公墓



3 哥打峇魯福龍山抗日
烈士紀念碑



4 鍾靈中學殉難
師生紀念碑



5 霹靂州抗日殉難
僑胞公墓



6 育才國民型中學英勇
犧牲戰士紀念碑



7 冷水河新村
忠魂紀念碑



8 馬來西亞二戰人民蒙難
紀念總碑暨和平公園



9 吉隆坡廣東義山南僑
機工紀念碑



10 吉隆坡福建義山男女
僑胞慘死墳墓



11 冷甲抗日同志殉難
烈士紀念碑



12 知知港余胡朗蒙難
華族同胞紀念碑



13 港尾村莊蒙難華族
同胞紀念碑



14 文町華人日治蒙冤
紀念碑



15 林茂縣日治蒙難
華族同胞紀念碑



16 申達央森州日侵時期
蒙難同胞紀念碑



17 全馬士
殉難同胞紀念碑



18 馬六甲
忠貞足式碑



19 馬六甲旺梨九五殉難
史志紀念碑



20 麻坡中華公冢



21 亞依淡華僑殉難碑